

冰心著作集之三

冰  
心  
散  
文  
集

開明書店印行



## 自序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 and 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無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

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卻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卻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脈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卻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卻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霹靂嚇唬回去！

颯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牀。而白日的功課，卻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

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並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笑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趁起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這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

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並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筆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煙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但是上了幾天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筆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着他的贊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一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最為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

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會使我驚異沈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為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我才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着書，卻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

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

京貝滿女中。教會學校的課程，向來是嚴緊的，我的科學根柢又淺；同時開始在團體中，發現了競爭心，便一天到晚的，儘做功課。

中學四年之中，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說，以及短篇的舊小說，如虞初志之類）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為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齋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為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太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裏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蘊釀了些

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爲筆名。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整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什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問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

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報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麼？」我恨不好意思的說：「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報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作者的一段按語：

可愛的，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擡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諷也好；

禮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望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並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記者

於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的大了，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第二首是有韻的。因為我總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是應該有的。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許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結果，在美三年中，寫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我原來是想用小孩子口氣，說大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卻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詩則很少，只有赴敵，讚美所見

等。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在國內寫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裏。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罷我愛，往事集自序等。緣故是因為那時我忙於課務，家又遠在上海，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裏。如今那些信件，還堆在藻的箱底。現在檢點數量，覺得那三年之中，我並不是沒有創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們結婚以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藻的父親相繼逝世。我們的光陰，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三年，和第一次宴會。

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去世了。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分，譯了一本先知 (The Prophet)，寫了一篇南歸，是紀念我的母親的。

以往的創作，原不止這些，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有關係的種種作品，按着體裁，按着發表的次序，分爲三部：一，小說之部，共有兩個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詩之部，有迎神曲等

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夢，到青龍橋去，南歸等十篇，附往事三十則，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雜記十則。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值得道及的，盡於此了！

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朶，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豔的花，葱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我看着我只有驚訝，只有豔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寶貴着自已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給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做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十年來，我曾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我慚愧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至於對我作品缺點的指摘，雖然我不會申說過半句話，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 在沈默裏，我總是滿懷着樂意在接交。

我也要感謝許多小讀者！年來接到你們許多信函，天真誠摯的言詞，往往使我看了，受極大的感動。我知道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真，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將來的創作，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

重溫這些舊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當年戴上眼鏡，含笑看稿的母親！我雖然十年來諱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認，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章，總是先捧到母親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花香鳥語之中，廊前倚坐，聽泉看山，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低首疾書，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喜歡！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今天又是清明節，二弟在北平城裏，陪着父親；大弟在漢口；三弟還不知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餘，可會有人在你的墳頭，供上花朵？……安眠罷，我的慈母！上帝永遠慰護你溫靜的靈魂！

最後我要謝謝紀和江，兩個陪我上山，宛宛嬰嬰的女孩子。我寫序時，她們忙忙的抄稿。我

寫倦了的時候，她們陪我遊山。花叢，泉邊，她們嬌脆的笑聲，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予我以無邊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

濟明節，一九三二，香山，雙清別墅。

# 目錄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一
「無限之生」的界線	三
畫——詩	八
問答詞	一一
夢	一四
笑	一七
往事（一）	一九
到青龍橋去	四六
閒情	五二
好夢	五五
往事（二）	五八

寄小讀者四版自序

九六

通訊一

九八

通訊二

〇〇

通訊三

〇三

通訊四

〇六

通訊五

〇八

通訊六

一一

通訊七

一三

通訊八

一七

通訊九

二一

通訊十

二三

通訊十一

四〇

通訊十二

四七

通訊十三

五一



通訊十四	一五九
通訊十五	一六五
通訊十六	一七〇
通訊十七	一七六
通訊十八	一七八
通訊十九	一九二
通訊二十	一九八
通訊二十一	二〇二
通訊二十二	二〇六
通訊二十三	二一〇
通訊二十四	二一四
通訊二十五	二一八
通訊二十六	二二四
通訊二十七	二二八

通訊二十八	二三二
通訊二十九	二三四
山中雜記	二三七
南歸	二五五
新年試筆	一九〇
平綏沿線旅行記	一九三

##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太戈爾！美麗莊嚴的太戈爾！當我越過「無限之生」的一條界線——生——的時候，你也已經越過了這條界線，爲人類放了無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風蕭瑟，月明星稀的一個晚上；一本書無意中將你介紹給我，我讀完了你的傳略和詩文——心中不作別想，只深深的覺得澄澈……淒美。

你的極端信仰——你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大調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發揮「天然的美感」的詩詞；都滲入我的腦海中，和我原來的「不能言說」的思想，一縷縷的合成琴絃，奏出纏渺神奇無調無聲的音樂。

太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靈的寂寞。

這時我把筆深宵，追寫了這篇讚歎感謝的文字，只不過傾吐我的心思，何嘗求你知道！然而我們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寫了，你也看見了。

八，三〇夜，一九二〇。

## 「無限之生」的界線

我獨坐在樓廊上，凝望着窗內的屋子。淺綠色的牆壁，赭色的地板，幾張椅子和書桌；空沈沈的，被那從綠罩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只覺得淒黯無色。

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課餘之暇，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個人了。

她去的那個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見她病的，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

屋子依舊是空沈沈的，空氣依舊是煩悶的，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傷，也不是恐懼；似乎神經麻木了，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

死呵，你是一個破壞者，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爲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限制他們？無論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見你，便立刻撤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權威之下。無論是駭才，絕體，豐功，偉業，與你接觸之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

我想到這裏，只覺得失望，灰心，到了極處！——這樣的人生，有什麼趣味？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又有什麼用處？又有什麼結果？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不但我是虛空，萬物也是虛空。

漆黑的天空裏，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不住的顫動着。樹葉楂楂檮檮的響着。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撲到闌邊來。

我擡頭看着天空，數着星辰，竭力的想慰安自己。我想：——何必爲死者難過？何必因爲有「死」就難過？人生世上，勞碌辛苦的，想爲國家，爲社會，謀幸福；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不過如同一個螞蟻，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馱着粟粒一般。幾點的小雨，一陣的微風，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打死，吹飛。他的工程，就算了結。我們人在這大地上，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何況在這萬星團簇，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如此看來，……都不過是曇花泡影，抑制理性，隨着他們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這裏，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勉強定了神，往四圍一看：——我依舊坐在闌邊，樓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極，低着頭只有歎息。

一陣衣裳纏絆的聲音，彷彿是從樹杪下來，——接着有微渺的聲音，連連喚道：「冰心，冰心！」我此時昏昏沈沈的，問道：「是誰？是宛因麼？」她說：「是的。」我竭力的擡起頭來，藉着微微的星光，仔細一看，那白衣飄舉，蕩蕩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麼！只是她全身上下，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

我心裏益發的昏沈了，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宛因，你爲何又來了？你到底是在那裏去了？」她微笑說：「我不過是越過『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我說：「你不是——」她搖頭說：「什麼叫做『死』？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也是結合的。」

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這時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癡結。便問說：「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有沒有？在你既死之後，世界上有你有沒有？」我這時真不明白了，過了一會，忽然靈光一閃，覺得心下光明朗澈，歡欣鼓舞的說：「有，有，無論是在生前，是在死後，我還是我，『生』和『死』不過都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

她微笑說：「你明白了，我再問你，什麼叫做『無限之生』？」我說：「『無限之生』就是

天國，就是極樂世界。」她說：「這光明神聖的地方，是發現在你生前呢？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我說：「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這天國和極樂世界，就說是現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說：「爲什麼現在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我彷彿應道：「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不過現在——」她止住了我的話，又說：「這樣說來，天國和極樂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點了一點頭。

她停了一會，便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就是萬物，萬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這樣——人和人中間的愛，人和萬物，和太空中間的愛，是曇花麼？是泡影麼？那些英雄，帝王，殺伐爭競的事業，自然是虛空的了。我們要奔赴到那『完全結合』的那個事業，難道也是虛空的麼？去建設『完全結合』的事業的人，難道從造物者看來，是如同小蟻微塵麼？」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含着快樂信仰的淚珠，擡頭望着她。

她慢慢的舉起手來，輕裾飄揚，那微妙的目光，悠揚着看我，琅琅的說：「萬全的愛，無限的結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無論什麼，都不能抑制摧殘他，你去罷——你去奔那『完全結合』的道路罷！」

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似乎要乘風飛舉。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我往那裏去呢？那條



路在那裏呢？」她指着天邊說：「你迎着他走去罷。你看——光明來了！」

輕軟的衣裳，從我臉上拂過。慢慢的睜開眼，只見地平線邊，漾出萬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瑩潔，迎着我射來。我心中充滿了快樂，也微微的臨她說道：「光明來了！」

九，四，九二〇。

## 畫——詩

去年冬季大考的時候，我因為抱病，把聖經課遺漏了；第二天我好了，聖經課教授安女士，便叫我去補考。

那一天是陰天，雖然不下雪，空氣卻極其沈悶。我無精打采的，挾着一本聖經，繞着大院踏着雪，到她住的那座樓上，上了臺階，她已經站在門邊，一面含笑着問我「病好了沒有」，一面帶我到她的書房裏去。她坐在搖椅上，我扶着椅背站在爐旁。她接過聖經，打開了；略略的問我幾節詩篇上的詩句，以後就拿筆自己在本子上寫字。我擡起頭來，——無意中忽然看見了爐臺上倚着的一幅畫！

一片危峭的石壁，滿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個牧人，背着臉，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卻伸下去摩撫巖下的一隻小羊，他的指尖剛及到小羊的頭上。天空裏卻盤旋着幾隻飢鷹。畫上的天色，也和那天一樣，陰沈——黯淡。

看！牧人的衣袖上，掛着荊棘，他是攀崖踰嶺的去尋找他的小羊，可憐的小羊！他迷了路，

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飢鷹緊追着——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牧人來了！並不責備他，卻仍舊愛護他。他又悲痛，又慚悔，又喜歡，只溫柔羞怯的，仰着頭，挨着牧人手邊站着，動也不動。

我素來雖然極愛圖畫，也有一兩幅的風景畫，曾博得我半天的凝注。然而我對於他們的態度，卻好像是他們來娛悅我，來求我的品鑑賞玩；因此從我這裏發出來的，也只有贊歎的話語，和愉快的感情。

這幅畫卻不同了！他是暗示我，教訓我，安慰我。他不容我說出一句話，只讓靜穆沈肅的立在爐臺旁邊。——

我注目不動，心中的感想，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湧。一會兒忽然要下淚，這淚，是感激呢？是信仰呢？是得了慰安呢？他不容我說，我也說不出來——

這時安女士喚我一聲；我回過頭去，眼光正射到她膝上的聖經——詩篇——清清楚楚的幾行字：

「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裏蘇醒——」

她翻過一頁去。我的眼光也移過去，——那面又是清清楚楚的幾行字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寫着傳揚他手所創造的……無言無語……聲音卻流通地極！」

那一天的光陰早過去了，那一天的別的印象，也都模糊了。但是這詩情和畫意，卻是從那時到現在永遠沒有離開我——

九，六，一九二〇。

## 問答詞

樹影兒覆在牆兒上，又是風涼如洗，月明如水。

她看着我，「爲何望天無語？莫非是起了煩悶，生了感慨？」

我說：「我想什麼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樣？渾渾噩噩，是無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樣？百年之後，誰知道你？千年之後，又誰知道你？人類滅絕了，又誰知道你？便如你我月下共語，也只是電光般，瞥過無限的太空，這一會兒，已成了過去渺茫的事跡。」

她說：「這不對呵，你只管讚美『自然』，謳歌着孩子，鼓吹着宇宙的愛，稱世界是綿綿無盡。你自己豈不會說過『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我說：「這只是閉着眼睛想着，低着頭兒寫着，自己證實，自己懷疑，開了眼兒，擡起頭兒，幻像便走了！樂園在那裏？天國在那裏？依舊是社會污濁，人生煩悶！『自然』只永遠是無意識的，不必說了。小孩子似乎很完滿，只爲他無知無識。然而難道他便永久是無知無識？便永

久是無知無識，人生又豈能滿足？世俗無可說，因此我便逞玄想，撇下人生，來頌美自然，謳歌孩子。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那裏是快樂光明？

她說：「希望便是快樂，創造便是快樂。逞玄想，撇下人生，難道便可使社會不污濁，人生不煩悶？」

我說：「希望做不到，又該怎樣？創造失敗了，又該怎樣？古往今來，創造的人又有多少？到如今他們又怎樣？你只是恆河沙數中的一粒，要做也何從做起，要比也如何比得起？即或能登峯造極，也不過和他們一樣。不希望還好，不想創造還好，到不如愚夫庸婦，一生一世，永遠是無煩惱！」

她微笑說：「你的感情起落無恆，你的思想沒有系統。你沒有你的人生哲學，沒有你的世界觀。只是任着思潮奔放，隨着思潮說話。創造是煩惱，不創造只煩悶，又如何？希望是煩惱，不希望只煩悶，又如何？」

我說：「是呵，我已經入世了，不希望也須希望，不前進也須前進，車兒已上了軌道了，走是走，但不時的瞻望前途，只一片的無聊乏味！這軌道通到虛無縹緲裏，走是走，俊彩星馳的走，但不時的覺着，走了一場，在這廣漠的宇宙裏，也只是無謂！」

她只微笑着，月光射着她清揚的眉宇，她從此便不言語。

「世界上的力量，永遠沒有枉廢：你的一舉手，這熱力便催開了一朵花；你的一轉身，也使萬物顫動；你是大調和的生命裏的一部份，你帶着你獨有的使命；你是站在智慧的門檻上，請更進一步！看呵，生命只在社會污濁，人生煩悶裏。宇宙又何曾無情？人類是幾時滅絕？不要看低了愚夫庸婦，他們是了解生命的真意義，知道人生的真價值。他們不會感慨，不會煩悶，只勤勤懇懇的爲生人造福。回來罷，腳踏實地着想！」

這話不是她說的，她只微笑着。

「宛因呵，感謝你清揚的眉宇！從明月的光輝中，清清楚楚的告訴我。」

七，二二，一九二。

##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卻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裹，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



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沈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音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線，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滄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檣翹首的時候：沈沈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

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去，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籍。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沈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 笑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  
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

——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漲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她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遊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縮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 往事（一）

——生命歷史中的幾頁圖畫——

在別人只是模糊記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靈脆弱者，

已經反覆而深深地

鏤刻在迴憶的心版上了！

索性憑着深刻的印象，

將這些往事

移在白紙上罷——

再回憶時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

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一節一節的斬斷了，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含淚的看，微笑的看，口裏吹着短歌的看。

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 這般豐滿而清麗！

我有一個朋友，常常說：「來生！來生！」——但我卻如此說：「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海的西邊，山的東邊，我的生命樹在那裏萌芽生長，吸收着山風海濤。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礫，都是我最初的戀慕，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

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憨嬉的圖畫，寂寞的圖畫，愚拙的圖畫，和泛泛無着的圖畫。

放下罷，不堪迴憶！

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蔭；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都是這綠蔭烘托出來的。有濃紅

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綠陰，朝霧的綠陰，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

感謝這曲曲屏山！他圈住了我許多思想。

第三個厚的圓片，不是大海，不是綠陰，是什麼？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無味的，我不要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二

黑暗不是陰霾，我恨陰霾，我卻愛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顯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樹，也有了花，也有了紅牆，也有了藍

瓦；便一切嶄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頌美黑暗！謳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將這一切都消滅調和於虛空混沌之中；沒有了人，沒有了

我，更沒有了世界！

黑暗的園裏，和華同坐。看不見她，也更看不見我，我們只深深的談着。說到同心處，竟不

知是我說的，還是她說的，入耳都是天樂一般——只在一陣風過，槐花墜落如雨的時候，我因着

衣上的感覺，和感覺的界限，纔覺得「我」不是「她」，纔覺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華在黑暗中遞過一朵茉莉，說：「你戴上罷，隨着花香，你縱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處。」——我無言的接了過來。

華妹呵，你終竟是個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東西，在無人我的世界裏，要拒絕這個！

###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親還不回來呵！」

乳母在燈下睜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說：「瑩哥兒！不要儘着問我，你自己上樓去，在欄邊望一望，山門內露出兩盞紅燈時，母親便快來了。」

我無疑地開了門出去，黑暗中上了樓——望着，望着，無有消息。

繞過那邊欄旁，正對着深黑的大海，和閃爍的燈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時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數着燈光明滅的數兒，數到第十八次。我對着未曾想見的命運，自己假定的起了懷疑。



「人生！燈一般的明滅，飄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無知的長太息。生命之燈燃着了，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着了！

#### 四

在堂裏忘了有雪，並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來，捻滅了燈，原來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現出掃除了的小徑。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牆邊，還覺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葉。牆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擡頭望月。

雪中的故宮，雲中的月，甃瓦上的獸頭——我回家去，在車上，我覺得這些熟見的東西，是第一次這樣明澈生動的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 五

場廳裏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齊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陰沈沈的影兒裏平列着。

我坐在盡頭上近門的那一邊，撫着錦衣，撫着繡帶和纓冠凝想——心情複雜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邊，一剎濃紅，一剎深紫，迴光到屋頂上——  
臺上琴聲作了。一圈的燈影裏，從臺側的小門，走出十幾個白衣綵飾，散着頭髮的安琪兒，  
慢慢的相隨進來，無聲地在臺上練習着第一場裏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瀟灑極了，溫柔極了，上下的輕紗的衣袖，和着鏗鏘的琴聲，合拍的和着我  
心絃跳動，怎樣的感人呵！

燈滅了，她們又都下去了，臺上臺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我出來疎散休息着的，我卻那裏能休息？我想……一會兒這場裏便充滿了燈彩，充滿  
了人聲和笑語，怎知道劇前只爲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個造物者，萬有都整齊平列着。他凭在高欄，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頌  
——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類都來了，悲劇也好，喜劇也好，伴悲詭笑的演了幾場。劇完了，人散  
了，燈滅了，……一時沈黑，只有無盡無窮的寂寞！

一會兒要到臺上，要說許多的話：慈祥的話，激昂的話，戀別的話……何嘗是我要說的？但  
我既這樣的上了臺，就必須這樣的說。我千辛萬苦，冒進了陰慘的夜宮，經過了光明的天國，結

果在劇中還是做了一場大夢。

印證到真的——比較的真的一——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時間上久暫的分別罷了；但在無限之生裏，真的生命的幾十年，又何異於臺上之一瞬？

我思路沈沈，我覺悟而又惆悵，場裏更黑了。

臺側的門開了，射出一道燈光來——我也須下去了，上帝！這也是「爲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臺上幾小時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臺後的琴站着——幕外的人聲，漸漸的遠了，人們都來過了；悲劇也罷，喜劇也罷，我的事完了；從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終，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盡了！

看她們洗去鉛華，卸去妝飾，無聲的忙亂着。

滿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雜置着。臺上的仇敵，現在也拉着手說話；臺上的親愛的人，卻東一個西一個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終竟是弱者呵！我愛這幾小時如夢的生命！我撫着頭髮，撫着錦衣，……「生命只這般的虛幻麼」？

## 六

涵在廊上吹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紗帳子來，坐在廊上的牀邊。

我的手觸了一件蠕動的東西，細看時是一條很長的蜈蚣。我連忙扇手絹拂到地上去，又喚涵  
踩死他。

涵放了簫，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說：「你還不踩死他！」

他擡起頭來，嚴重而溫和的目光，使我退縮。他慢慢的說：「姊姊，這也是一個生命呵！」  
霎時間，使我有無窮的慚愧和悲感。

## 七

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們兩缸蓮花，一缸是紅的，一缸是白的，都擺在院子裏。

八年之久，我沒有在院子裏看蓮花了——但故鄉的園院裏，卻有許多：不但有並蒂的，還有

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紅蓮。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園裏乘涼。祖父笑着和我說，「我們園裏最初開三蒂蓮的時候，正好我們大家庭中添了你們三個姊妹。大家都歡喜，說是應了花瑞。」

半夜裏聽見繁雜的雨聲，早起是濃陰的天，我覺得有些煩悶。從窗內往外看時，那一朵白蓮已經謝了，白瓣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梗上只留個小小的蓮蓬，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那一朵紅蓮，昨夜還是菡萏的，今晨卻開滿了，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

仍是不適意！——徘徊了一會子，窗外雷聲作了，大雨接着就來，愈下愈大。那朵紅蓮，被那繁密的雨點，打得左右欹斜。在無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階去，也無法可想。

對屋裏母親喚着，我連忙走過去，坐在母親旁邊——一回頭忽然看見紅蓮旁邊的一個大荷葉，慢慢的傾側了來，正覆蓋在紅蓮上面……我不寧的心緒散盡了！

雨勢並不減退，紅蓮卻不搖動了。雨點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憐的荷花上面，聚了些流轉無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

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 八

原是兒時的海，但再來時卻又不同。

傾斜的土道，緩緩的走了下去——下了幾天的大雨，溪水已漲抵橋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軟得很，揀塊石頭坐下，伸手輕輕的拍着海水……兒時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見了！

一切都無改：燈塔還是遠立着，海波還是黏天的進退着，坡上的花生園子，還是有人在耕種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書，手裏拿着筆，對着從前絕不起問題的四圍的環境思索了。

居然低頭寫了幾個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時候，似乎海波要將我飄起來。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一次來心境已變了，再往後時如何？也許是海藉此要拒絕我這失了童心的人，不讓我再來了。

天色不早了。採了些野花，也有黃的，也有紫的，夾在書裏。無聊的走上坡去——華和杰他們卻從遠遠的沙灘上，拾了許多美麗的貝殼和卵石，都散在籃裏，我只站在橋邊等着……

他們原和我當日一般，再來時，他們也有像我今日的感受麼？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時候，半意識的狀態之中，那種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嬰兒一樣的。——每一種東西，每一件事情，都漸漸的，清澈的，侵入光明的意識界裏。

一個冬夜，只覺得心靈從渺冥黑暗中漸漸的清醒了來。

雪白的牆上，那來些粉霞的顏色？那光輝還不住的跳動——是夜月麼？比他清明。是朝陽麼？比他穩定。欠身看時，卻是薄簾外熊熊的爐火。是誰臨睡時將他添得這樣旺！

這時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個世界裏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畫；白日的事，一些兒也想不起來了，我只靜靜的……

回過頭來，牀邊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暈紅着臉，好像淺笑着對我說：「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時了。」——水仙卻在光影外，自領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邊的梅花對語。

看守我的安琪兒呵！在我無知的濃睡之中，都將你們辜負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靜着——我意識的界限，卻不只牡丹，不止梅花，漸漸的擴大起來了。但那時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瓏的石子般，浸在水裏，歷歷可數。

一會兒漸漸的又沈到無意識界中去了——我感謝睡神，她用夢的簾兒，將光霧般的一夜，和塵囂的白日分開了，使我能完全的留一個清絕的記憶！

## 10

晚餐的時候。燈光之下，母親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說：「從前在海邊住的時候，我闖極了，午後睡了一覺，醒來遍處找不見你。」

我知道母親要說什麼——我只不言語，我憶起我五歲時的事情了。

弟弟們都問：「往後呢？」

母親笑着看着我說：「找到大門前，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階上，對着大海呢！我睡了三點鐘，她也坐了三點鐘了。可憐的寂寞的小人兒呵！你們看她小時已經是這樣的沈默了——我連忙上前去，珍重地將她攬在懷裏……！」

母親眼裏滿了歡喜慈憐的珠淚。



父親也微笑了。——弟弟們更是笑着看我。

母親的愛，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遠：都在我的心中，引起了一回不可言說的惆悵！

一一

忘記了是那一個春天的早晨——

手裏拿着幾朵玫瑰，站在廊上——馬蓮遍地的開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綠叢中顫動。

她們兩個在院子裏緩步，微笑的互視的談着。

這一切都與我無關涉——朝陽照着她們，和風吹着她們；她們的友情在朝陽下蘊釀，她們的

衣裙在和風中整齊地飄揚。

春浸透了這一切——浸透了花兒和青草……

上帝呵！獨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

一二

悶極，是出遊都可散懷。——便和她們出遊了半日。

回來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盪的車裏，我只向後攀着小圓窗看着。彎曲的道兒，跟着車走來，愈引愈長。樹木，村舍，和田隴，都向後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峯上的晚霞不動。

車裏，她們捉對兒談話，我和晚霞談話。——「晚霞！我不配和你談心，但你總可容我瞻仰。」

車進到城門裏，我偶然想起那園來，她們都說去走一走，我本無聊，只微笑隨着她們，車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進入園裏，天色漸暗了——憶起去年此時，正是出園的時候那時心緒又如何？

幽涼裏，走過小橋，走過層階，她們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來，猛擡頭見了烈塚。碑下獨坐，四望青青。晚霞更紅了！

正在神思飛越，忠從後面來了。我們下了臺去，在仄徑中走着。我說：「我願意在此過這悠長的夏日，避避塵囂。」她說：「佳時難再，此遊也是紀念。」我無言點首。

鳥兒都休息了，不住的啾啾着——暮色裏，匆匆的又走了出來。車進了城了，我仍是向後望。涼風吹着衣袖和頭髮——莊嚴蒼古的城樓，浮在晚霞上，竟留了個最濃郁的回憶！

一三

小別之後，星來訪我——坐在窗下寫些字，看些畫，晚涼時纔出去。

只談着談着，籬外的夕陽漸漸的淡了，牆影漸漸的長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們便漸漸的浸到黑暗裏，只能看見近旁花臺裏的小白花，在蒼茫中閃爍——搖動。

她談到沿途的經歷和感想，便說：「月下宜有清話。羣居雜談，實在無味。」

我說：「夜坐談話，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種的夜又不同了。月夜宜清談，星夜宜深談，雨夜宜絮談，風夜宜壯談……固然也須人地兩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趨勢……」

那夜樹影深深，四顧悄然，卻是個星夜！

我們的談話，並不深到許多，但已覺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一四

每次拿起筆來，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擱筆。

每次和朋友談話。談到風景，海波又侵進談話的岸線裏，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默然，終於無語。

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仰望天河，又談到海。我想索性今夜澈底的談一談海，看詞鋒到何時爲止，聯想至何處爲極。

我們說着海潮，海風，海舟……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

涵說：「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覺笑問：「這話怎講！」

涵也笑道：「你看雲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風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陰沈！」

杰兩手抱膝凝聽着，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指點着說：「她……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鳥是她的侍從；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掛着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

揖忙問：「大風的時候呢？」杰道：「她駕着風車，狂飈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船。下雨的時候，便是她憂愁了，落淚了，大海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黃昏的時候，霞光燦然，便是她迴波電笑，雲髮飄揚，丰神輕柔而瀟灑……」

這一番話，帶着畫意，又是詩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撫着他，問：「你的話必是更好了，說出來讓我們聽聽！」他本靜靜的聽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兒，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會說。」

我肅然——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笑說：「好一個小哲學家！」

涵道：「姊姊，該你說一說了。」我道：「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杰笑道：「我們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們都笑了——我也笑說：「不是說做女神，我希望我們都做個『海化』的青年。像涵說的，海是溫柔而沈靜。杰說的，海是超絕而威嚴。楫說的更好了，海是神祕而有容，也是虛懷，也是廣博……」

我的話太乏味了，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輕輕地將他放在竹榻上。涵忽然說：「也許是我看的譽太少了，中國的詩裏，詠海的真是不多；可惜這歷一個古國，上下數千年，竟沒有一個『海化』的詩人！」

從詩人上，他們的談鋒便轉移到別處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剛纔的那些話，只在我心中，反覆的尋味——思想。

一五

黃昏時下雨，睡得極早，破曉聽見鐘聲續續的敲着。

環鐘聲不知是那個寺裏的，起的稍早，便能聽見——尤其是冬日——但我從來未曾數過，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髮，還是四無人聲，只聞啼鳥。開門出去，立在欄外，潤溼的曉風吹來，覺得春寒還重。

地下都潮潤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曉煙裏籠蓋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壓得沈沈下垂。

忽然理會得枝頭漸綠，牆內外的桃花，一番雨過，都零落了——  
憶起斷句「落盡桃花澹大地」，臨風獨立，不覺悠然！

一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許多可紀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許多可紀的夢。

在夢中常常是神志湛然，飛行絕跡，可以解卻許多白日的塵機煩慮。更有許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遊，可以突兀實現。

一個春夜：夢見忽然在一個長廊上徐步，一帶的花竹欄杆，欄外是水。廊上近水的那一邊，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張小桌子，用花邊的白布罩着，中間一瓶白丁香花，雜着玫瑰，旁邊還錯落的擺着杯盤。望到廊的盡處，幾百張小桌子，都是一樣的。好像是有什麼大集會，候客未來的光景。

我不敢久駐，輕輕的走過去。廊邊一扇綠門，徐徐推開，又換了一番景緻，長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門內是一間書室，盡是籐榻竹椅，地上鋪着花蓆。一個女子，近窗寫着字，我彷彿認得是在夏令會裏相遇的誰家姊妹中之一。

我們都沒有說什麼，我也未曾向她謝擅入的罪，似乎我們又是約下的。霎時門外走進她的妹妹來，笑着便帶我出去。

走過很長的甬道，兩旁柱上掛着許多風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滿了馬櫻花。

出了一個圓門——便是夢中意識的焦點，使我醒後能帶挈着以上的景緻，都深憶不忘的——到了門外，只見一望無邊蔚藍欲化的水！

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藍，比海平靜，光豔得不可描畫。——不可描畫！生平醒時和夢中所見的水，要以此爲第一了！

一道柳隄將這水界開了，綠意直伸到水中去。隄上緩步行來。夢中只覺飄然，悠然，而又撫然！

走盡了長隄，到了青翠的小山邊，一處層階之下，聽得堂上有人講書。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邊，問我：「你上去不」？我謝她說：「不去罷，還是到水邊好。」

一轉身又只剩我自己了，這回卻沿着水岸走。風吹着柳葉。附滿了綠苔的石頭，錯雜的在細流裏立着。水光浸透了我沈醉的靈魂……

簾子一聲響，夢驚碎了！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幾漾，便一時散開了，蕩化了！

張遞過一封信，匆匆的便又出去。

我要留夢，夢已去無痕跡——



隱隱裏拿起信來一看，卻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張明信片。

晚上我便寄她幾行字：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裏已是頹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頻來入夢！

——春水一五七——

我坐在院裏，儀從門外進來，悄悄地和我說：「你睡了以後，叔叔騎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馬……」我連忙問：「在那裏？」他說：「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許說是我告訴的。」我站起來便走。儀自己笑着，走到書室裏去了。

出門便聽見濤聲，新雨初過，天上還是輕陰。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轉過高岡，已望見父親在平野上往來馳騁。這時聽得乳娘在後面追着，喚「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裏！」我不能回頭，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的喚着父親，乳娘又不住的喚着我。

父親已聽見了，回身立馬不動。到了平地上，看見董自己遠遠的立在樹下。我笑着走到父親馬前，父親凝視着我，用鞭子微微的擊我的頭，說：「睡好好的，又出來作什麼！」我不答，只舉着兩手笑說：「我也上去！」

父親只得下來，馬不住的在場上打轉，父親用力牽住了，扶我騎上。董便過來挽着轡頭，緩緩的走了。擡頭一看，乳娘本站在崗上望着我，這時纔轉身下去。

我和董說：「你放了手，讓我自己跑幾週！」董笑說，「這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

漸漸的走快了，只聽得耳旁海風，只覺得心中虛涼，只不住的笑，笑裏帶着歡喜與恐怖。

父親在旁邊說：「好了，再走要頭暈了！」說着便走過來。我擦開臉上的短髮，雙手扶着鞍子，笑對父親說：「我再學騎十年的馬，就可以從軍去了，像父親一般，做勇敢的軍人！」父親微笑不答。

馬上看了海面的黃昏——

董在前牽着，父親在旁扶着。晚風裏上了山，直到門前。母親和儀，還有許多人，都到馬前來接我。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時使人惆悵而煩悶。

無聊的洗了手臉，天色已黃昏了，到門外園院小立，擡頭望見了一天金黃色的雲彩。——世間只有雲霞最難用文字描寫，心裏融會得到，筆下卻寫不出。因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雲霞卻是最靈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喚奈何！

回身進到院裏，隔窗喚滿遞出一本書來，又到門外去讀。雲彩又變了，半圓的月，漸漸的沒

入雲裏去了。低頭看了一會子的書。聽得笑聲，從圓形的綠滿豆葉的棚下望過去，杰和文正並坐在秋千上；往返的蕩搖着，好像一幅活動的影片，——光也從圖片上出現了，在後面替他們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許多，但短髮拂額，仍掩不了她的憨態。

我想隨處可寫，隨時可寫，時間和空間裏，開滿了空靈清豔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擷，可惜慧心人寫不出！

天色更暗了，書上的字已經看不見，雲色又變了，從金黃色到了暗灰色。輕風吹着紗衫，已是大涼了，月兒又不知那裏去了。

七，五，一九二二。

## 一九

後樓上伴芳彈琴。忽然大雷雨——

那些日子正是初離母親過宿舍生活的時期。一連幾天，都是好天氣，同學們一起讀書說笑，不覺把家淡忘了。——但這時我心裏突然的鬱悶焦燥。

我站在琴旁，低頭撫着琴上的花紋說：「我們到前樓去罷！」芳住了琴勸我說：「等止了雨

再走，你看這麼大的雨，如何走得下去；你先在一旁坐着，聽我彈琴，好不好？」我無聊只得坐下。

雷聲只管隆隆，雨聲只管澎湃。天容如墨，窗內黑暗極了。我替芳開了琴旁的電燈，她依舊彈着琴，只擡頭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不注意我，我也不注意她——我想這時母親在家裏，也不知道做些什麼？也許叫人捲起簾簾，挪開花盆，小弟弟們都在廊上拍手看雨……

想着，目注着芳的琴譜，忽然覺得紙上漸漸的亮起來。回頭一看，雨已止了，夕陽又出來了，浮雲都散了，奔走得很快。樹上更綠了，蟬兒又帶着溼聲亂叫着。

我十分歡喜，過去喚芳說：「雨住了，我們下去罷！」芳看一看壁上的鐘，說，「只剩一刻鐘了，再容我彈兩遍。」我不依，說：「你不去，我自己去」。說着回頭便走。她只得關上琴蓋，將琴譜收在小櫃子裏，一面笑道：「你這孩子真磨人！」

球場邊雨水成湖，我們挨着牆邊，走來走去。藤蘿上的殘滴，還不時的落下來，我們並肩站在水邊，照見我們在天上雲中的影子。

只走來走去的談着，鬱悶已沒有了。那晚我竟沒有上夜堂去，只坐在秋千板上，芳攀着秋千

索子，站在我旁邊，兩人直談到夜深。

## 110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訊裏，曾一度提到死後，她說：「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再有一個仰天沈思的石像。……這墓要在山間幽靜處，叢樹陰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裏去。」

我看完這一段，立時覺得眼前湧現了一幅清幽的圖畫。但是我想來想去……宛因呵，你還未死太「人間化」了！

何如腳兒赤着，髮兒鬆鬆的挽着，軀殼用縞白的輕綃裹着，放在一個空明瑩澈的水晶棺裏，用紗燈和細樂，一葉扁舟，月白風清之夜，將這棺兒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聲中，輕輕的繫下，葬在海波深處。

想像弔者白衣如雪，幾隻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紅燈，繞以清樂，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淒清，何等蒼涼，又是何等的豪邁！

以萬頃滄波作墓田，又豈是人跡可到？即使專誠要來瞻禮，也只能下俯清波，遙遙憑弔。  
更何必以人間暫時的花朵，來娛悅海中永久的靈魂！看天上的亂星孤月，水面的晚煙朝霞，聽海風夜奔，海波夜嘯。比新開的花，徐流的水，其壯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從此穆然，超然，在神靈上下，魚龍競逐，珊瑚玉樹交枝迴繞的淵底，垂目長眠：那真是數千萬年來人類所未享過的奇福！

至此擱筆，神志灑然，忽然憶起少作走韻的「集韻」中有：「少年哀樂過於人，消息都妨父老驚，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縹渺反幽深。」——不覺一笑！

## 到青龍橋去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連接不斷的天末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下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江南……」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

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肩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

世人呵！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真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看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沈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開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卻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黑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呵！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鎗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銘刻在人們心裏。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天中，沒有光明之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絲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穿着破爛的軍衣；喫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笳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來了：「我們要喫飯！」回信說：「沒有錢，我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呵！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

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

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頸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真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膀

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溼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着「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沈聲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也許會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呵！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不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至終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

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裏，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现，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過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青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迴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前面——

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暗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脚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上，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平和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十，十二夜，一九二二。

## 閒情

弟弟從我頭上，拔下髮針來，很小心的挑開了一本新寄來的月刊。看完了目錄，便反捲起來，握在手裏。笑說：「瑩哥，你真是太沈默了，一年無有消息。」

我凝思地，微微答以一笑。

是的，太沈默了！然而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閒；不自然地，造作地，以應酬爲目的地，寫些東西。

病的神慈悲我，竟賜予我以最清閒最幽靜的七天。

除了一天幾次吃藥的時間，是苦的以外，我覺得沒有一時，不沈浸在輕微的愉快之中。——庭院無聲。枕簟生涼。溫暖的陽光，穿過簾簾，照在淡黃色的壁上。濃密的樹影，在微風中徐徐動搖。窗外不時的有好鳥飛鳴。這時世上一切，都已拋棄隔絕，一室便是宇宙，花影樹聲，都含妙理。是一年來最難得的光陰呵，可惜只有七天！

黃昏時，弟弟歸來，音樂聲起，靜境便轟然破了。一塊暗綠色的綢子，蒙在燈上，屋裏一切

都是幽涼的，好似悲劇的一幕。鏡中照見自己玲瓏的白衣，竟悄然的覺得空靈神祕。當屋隅的四絃琴，顫動的，生澀的，徐徐奏起。兩個歌喉，由不同的調子，漸漸合一。由悠揚，而宛轉；由高亢，而沈緩的時候，怔忡的我，竟感到了無限的悵惘與不寧。

小孩子們真可愛，在我睡夢中，偷偷的來了，放下幾束花，又走了。小弟弟拿來插在瓶裏，也在我睡夢中，偷偷的放在牀邊几上。——開眼瞥見了，黃的和白的，不知名的小花，襯着淡綠的短瓶。——原是不很香的，而每朵花裏，都包含着天真的友情。

終日休息着，睡和醒的時間界限，便分得不清。有時在中夜，覺得精神很圓滿。——聽得疾雷雜以疏雨，每次電光穿入，將窗臺上的金鐘花，輕淡清切的映在窗簾上，又急速的隱抹了去。而餘影極分明的，印在我的腦膜上。我看見「自然」的淡墨畫，這是第一次。

得了許可，黃昏時便出來疎散。輕涼襲人。遲緩的步履之間，自覺很弱，而弱中隱含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這情景恰如小時在海舟上，——我完全不記得了，是母親告訴我的，——衆人都暈臥，我獨不理會，顛顛的自己走上艙面，去看海。凝注之頃，不時的覺得身子一轉，已跌坐在甲板上，以爲很新鮮，很有趣。每坐下一次，便喜笑個不住，笑完再起來，希望再跌倒。忽忽又是十餘年了，不想以弱點爲愉樂的心情，至今不改。

一個朋友寫信來慰問我，說：

「東坡云『因病得閒殊不惡，』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閒真是大工夫，大學問。——如能於養神之外，偶閱雜摩經尤妙，以天女能道盡衆生之病，斷無不能自己其病也！恐擾精神，餘不敢及。」

因病得閒，是第一慊心事，但佛經卻沒有看。

六，十二，一九二二。



# 好夢

爲晨報週年紀念作——

自從太平洋舟中，銀花世界之夜以後，再不會見有團圓的月。

中秋之夕，停舟在慰冰湖上，自黃昏直至夜深，只見黑雲屯積了來，湖面壓得黯沈沈的。——又是三十天了，秋雨連綿，十四十五兩夜，都從雨聲中度過，我已拚將明月忘了！

今夜晚餐後，她竟來看我，竟然談到慰冰風景，竟然推窗——窗外樹林和草地，如同罩上一層嚴霜一般。「月兒出來了！」我們喜出意外的，匆匆披上外衣，到湖旁去。

曲曲折折的離開了徑道，從露溼的秋草上踏過，輕軟無聲。斜坡上再下去，湖水已近接足下。她的外衣鋪着，我的外衣蓋着，我們無言的坐了下去，微微的覺得秋涼。

「月兒並不十分清明。四面朦朧之中，山更青了，水更白了，湖波淡淡的如同疊錦。對岸遠處一兩星燈火閃爍着。湖心隱隱的聽見笑語。一隻小舟，載着兩個人兒，自淡霧中，徐徐泛入林影深處。」

回頭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月光之下，點漆的雙睛，烏雲般的頭髮，臉上堆着東方人柔靜的笑。如何的可憐呵！我們只能用着西方人的言語，彼此談着。

她說着十年前，怎樣的每天在朝露還零的時候，抱着一大堆花兒從野地上回家裏去。——又怎樣的赤着腳兒，一大羣孩子拉着手，在草地上，和着最柔媚的琴聲跳舞。到了酣暢處，自己覺得是個羽衣仙子。——又怎樣的喜歡作活計。夏日晚風之中，在廊下拈着針兒，心裏想着剛看過的書中的言語——這些滿含着詩意的話，沁人心脾，只有微笑。

漸漸的深談了，談到西方女孩子的活潑，和東方女孩子的溫柔，談到哲學，談到朋友，引起了很長的討論，「淡交如水」，是我們不約而同的收束。結果圓滿，興味愈深，更爽暢的談到將來的世界，漸漸侵入現在的國際問題。我看着她，忽然沒有了勇氣。她也不住的弄着衣緣，言語很吞吐。——然而我們竟將許多傷心舊事，半明半晦的說過。「最缺憾的是一時的國際間的私意！理想的和愛的天國，離我們竟還遙遠，然而建立這天國的責任，正在我們——」她低頭說着，我輕輕的接了下去，「正在我們最能相互了解的女孩兒身上。」

自此便無聲響。剛纔的思想太沈重了，這雲淡風輕的景物，似乎不能負載。我們都想掙脫出來，卻一時再不知說什麼好。數十年相關的歷史，幾萬萬人相對的感情，今夜竟都推在我們兩個

身上——惆悵到不可言說！

百步外一片燈光裏，歡樂的歌聲悠然而起，穿林度水而來——我們都如夢醒，「是西方人歡愉活潑的精神呵！」她含笑的說着，我長呼了一口氣！

思想又擴大了，經過了第二度的沈默——只聽得湖水微微激蕩，風過處橡葉墜地的聲音。我不能再說什麼話，也不肯再說什麼話——她忽然溫柔的撫着我的臂說：「最樂的時間，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同在最美的環境之中，卻是彼此靜默着沒有一句話說！」

月兒愈高，風兒愈涼。衣裳已受了露溼，我們都覺得支持不住。——很疲緩的站起，轉過湖岸，上了層塔，迎面燦然的立着一座燈火樓臺，她邀我到她樓上屋裏去，捧過紀念本子來，要我留字。題過姓名，在「快樂思想」的標目之下，我略一沈吟，便提起筆寫下去，是「月光的底下，湖的旁邊，和你一同坐着！」

獨自歸來的路上，瘦影在地。——過去的一百二十分鐘，憧憬在我的心中，如同做了一場好夢。

十，二十五夜，一九二三。閉壁樓，威爾斯利。

## 往事（三）

她是翩翩的乳燕，

橫海飄遊，

月明風緊，

不敢停留——

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

總帶着鄉愁！

### 一

那天大雪，鬱鬱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鐫着我們偕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蹤跡。——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這一片雪下，一剎那前，有個同行，有個送

別？

我的心因覺悟而沈沈的浸入悲哀！蘇東坡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

那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實在？又何其飄忽？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撲到臉上時，明明覺得砭骨勁寒；他又匆匆吹過，颯颯的散到樹林子裏，到天空中，渺無來因去果，縱騎着快馬，也無處追尋。

原也是無聊，而薄紙存留的時候，或者比時晴的快雪長久些——今日不樂。松濤細響之中，四面風來的山亭上，又提筆來寫「往事」。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下去，漸漸翻近中葉；頁頁佳妙，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他輕描淡寫

了，又展開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兩筆點綴。

點綴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於把筆之頃……

這時青山的春雨已灑到松梢了！

三，七，一九二四，青山。

二

那有心腸？然而竟被友人約去話別——

回來已是暮色沈沈。今夜沒有電光，中堂燃着兩支蠟燭，閃閃的光影，從竹簾裏透出，覺得淒清。

走到院子裏，已聽見母親和涵杰斷斷續續的說話。等我進去時，簾子響處，聲音都寂。母親只低着頭做針線，涵和杰惘然的站了起來，卻沒有話說，只扶着椅背，對着閃閃的燭光呆望。

我懷疑着，一面向母親說着今天餞別的光景，他們兩個竟不來搭話，我也不問。

母親進去了，我總問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涵不言語，杰歎了一口氣，半晌說，「母親

說……她捨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願意讓你知道……」

幾個月來，我們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軟心酸，不敢揭破這一層紙。然而今夜我聽到了這意中的言語，我竟呆了——

忽然滿望着杰沈重的說，「母親吩咐不對整哥說，你又來多事做什麼？」

暫時沈默——這時電燈燦然的亮了，明光裏照見他們兩個的臉都紅着。

杰喘喘着說，「我想……我想不要緊的……」

涵截住他，「不，我不許你說！」聲音更嚴厲了。

這時杰真急了，覺得過分的受哥哥的訶斥。他也大聲的說，「瞞別人，難道要瞞自己的姊姊？」他負固的抵抗着。

我已喪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的，無心的吹滅了蠟燭，正要勉強的說一兩句話——

涵的聲音淒然了，「正是不瞞別人，只瞞自己的姊姊呢！」

兩對辛酸的眼光相觸，如同剛卸下的琴絃一般，兩個人同時無力的低下頭去。

我神魂失據的站在他們中間——

電燈又滅了，感謝這一霎時消失的光明！我們只覺得溫熱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卻看不

見彼此盈盈的淚眼！

七，二三夜，一九二三，北京。

### 三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的明豔，卻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瓔珞矜嚴。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瑩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了。這三色襯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決不宜於將軍夜獵——那從驕雄奮，傳叫風生，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織的雪地；朶朶的火燧，和生寒的鐵甲，會繚亂了靜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嘩歡笑，杯盤狼藉，會驚起樹上穩棲的禽鳥；踏月歸去，數里相和的歌聲，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愛友話別，叮嚀細語——淒意已足，語音已微；而抑鬱纏綿，作繭自



縛的情緒，總是太「人間的」了，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空闊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縱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尋，有佳音可賞，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只容意念迴旋，不容人物點綴。

我倚枕百般迴腸凝想，忽然一念回轉，黯然神傷……

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下視；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雪色侵圍闌外，月光浸着雪淨的衾稠，逼着玲瓏的眉宇。這一帶長廊之中：萬籟俱絕，萬緣俱斷，有如水的客愁，有如絲的鄉夢，有幽感，有澈悟，有祈禱，有懺悔，有萬千種話……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滅滅了水晶般澈澈的襟懷，這時縱是頑石鈍根，也要思量萬事，何況這些思深善懷的女子？

往者如觀流水——月下的鄉魂旅思；或在羅馬故宮，頽垣廢柱之旁；或在萬里長城，缺堞斷階之上；或在約但河邊，或在麥加城裏，或超渡萊茵河，或飛越落磯山；有多少魂銷日斷，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來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許明日，也許今年，就揭卸病的細網，

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

天國泥犁，任她幻擬：是泛入七寶蓮池？是參謁白玉帝座？是歡悅？是驚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間的留戀，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豈但爲我？牽及衆生，大哉生命！

這一切，融合着無限之生一刹那頃，此時此地的，宇宙中流動的光輝，是幽憂，是澈悟，都已宛宛氤氳，超凡入聖——

萬能的上帝，我誠何福？我又何辜？……

二，三〇夜，一九一四，倫敦。

#### 四

心血來潮，如聽精靈呼喚，從昏迷的睡中，旋風般翻身起坐——  
鈴聲響後，屋門開了，接着牀前一陣慘默的忙亂。

狂潮漸退——醫生凝立視我無語。看護捧着磁盤，眼光中帶着未盡的驚惶。我精神全隳，心

裏是澈底的死去般的空虛。頰上流着的清淚，只是眼眶裏的一種壓迫，不是從七情中的任一情來的。

最後彷彿的聽見了我自己是坐著，半縛半圍的擁倚在牀闌上，胸前繫着一個大冰囊。注射過的右臂，麻木隱痛到不能轉動，然而我也沒有轉動的意思。

心血果然凝而不流，飄忽的靈魂，覺出了軀殼的重量。這重量層層下沈，軀殼壓在牀闌上，牀闌壓在樓屋上，樓屋又壓在大地上。

凝結沈重之中，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人們已退盡。牀間的燈光，是調節到只能看見室內一切的模糊輪廓為止，——其實這時我自己也只算一個輪廓！

我連閉目的力量都沒有——然而我竟極無辜的見了一個夢。

我在層層的殿閣中緩緩行走，卻總不得踏着實地，軟綿綿的在雲霧中行。

不知走了多遠，到了最末層；猛擡頭看見四個大字的金匾，是「得大自在」，似乎因此覺悟了這是京西臥佛寺的大殿。

不由自主的還是往上走，兩廡下忽然加深，黑沈沈的，兩邊忽然奏起音樂，卻看不見一個樂

人。那聲音如敲繁鐘，如吹急管，天風吹送着，十分的錯落淒緊！我夢中停足傾耳，自然讚歎，「這是『十番』，究竟還是東方的古樂動人！」

更向裏走，殿中更加沈黑，如漆如墨，摸索着愈走愈深。忽然如同揭開殿頂，射下一道光明來，殿中洞然，不見了那臥佛的大像，後壁上卻高高的掛着一幅大白綾子，綴着青絨的大字，明白的是，「只因天上最高枝，開向人——」光梢只閃到「人」字，便碧然的掣了回去。我驚退，如雷，如電，不斷的樂音中，我倏然的墜下無底深淵去——

無限的下墜之中，靈魂又尋到了軀殼：耳中還聽見十番，室中仍只是幾堆模糊的輪廓；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閃耀着——

我定一定神，我又微笑，週身仍是沈重冰結，心靈中卻來了一縷涼意，是知識來復後的第一個感覺——

天還未明，剛在右臂藥方消散之後，我掙扎着探身取了鉛筆，將夢中所見的十個字，欹斜的寫在一張小紙上，塞在浴衣的袋裏。

病到不知西東的時候，凍結的心魂，還有能力飛揚！——光影又只碧然的一閃，「開向

人——」之下，竟不知是些什麼，無論何時回憶起，都覺得有些惋惜。原也只是許多字形在夢中的觀念的再現，而上句「只因天上最高枝」這七個字，連綴得已似乎不錯。

一一，二六夜，一九二三。聖卜生療養院。

## 五

「風浪要來了，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穩的！」

這兩句話不知甚時，也不知是從那一個侍者口中說出來的，一瞬時便在這幾百個青年中間傳播開了。大家不住的記念着，又報告佳音似的彼此談談着。在這好奇而活潑的心緒裏，與其說是防備着，不如說是希望着罷。

於是大家心裏先覺眩了，分外的凝注着海洋。依然的無邊閃爍的波濤，似乎漸漸的搖蕩起來，定神看時，卻又不見得。

我——更有無名的喜悅，暗地裏從容的笑着——

晚餐的時候，燈光依舊燦然，廣廳上杯光衣影，盈盈語笑之中，忽然看見那些白衣的侍者，托着盤子，欹斜的從許多圓桌中間掠走了過來，海洋是在動盪了！大家暫時的停了刀叉，相顧一

笑，眼珠都流動着，好像相告說，「風浪來了！」——這時都覺出了船身左右的搖擺。

我沒有言語，又滿意的一笑。

餐後回到房裏——今夜原有一個談話會——我徐徐的換着衣服，對鏡微顧，看見了自己鏡中驚喜的神情。如同準備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請的，對酌的一個夜宴，又如同磨劍赴敵，對手是一個聞名的健者，而自己卻有幾分勝利的把握。

預定夜深纜下輪來，便將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門一笑，廳中幾個女伴斜坐在大沙發上，燈光下嬌惰地談笑着，笑聲中已帶暈意。

一路上去，遇見許多挾着氈子，笑着下輪來的同伴，笑聲中也有些暈意。

我微笑着走上輪而去，琴旁坐着站着還圍有許多人，我拉過一張椅子，坐在玲的旁邊；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說，「風浪來了！」

彈琴的人左右傾欹的雙眸仍是彈奏着，唱歌的人，手扶着琴臺笑着唱着，忽然身不自主一溜的從琴的這端滑到那端去。

大家都笑了，笑聲裏似都不想再支持，於是漸漸的四散了。

我轉入交際室，談話會的人都在裏面了，大家團團的坐下。屋裏似乎很鬱悶。我覺得有些

人面色很無主，掩着口燈然的坐着——大家都覺得在同一的高度中，和室內一切，一齊的反側欹斜。

似乎都很勉強，許多人的精神，卻用到暈眩上了！彷彿中談起愛海來，華問我爲何愛海？如何愛海？——我漸漸的覺得快樂充溢，怡然的笑了。並非喜歡這問題，是喜歡我這時心身上直接自海得來的感覺，我笑說，「愛海是這麼一點一分的積漸的愛起來的……」

未及說完，一個同伴，掩着口顛頓的走了出去。

大家又都笑了。笑聲中，也似乎說，「我們散了罷！」卻又都不好意思走，斷斷續續的仍舊談着。我心神已完全的飛越，似乎水宮赴宴的時間，已一分一分的臨近；比試的對手，已一步一步的仗着劍向着我走來。——但我還天一句地一句的說着「文藝批評」。

又是一個同伴，掩着口顛頓地走了出去——於是兩個，三個……

我知道是我說話的時候了，我笑說，「我們散了罷，別爲着我大家拘束着！」一面先站了起來。

大家笑着散開了。出到艙外，燈影下竟無一人，欄外只聽得濤聲。全船想都睡下了，我一笑走上最高層去。

迎着海風，掠一掠鬢髮，模糊搖撼之中，我走到闌旁，放倒一個救生圈，抱膝坐在上面，遙對着高豎的煙囪與桅檣。我看見船尾的闌干，與暗灰色的天末的水平線，互相重疊起落，高度相去有五六尺。

我凝神聽着四面的海潮音。仰望高空，桅尖指處，只一兩顆大星露見。——我的心魂由激揚而寧靜，由快樂而感到莊嚴，海的母親，在洪濤上輕輕的簸動這大搖籃。幾百個嬰兒之中，我也許是個獨醒者——

我想到母親，我想到父親，憶起行前父親曾笑對我說，「這番橫渡太平洋，你若暈船，不配作我的女兒！」

我寄父親的信中，曾說了這幾句：「我已受了一回風浪的試探。爲着要報告父親，我在海風中，最高層上，坐到中夜。海已證明了我確是父親的女兒。」

其實這又何足道？這次的航程，海平如鏡，天天是輕風習習，那夜僅是五六尺上下的震盪。侍者口中誇說的風浪，和青年心中希冀驚笑的風浪，比海洋中的實況，大得多了！



「從來未曾感到的，這三夜來感到了，尤其是今夜！——與其說「感」不如說「刺」——今夜感到的，我懇願的希望這一生再也不感到！」

陰曆八月十四夜，晚餐後同一位朋友上樓來，從塔窗中，她忽然讚賞地喚我看月。撩開幔子，我看見一輪明月，高懸在遠遠的塔尖。地上是水銀瀉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覺還散漫模糊，只惘然地也讚美了一句，便回到屋裏，放下兩重簾子來睡了。

早起一邊理髮，忽又惘惘地憶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歸思，曉起開籠放白鷗」這兩句來，如有白鷗可放，我昨夜一定開籠了，然而她縱有雙飛翼，也怎生飛渡這浩浩萬里的太平洋？我連替白鷗設想的希望都絕了的時候，我覺得到了最無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朗，我已是心懾，俄又歡笑的告訴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這是沿例，舊同學年年此夜請新同學盪舟賞月，我如何敢言語？

黃昏良來召喚我時，天竟陰了，我一邊和她走着，說不出心裏的感謝。

我們七人，坐了三隻小舟，一篙兒點開，緩緩從橋下穿過，已到湖上。

四顧廓然，湖光滿眼。環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掣得很淒然。水底看見黑雲浮動，湖岸上的秋葉，一叢叢的紅意迎人，幾座樓臺在遠處，旋轉的次第入望。

我們盪到湖心，又轉入水枝低亞處，錯落的談着，不時的仰望雲翳的天空。雲彩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買不了她這一刻的隱藏！」我說不出的心裏的感謝。

雲影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漸漸逼人，湖光漸隱。幾片黑雲，又橫曳過湖東的叢樹上，大家都悵悵，說，「無望了！我們回去罷！」

歸棹中我看着舟尾的秋。她在槳聲裏，似吟似嘆的說，「月呵！怎麼不做美呵！」她很輕巧的又笑了，我也報她一笑。——這是「釋然」，她那兒知道我的心緒？

到岸後，還在隄邊留連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憐——中秋夜居然逃過了！」人人悵悵的歸途中，我有說不盡的心裏的感謝。

十六夜便不防備，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卻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樓東一個朋友的室門，她止滅了燈在窗前坐着。月光滿室！我一驚，要縮回也來不及了，只能聽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來。

沒有一點缺憾！月兒圓滿光明到十三分。我默然，我咬起唇兒，我幾乎要送出一兩句詛咒的

話！

假如她知道我這時心中的感傷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這般的用雙臂圍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慘然無聲，我已拚着鼓勇去領略。正如立近萬丈的懸崖，下臨無際的酸水的海。與其徘徊着驚悸亡魂，不如索性縱身一躍。死心的去感覺那沒頂切膚的辛酸的感覺。

我神搖目奪的凝望着；近如方院，遠如天文臺，以及周圍的高高下下的樹，都逼射得看出了紅，藍，黃的顏色。三個綠半球針竿高指的圓頂下，不斷的白圓穹門，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線畫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綠絨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沒有這樣的分明呵，何況這一切都浸透在這萬里迷濛的光影裏……

我開始的詛咒了！

鄉愁麻痺到全身，我掠着頭髮，髮上掠到了鄉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鄉愁。是實實在在的軀殼上感着的苦痛，不是靈魂上浮泛流動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的辭了她，回到屋裏來。桌上匆匆的用手絹蒙起了嵌着父親和母親相片的銀框。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書來，扶着頭苦讀——茫然的翻了幾十頁，我實在沒有氣力再敷衍

了，推開書，退到牀上，萬念俱灰的起了嗚咽。

我病了——

那夜的驚和感，如夏空的急電，奔騰閃掣到了最高尖。過後回思，使我撫然歎異，而且自信！如今反覆的感着鄉愁的心，已不能再飄起。無數的月夜都過去了，有時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卻至多也不過「惘然」。

痛定思痛，我覺悟了明月爲何千萬年來，傷了無數的客心！靜夜的無限光明之中，將四圍纏映得清晰浮動。使他澈底的知道，一身不是夢，是明明白白的去國客遊。一切離愁別恨，都不是淡蕩的，猶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溼的。

對於這事，我守了半年的緘默；只在今春與友人通訊之間，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後，我寫：「嗚呼！賞鑑好文學，領略人生，竟須付若大代價耶？」

至於代價如何，「嗚呼」兩字之後，藏有若干的傷感，我竟沒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會問起。

我當然喜愛花草！

在國內時，我的屋裏雖然不斷的供養着香花，而剪葉添水的事，我卻不常做，父親或母親走了進來，用手指按一按盆土，就嘖嘖的說，「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裏來，就是他們的末日到了！」

假如他二位老人家，說完這話就算了時，我自然不能再懶惰，至少也須敷衍敷衍；然而他們說完之後，提水瓶的提水瓶，拿剪刀的拿剪刀；若供的是水仙花，更是不但花根，連盆連石子都洗了。我樂得笑着站在一旁看。

我決不是不愛花，也決不是懶惰。一來我知道我收拾的萬不及他們的齊整。——我十分相信收拾花卉是一種藝術——二來我每每喜歡得個題目，引得父親和母親和我糾纏。但看去國後，我從未忘了替屋裏的花添水！我案頭的水仙花，在別人和我同時養起的，還未萌芽的時候，就已怒放，一剪一剪繁密的花朵，將花管帶得沈沈下垂，我用細繩將他們輕輕的束起。

花未開盡，我已病到醫院裏去，自此便隔絕了！只在一個朋友的小啓中，提了一句，「你的

花，我已替你澆水了。」以後再無人提，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但我在病榻上時時想起人去樓空，她自己在室中當然寂靜。閉壁樓夜間整齊燦爛的光明中，缺了一點，便是我黑暗的窗戶，暗室中再無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

入山之後一日，開了朋友們替我收拾了送來的箱子，水仙花的綠盆赫然在內。我知道她在我臥病二十日之中，殘落已盡，更無從「託微波以通詞」，我悵然——良久！

第三次，得了一個匣子，剪開束繩，白紙外一張片子，寫着：

「無語的愛，安娜。」

紙內包捲着一束猩紅的玫瑰。珍重的插在瓶內，黃昏時濃香襲人。

只過了一夜，我早起進來，看見花朵都低垂了，瓣兒憔悴得黑絨剪成的一般！才驚悟到這裏裏太冷，後面瑛的小樓上是有煖爐的，她需要花的慰安，她也配受香花供養，我連忙託人帶去贈了她。——聽說一夜的工夫，花魂又回轉了過來。

此後陸續又得了許多花，玫瑰也有，水仙也有，我都不忍留住。送客走後，便自己捧到瑛的樓裏。

想起聖卜生醫院室中不斷的繁花，我不勝神往。然而到了花我不能兩全的時候，我寧可刻苦

了自己。我寂寞清寒的過了六十天，不會犧牲一個花朵！

二月十六日，又有友人贈我六朵石竹花，三朵紅的，三朵白的，間以幾枝鳳尾草，那天稍暖，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插好便放在屋裏的玻璃几上。

夜中見着瑛，我說：「又有一瓶花送你了！」她笑着謝了我。

回來歇在枕上，等着出到了廊外之時，忽然看見了几上的幾朵石竹花，那三朵白的，到不覺得怎樣，只那三朵紅的，紅得異樣的可憐！

燦然的燈下，紅絨般的瓣兒，重疊細碎的光豔照眼，加以花旁幾枝鳳尾草的細綠的葉圍繞着，交輝中竟有殫人的意味。

這時不知是「花」可憐，還是「紅」可憐，我心中所起的愛的感覺，很模糊而濃烈……

「我不想再做傻子！周圍都是白的，周圍都是冷的，看不見一點紅豔與生意，這般的過了六十天，何自苦如此？」

我決定留下她！

第二天早起，瑛問我，「花呢？」我笑而不答。

今日風雪。我擁氈坐在廊上，回頭看見這幾朵花，在門窗洞開的室中，玻璃几上，迎着朔風

瑟瑟而動，我不語。

進去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來，又到廊上。翻開書頁，覺得連紙張都是冰凍的。我擡起頭來望着那幾朵寒顫的花——我又不語。

晚上，這幾朵已憔悴損傷，瓣邊已焦黃了！悼惜已來不及，我已犧牲了她。偶然拿起筆來，不知是弔慰她，還是爲自己文過，寫了幾行：

幾曾願揮塵開去？

雪冷風寒——

不忍挽柔弱的花枝，

來陪我禁受。

顧惜了她們

逼得我忘懷自己。

真是何苦來？



看竹花！

無情的朋友，又打發了

靄豔的你們

來依傍冷幽的我！

拚卻瓶碎花凝，

也做一回殘忍的事罷！

山中兩月，

澈骨的清寒，

不能再……

到此意盡，筆兒自然的放下，只扶頭看着殘花出神。

以後也曾重寫了三五次，只是整湊不起來。花已死去，過也不必文，至今那張稿紙，還隨便的夾在一本書裏。

是除夜的酒後，在父親的書室裏。父親看書，我也坐近書几，已是久久的沈默——

我站起，雙手支頤，半倚在几上，我喚，「爹爹！」父親擡起頭來，「我想看守燈塔去。」父親笑了一笑，說，「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說完仍看他的書。我又說，「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親放下書說，「真的便怎樣？」

這時我反無從說起了！我聳一聳肩，我說，「看燈塔是一種最偉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詩意的生活——」

父親點頭說，「這個自然！」他往後靠着椅背，是預備長談的姿勢。這時我們都感着興味了。

我仍舊站着，我說，「只要是一樣的爲人羣服務，不是獨善其身；我們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們也不必避『避世』！」

父親笑着點頭。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奈何以青年有爲之身，受十分供養？」

父親只笑着。

我勇敢的說：「燈臺守的別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拋離田里，犧牲了家人骨肉的團聚，一切種種世上耳目紛華的娛樂，來整年整月的對着渺茫無際的海天。除卻海上的飛鷗片帆，天上的雲涌風起，不能有新的接觸。除了駭蕩的海風，和島上厓旁轉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拋卻『樂羣』，只知『敬業』……」

父親說，「和人羣大陸隔絕，是怎樣的一種犧牲，這情緒，我們航海人真是透澈中邊的了！」言次，他微歎。

我連忙說，「否，這在我並不是犧牲！我晚上舉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覺得有無上的倨傲與光榮。幾多好男子，輕侮別離，弄潮破浪，狎習了海上的腥風，驅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爲不可一世，而在狂飈濃霧，海上山立之頃，他們卻蹙眉低首，捧盤屏息，凝注着這一點高懸閃爍的光明！這一點是警覺，是慰安，是導引，然而這一點是由我燃着！」

父親沈靜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憶。

「晴明之日，海不揚波，我拘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風雨之日，我倚窗觀濤，聽浪花絳

撼崖石。我閉門讀書，以海洋爲師，以星月爲友，這一切都是不變與永久。

「三五日一來的小艇上，我不斷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書函；似暫離又似永別的情景，使我們永駐在『的的如水』的情誼之中。我可讀一切的新書籍，我可寫作，在文化上，我並不會與世界隔絕。」

父親笑說，「燈塔生活，固然極其超脫，而你的幻像，也未免過於美麗。倘若病起來，海水拍天之間，你可怎麼辦？」

我也笑道，「這個容易——一時慮不到這些！」

父親道，「病只關你一身，誤了燃燈，卻是關於衆生的光明……」

我連忙說，「所以我說這生活是偉大的！」

父親看我一笑，笑我詞支，說，「我知道你會登梯燃燈；但倘若有大風濃霧，觸石沈舟的事，你須鳴槍，你須放艇——」

我珍重的說，「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愛的。爲着自己，爲着衆生，我都願學！」

父親無言，久久，笑道，「你若不是男兒，是我的好兒子！」

我走近一步，說，「假如我要得這種位置，東南沿海一帶，爹爹總可爲力？」

父親看着我說，「或者——但你爲何說得這般的珍重？」

我肅然道，「我處心積慮已經三年了！」

父親斂容，沈思地撫着書角，半天，說，「我無有不贊成，我無有不爲力。爲着去國離家，吸受海上腥風的航海者，我忍心捨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島山上點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條件，燈臺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強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沈默——

父親站起來，慰安我似的，「清靜偉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燈臺守，人生寬廣的很！」

我不言語。坐了一會，便掀開簾子出去。

弟弟們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拋擲，歡呼聲中，偶然有一兩支擲到我身上來，我只笑避——實在沒有同他們追逐的心緒。

回到臥室，黑沈沈的歪在牀上。除夕的夢縱使不靈驗，萬一能夢見，也是慰情聊勝無。我一念至誠的要入夢，幻想中畫出環境，暗灰色的波濤，巋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連個夢都不能做！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後，禁絕思慮，又十年不見燈塔，我心不亂。

這半個月來，海上瞥見了六七次，過眼時只悄然微歎。失望的心情，不願他再興起。而今夜濃霧中的獨立，我竟極奮迅的起了悲哀！

絲雨濛濛裏，我走上最高層，倚着船欄，忽然見天幕下，四塞的霧點之中，夾岸兩嶂淡墨畫成似的島山上，各有一點星光閃爍——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這兩點星光，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約起伏。光線穿過霧層，瑩然，燦然，直射到我的心上來，如招呼，如接引，我無言，久——久，悲哀的心絃，開始策策而動！

有多少無情有恨之淚，趁今夜都向這兩點星光揮灑！憑吟嘯的海風，帶這兩年前已死的密願，直到塔前的光下——

從茲了結！拈得起，放得下，願不再爲燈塔動心，也永不作燈塔的夢，無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無悲哀！

願上帝祝福這兩個塔中的燃燈者！——願上帝祝福有海水處，無數塔中的燃燈者！願海水向

他長綠，願海山向他長青！願他們知道自己是這一隅島國上無冠的帝王，只對他們，我願致無上的頌揚與羨慕！

八，二八，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 九

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別去，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頭一天午時，我就沒有上桌喫飯，弟弟們喚我，我躺在牀上裝睡。聽見母親在外間說，「罷了，不要惹她。」

傷了一會子的心——下午弟弟們的幾個小朋友來了，玩得鬧烘烘的。大家環着院子裏一個大蓮花缸跑，彼此潑水爲戲，連我也弄溼了衣襟。母親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邊去了，卻吩咐廚房裏替我煮了一碗麵。

黃昏時又靜了下來，我開了琴旁的燈彈琴，好幾年不學琴了，指法都錯亂，我只心不在焉的反覆的按着。最後不知何時已停了彈，只倚在琴臺上，看起琴譜來。

父親走到琴邊，說，「今晚請你的幾個朋友來談談也好，就請她們來晚餐。」我答應着，想

了一想，許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雖遠些，還在西塘。我就起到電話匣旁，摘下耳機來，找到她，請她多帶幾個弟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說晚了，如來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罷。那時已入夜，平常是星從我家歸去的時候了。

舅母走過來，潛也從家裏來了。我們都很歡喜，今夜最怕是有家人相對！潛說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學生的笑話，我們聽得很熱鬧。

廚丁在兩個院子之間，不住的走來走去，又自言自語的說，「九點了！」我從簾子裏聽見，便笑對母親說，「簡直叫他們開飯罷，廚師父在院子裏急得轉磨呢！——星一時未必來得了。」母親說，「你既請了她，何妨再等一會？」和我說着，眼卻看着父親，父親說，「聞來也好，就請舅母和潛在這裏吃罷。我們家裏按時慣了，偶然一兩次晚些，就這樣的雞犬不寧！」

我知道父親和母親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喫飯，如今有舅母和潛在這裏，和星來一樣，於是大家都說好——紛紜語笑之中，我好好喫了一頓晚飯。

飯後好一會，星纔來到，還同蒞憲和宜，我同揖迎了出去，就進入客室。

話別最好在行前八九天，臨時是「話」不出來的。不是輕重顛倒，就是無話可說。所以我們只是東拉西扯，比平時的更淡薄，更無頭緒，我一句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一句，還不是我們說的。

我和星宜在內間，楫陪著憲在外間，只隔着一層窗紗，小孩子談得更熱鬧。

星忽然搔手，聽了一會，笑對我說，「你聽你小弟弟和憲說的是什麼？」我問，「是什麼？」她笑道，「他說，『我姊姊走了，我們家裏，如同丟了一顆明珠一般！』」她說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覺臉紅起來。

——我們姊弟平日互相封贈的徽號多極了！什麼劍客，詩人，哲學家，女神等等，彼此混謔着。那裏是好意？三分親愛，七分嘲笑，有時竟等於惡謔，一點經緯都沒有的！比如說父親或母親偶然吩咐傳遞一件東西，我們爭着答應，自然有一個捷足先得，偶然得了誇獎，其餘三個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遠處，點頭讚歎的說，「孝子！真孝順！」『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結果又引起一番爭論。

這些事只好在家裏通行，而童子無知，每每在大庭廣衆之間，也弄假成真的說着，總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一笑，遮掩開去。

舅母和潛都走了，我們便移到中堂來。時已夜午，我覺得心中煩熱，竟剖開了一隻大西瓜。

弟弟們零零落落的都進去了，再也不出來。憲沒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說，「走罷，遠得很呢，明天車站上送你！」說着有些淒然。——豈知明天車站上並沒有送着，反是半個月後送到海舟上來，這已是我大夢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們，走入中間，弟弟們都睡了。進了內室，只父親一人在燈下，我問媽媽呢，父親說睡下了。然而我聽見母親在牀上轉側，又輕輕的咳嗽，我知道她不願意和我說話，也就不去揭帳。

默然片晌，——父親先說些閒話，以後慢慢的說，「我十七歲離家的時候，祖父囑咐我說，『出外只守着三個字：勤，慎，……』」

沒有說完，我低頭按着胸口，——父親皺眉看着我，問，「怎麼了？」我說，「沒有什麼，有一點心痛……」

父親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不早了，你睡去罷，已是一點鐘了。」

回到屋裏，撫着枕頭也起了戀戀，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飯是獨自喫的，告訴過母親到佟府和女青年會幾個朋友那裏辭行，便出門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纔回來。

入門已覺得淒切！在院子裏，弟弟們攔住我，替我攝了幾張快影，照完我逕入已室，扶着書架，淚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來了，說，「小因來請姑姑了，到我們那邊喫餃子去！」我連忙強笑着出來，接過小因，假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淚眼——便跟着舅母過來。

也沒有喫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萬倍於蘸餃子的葷醋，父親踱了過來，一面逗小因說笑，卻注意我喫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淚落在碗裏，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淚只管讓着，我不顧地站了起來……

回家去，中堂裏正撤着午餐。母親坐在中間屋裏，看見我，眼淚便滾了下來，我那時方寸已亂！一會兒恐怕有人來送我，與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在人前哭的，不如現在哭。我叫了一聲「媽媽」，挨坐了下去。我們冰涼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臂腕，嗚咽不成聲！——半年來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無數的忍淚吞聲，都積攢了來，有今日恣情的一慟！

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來勸，恐怕是要勸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釋了手，臥在牀上，淚已流盡，閉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覺得廓然。外面人報潛來了，母親便走了出去。小朋友們也陸續的來了，我起來洗了臉，也出去和他們從容的談起話來。

外面門環響，說，「馬車來了」，小朋友們都手忙腳亂的先推出自行車去，潛拿着帽子，站在堂門邊。

我竟微笑了！我說，「走了！」向空發言似的，這語聲又似是從空中來，入耳使我驚懾。我不看着任一個人，便掀開簾子出去。

極迅疾的！我只一轉身，看見涵站在窗前，只在我這一轉身之頃，他極酸澀的瞥了我一眼，便回過頭去！可憐的孩子！他從昨日起未曾和我說話，他今天連出大門來送我的勇氣都沒有！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無限的別話，我都領會了！別離造成了今日異樣懂事的——一個他！今天還是他的生日呢，你無情的姊姊連壽麵都不喫，就走了！……

走到門外，只覺得車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來了。我卻不會看見母親。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隱在人後，或是她沒有出來。我看見舅母，嫂嫂，都含着淚。連站在後面的白和張，說了一聲「一路平安」！聲音都哽咽着，眼圈兒也紅了。

坐車，騎車的小孩子，都啓行了。我帶着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上了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馬一揚鬣，車輪已經轉動。只幾個轉動，街角的牆影，便將我親愛的人們和我的，相互的視

我又微笑着向後一倚。自此入夢！此後的就是夢境了！

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這昏昏地匆匆地一別，便把我別到如雲的夢中來！九個月來懸在雲霧裏，眼前飛掠的只是夢幻泡影，一切色、聲、香、味、觸、法，都很異樣，很麻木，很飄浮。我掙扎把握，也掙不到一點真實！

這種感覺不是全然於我無益的，九個月來，不免有時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宛轉，無可奈何的時節，我就茫然四顧的說，「不管他罷，這一切原都在夢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鄉愁，也這樣迷迷糊糊地讓他過去了！

八，三，一九二三。北京。

# 10

只是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然而前天我追寫的時候，我的眼淚流的比筆尖移動得還快！亭中寂寂，濃密的松枝外，好鳥時鳴，嫣紅姹紫開遍；而我除了膝上的紙

筆，和一方溼透的紗巾外，看不見別的！

我寫時不須思索，沒有着力，而回憶如大河泛決，奔越四流。我恨不能百管齊下，同時描述了，每一段時間，每一個人，每一端思念！

我寫時因嗚咽而中斷了好幾次，歸結只寫了顧一失百的那一篇，而那一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無盡，每一小段都能演繹到千萬言！

文藝既憑藉着主觀的欣賞，我寫時如雨的眼淚，未必能普遍的感動了世間一切有情。但因着字字真切的本地風光，在那篇中提名的人，決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憶，而終於墜淚，第一個人就是我的母親！

我遠道寄回這幾篇去，我不能伴她同讀，引動她的傷感後，不能有即時笑語的慰藉，我誠何心？

然而不須感傷，我至愛的母親！我靈魂是驅殼的主宰，別離之前，雖不知離愁深刻到如斯，而未嘗不知別離之苦。我要推卻別離，沒有別離敢來挽我。爲着人生，我曾自願不住的押着別淚，作此「弱遊」！

別的不說，只這昏昏地匆匆地一別，先在世上絕對的承認了一個「我」的存在，爲幸已

多！

鄉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證實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確有個感受痛苦的心靈與軀殼故！

既承認了「我」，就不能不承認宇宙中無量數的「他」，更不能不承認了包羅一切的「生命」，以及生命的一切。

我既絕對承認了生命，我便願低頭去領略。我便願遍嘗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願遍嘗！——我甘心樂意以別的淚與病的血爲費，推開了生命的宮門。

我曾說：

「別離碎我爲微塵，和愛和愁，病又把我團捏起來，還敷上一層智慧。等到病又手退立，仔細端詳，放心走去之後；我已另是一個人！」

「她已漸遠漸杳，我雖沒有留她的意思，望着她的背影，卻也覺得有些淒戀。我起來試走，我的軀體輕健；我舉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長着婆婆的芳草。我要從此走上遠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謝病與別離。二十餘年來，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

所以，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憑着血與淚，我已推開了生命神祕的宮門。因着鉅大的代

價，我從此要領受人生，享樂人生。

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悲哀只是一霎時，我的青春活潑的心，決不作悲哀的留滯。日來漸慣了單寒羈旅，離愁已淺，病緣已斷；只往事忽忽追憶，難得當日安樂縱橫，貽我以抒寫時的灑落與回味！

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往事的追寫，決不啻摧耗了我的精神。有把筆的可能，總未到悲哀的極致，母親寄我的信中曾有：

「除夕我因你不在，十分難過，就想寫信，提起筆來，心中一陣難受，又放下了筆，不能再寫……」可知到了悲極，決無能力把筆！我只灑灑落落寫來，寫完心釋。投筆之後，就讓他從此成爲「往事」，不予以多一刻的留連！

往事願都撇在一邊！——現在我收了紙筆，要在斜陽中下了山亭。春光真明媚！芊芊無際的山坡上，開了萬樹不知名的黃的，白的，紅的，紫的花，內中我只認得櫻花已開，丁香已含苞，楊柳的嫩黃，與松枝的深綠，織以知更雀的紅胸，真是異樣的鮮明！此行循着紫羅蘭路，也許採些野花歸去。

願上帝祝福母親！



願上帝祝福母親！

五，一九，一九二四。青山。

每憶未的日月，是那段「往事」發生的時期與地點，和寫作的時地，是不相干的。

附註

## 寄小讀者四版自序

假如文學的創作，是由於不可遏抑的靈感，則我的作品之中，只有這一本是最自由，最思索的了。

這書中的對象，是我摯愛恩慈的母親。她是最初也是最後我所戀慕的一個人，我提筆的時候，總有她的顰眉或笑臉，湧現在我的眼前。她的愛，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擔負別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記自己的痛苦。生命中的經驗，漸漸加增，我也漸漸的擷到了生命花叢中的尖刺。在一切軀殼和靈魂的美麗芬芳的誘惑之中，我受盡了情感的顛簸；而「到底爲誰活着？」的觀念，也日益明瞭……

感謝上帝，在我最初一鱗不昧的入世之日，已予我以心靈永久的皈依和寄託——

我無有話說，人生就是人生！母親付予了我以靈魂和肉體，我就以我的靈肉來探索人生。以往的試驗探索的結果，使我寫寄了小朋友這些書信。這書中有幼稚的歡樂，也有天真的眼淚！

年來筆下銷沈多了，然而我覺得那抒寫的情緒，總是不絕如縷，乙乙欲抽——記得一九二四

年的初春，在沙穰青山的病榻上，背倚着樓欄癡望：正是山雨欲來的時候，溼風四起，風片中挾帶着新草的濃香。黑雲飛聚，壓蓋得樓前的層山疊嶂，浮起了豔豔的綠光。天容如墨，而如墨的雲隙中，萬縷霞光，燦穿四射，影滿大地！我那時神悚目奪，瞿然驚悅，我在預覺着這場風雨後芳馨濃郁的春光！

小朋友！朗潤園池中春冰已泮，而我懷仍結！在這如結久蘊的情懷之後，我似乎也覺着筆下來歸的隱隱的春光。我在牆頭小山上徐步，土溼如膏，西望玉泉山上的塔，和礪壽山上的佛香閣，排雲殿等等，都隱在濃霧之中，而濃霧卻遮不住那叢樹枝頭嫩黃的生意，春天來了！

小朋友，冰心應許你在這一春中，再報告你們些幼稚的歡樂，天真的眼淚，雖然她也怕在生命花刺漸漸握滿之後，歡笑不成，眼淚不落……！

小朋友，記取，春天來了！

三，二〇，一九二七。朗潤園。

## 通 訊 一

似會相識的小朋友們：

我以抱病又將遠行之身，此三兩月內，自分已和文字絕緣；因為昨天看見晨報副刊上已特闢了「兒童世界」一欄，欣喜之下，便藉着軟弱的手腕，生疏的筆墨，來和可愛的小朋友，作第一次的通訊。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我是你們天真隊伍裏的一個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從前也會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爲着要保守這一點天真，直到我轉入另一世界時爲止，我懇切的希望你們幫助我，提攜我。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着，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朋友！

小朋友，我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歡有這次的遠行，因爲或者可以從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後的通訊裏，能告訴你們些略爲新奇的事情。——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邊。我有三個弟弟，最小的十三歲了。他念過地理，知道地球是圓的。他開玩笑的和我說：「姊姊，

你走了，我們想你的時候，可以拿一條很長的竹竿子，從我們的院子裏，直穿到對面你們的院子去，穿成一個孔穴。我們從那孔穴裏，可以彼此看見。我看看你別後是否胖了，或是瘦了。」小朋友想這是可能的事情麼？——我又有一個小朋友，今年四歲了。他有一天問我說：「姑姑，你去的方，是比前門還遠麼？」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邊遠呢？還是前門遠呢？

我走了——要離開父母兄弟，一切親愛的人。雖然是時期很短，我也已覺得很難過。倘若我們在風晨雨夕，在父親母親的膝下懷前，姊妹弟兄的行同隊裏，快樂甜柔的時光之中；能聯想到海外萬里有一個熱情忠實的朋友，獨在憫人淒清的天氣中，不能享得這般濃福；則你們一暫時的天真的憐念，從宇宙之靈中，已遙遙的付與我以極大無量的快樂與慰安！

小朋友，但凡我有工夫，一定不使這通訊有長期間的間斷。若是間斷的時候長了些，也請你們體恕我。因為我若不是在童心來復的一刹那頃拿起筆來，我決不敢以成人煩雜之心，來寫這通訊。這一層是要請你們體卹憐憫的。

這信該收束了，我心中草可名狀，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冰心七，廿五，一九二三。

## 通 訊 二

小朋友們：

我極不願在第二次的通訊裏，便劈頭告訴你們一件傷心的事情。然而這件事，從去年起，使我的靈魂受了隱痛，直到現在，不容我不在純潔的小朋友面前懺悔。

去年的一个春夜——很清閒的一夜，已過了九點鐘了。弟弟們都已去睡覺。只我的父親和母親對坐在圓棹旁邊，看書，喫果點，談話。我自己也拿着一本書，倚在椅背上站着看。那時一切都 very 很和柔，很安靜的。

一隻小鼠，悄悄地從棹子底下出來，慢慢的喫着地上的餅屑。這鼠小得很。他無猜的，坦然的，一邊喫着，一邊擡頭看看我——我驚悅的喚起來，母親和父親都向下注視了。四面眼光之中，他仍是怡然的不走。燈影下照見他很小很小，淺灰色的嫩毛，靈便的小身體，一雙閃爍的明亮的小眼睛。

小朋友們，請容我懺悔！一剎那頃我神經錯亂的俯將下去，拿着手裏的書，輕輕地將他蓋

上。——上帝！他竟然不走。隔着書頁，我覺得他柔軟的小身體，無抵抗的蜷伏在地上。

這完全出於我意料之外了！我按着他的手，方在微顫——母親已連忙說：「何苦來！這麼馴良有趣的一個小活物——」話猶未了，小狗虎兒從簾外跳將進來，父親也連忙說：「快放手，虎兒要得着他了！」我又神經錯亂的拿起書來。可恨呵！他仍是怡然的不動。——一聲喜悅的微吼，虎兒已撲着他。不容我喚住，已衝着他從簾隙裏又鑽了出去。出到門外，只聽得他在虎兒口裏，微弱淒苦的啾啾的叫了幾聲，此後便沒有了聲息。——前後不到一分鐘，這溫柔的小活物，使我心上聽的着了一箭！

我從驚惶中吁了一口氣。母親慢慢也放下手裏的書，擡頭看着我說：「我看他實在小得很，無礙得很。否則一定跑了。初次出來覓食，不見回來，他母親在高裏，一定怎樣的想望呢。」

小朋友，我墮落了，我實在墮落了！我若是和你們一般年紀的時候，聽得這話，一定要慢慢挪過去，突然的撲在母親懷中痛哭。然而我那時……小朋友們恕我！我只裝作不介意的笑了笑。

安息的時候到了，我回到臥室裏去。勉强的笑，增加了我的罪孽。我徘徊了半天，心裏不知怎樣纔好——我沒有換衣服，只倚在牀沿，伏在枕上。在這種狀態之下，靜默了有十五分鐘——

我至終流下淚來。

至今已是一年多了。有時讀書至夜深，再看見有鼠子出來，我總覺得憂愧，幾乎要避開。我總想是那隻小鼠的母親，含着傷心之淚，夜夜出來找他，要帶他回去。

不但這個，看見虎兒時想起，夜坐時也想起，這印象在我心中時時作痛。有一次禁受不住，便對一個成人的朋友，說了出來；我揀着受她一場責備，好減除我些痛苦。不想她卻失笑着說：「你真是越來越孩子氣了，針尖大的事，也值得說說！」她漠然的笑容，竟將我以下的話，攔了回去。從那時起，我灰心絕望，我沒有向第二個成人，再提起這針尖大的事！

我小時曾爲一頭折足的蟋蟀流淚，爲一隻受傷的黃雀鳴咽；我小時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時未曾做過不仁愛的事情，但如今墮落了……

今天都在你面前陳訴承認了，嚴正的小朋友，請你們裁判罷！

冰心七，二八，一九二三。北京。



## 通訊三

親愛的小朋友：

昨天下午離開了家，我如同入夢一般。車轉過街角的時候，我回頭凝望着——除非是再看見這綠滿豆葉的棚下的一切親愛的人，我這夢是不能醒的了！

送我的盡是小孩子——從家裏出來，同車的也是小孩子，車前車後也是小孩子。我深深覺得悽惻中的光榮。冰心何福，得這些小孩子天真純潔的愛，消受這甚深而不牽累的離情。

火車還沒有開行，小弟弟冰季別到臨頭，纔知道難過。不住的牽着冰叔的衣袖，說「哥哥，我們回去罷。」他酸淚盈眸，遠遠的站着。我叫過他來，捧住了他的臉，我又無力的放下手來，他們便走了——我們至終沒有一句話。

慢慢的火車出了站，一邊城牆，一邊楊柳，從我眼前飛過。我心沈沈如死，倒覺得廓然；便拿起國語文學史來看，剛翻到「卿雲爛兮」一段，忽然看見書頁上的空白寫着幾個大字：「別忘了小小。」我的心忽然一酸，連忙拋了書，走到對面的椅子上坐下——這是冰季的筆跡呵！小弟

弟、如何還困弄我於別離之後？

夜中只是睡不穩。幾次坐起，開起窗來，只有模糊的半圓的月，照着深黑無際的田野。——車只風馳電掣的，輪聲軋軋裏，奔向着無限的前途。明月和我，一步一步的離家遠了！

今早過濟南，我五時便起來，對窗整髮。外望遠山連綿不斷，都沒在朝靄裏，淡到欲無。只淺藍色的山峯一線，橫亘天空。山坳裏人家的炊煙，濛濛的屯在谷中，如同雲起。朝陽極光明的照臨在無邊的整齊青綠的田畦上。我梳洗畢凭窗站了半點鐘，在這莊嚴偉大的環境中，我只能默然低頭，讚美萬能智慧的造物者。

過泰安府以後，朝露澆零。各站臺都在濃陰之中，最有古趣，最清幽。到此我纔下車稍稍散步，遠望泰山，悠然神往。默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四句，反覆了好幾遍。

自此以後，站臺上時聞皮靴拖踏聲，刀槍相觸聲，又見黃衣灰衣的兵丁，成隊的來往梭巡。我忽然憶起臨城劫車的事，知道快到拘轎岡了，我切願一見。我這時心中只憬憶着梁山泊好漢的生活，武松林沖魯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羨慕什麼分金關，剗皮亭，我羨慕那種激越豪放，大刀闊斧的胸襟！

因此我走出去，問那站在兩車掛接處荷槍帶彈的兵丁。他說快到臨城了，抱轎崗遠在幾十里外，車上是看不見的。他和我說話極溫和，說的是純正的山東話。我如同遠客聽到鄉音一般，起了無名的喜悅。——山東是我靈魂上的故鄉，我只喜歡忠懇的山東人，聽那生怯的山東話。

一站一站的近江南了，我旅行的快樂，已經開始。這次我特意定的自己一間房子，爲的要自由一些，安靜一些，好寫些通訊。我靠在長枕上，近窗坐着。向陽那邊的窗簾，都嚴嚴的掩上。對面一邊，爲要看風景，便開了一半。涼風徐來，這房裏寂靜幽陰已極。除了單調的輪聲以外，與我家中的書室無異。窗內雖然沒有滿架的書，而窗外卻旋轉着偉大的自然。筆在手裏，句在心裡，只要我不按鈴，便沒有人進來攪我。龔定菴有句云：「……都道西湖清怨極，誰分這般濃福？……」今早這樣恬靜喜悅的心境，是我所夢想不到的，書此不但自慰，並以慰弟弟們和記念我的小朋友。

冰心八，四，一九二三，津浦道中。

## 通訊四

小朋友：

好容易到了臨城站，我走出車外。只看見一大隊兵，打着紅旗，上面寫着「……」第二營——」又放炮仗，又吹喇叭；此外站外只是遠山田隴，更沒有什麼。我很失望，我竟不會看見一個穿夜行衣服，帶鏢背劍，來去如飛的人。

自此以南，浮雲蔽日。軌道旁時有小湫。也有小孩子，在水裏洗澡遊戲。更有小女兒，戴着大紅花，坐在水邊樹底作活計，那低頭穿線的情景，煞是溫柔可愛。

過南宿州至蚌埠，軌道兩旁，雨水成湖。湖上時有小舟來往。無際的微波，映着落日，那景物美到不可描畫。——自此人民的口音，漸漸的改了，我也漸漸的覺得心怯，也不知道爲什麼。過金陵正是夜間，上下車之頃，只見隔江燈火燦然。我只想像着城內的秦淮暮愁，而我所能看見的，只是長橋下微擊船舷的黃波浪。

五日絕早過蘇州。兩夜失眠，煩困已極，而窗外風景，浸入我倦乏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

江水伸入田隴，遠遠幾架水車，一簇一簇的茅亭農舍，樹圍水繞，自成一村。水漾輕波，樹枝低亞。當村兒農婦挑着擔兒，荷着鋤兒，從那邊走過之時，真不知是詩是畫！

有時遠見大江，江帆點點，在曉日之下，清極秀極。我素喜北方風物，至此也不得不傾倒於江南之雅澹溫柔。

晨七時半到了上海，又有小孩子來接，一聲「姑姑」，予我以無限的歡喜——到此已經五天了，休息之後，俗事又忙個不了。今夜夜涼如水，燈下只有我自己。在此靜夜極難得，許多姊妹兄弟，知道我來，多在夜間來找我乘涼閒話。我三次拿起筆來，都因門環響中止。憑欄下視，又是哥哥姊姊來看望我的。我慰悅而又惆悵，因為三次延攔了我所樂意寫的通訊。

這只是沿途的經歷，感想還多，不願在忙中寫過，以後再說。夜深了，容我說晚安罷！

冰心八，九，一九二三，上海。

## 通 訊 五

小朋友：

早晨五時起來，趁着人靜，我清明在躬之時，來寫幾個字。

這次過蚌埠，有母女二人上車，茶房直引她們到我屋裏來。她們帶着好幾個提籃，內中一個滿圈着小雞。那時車中熱極，小雞都紛紛的伸出頭來喘氣，那個女兒不住的又將他們按下去。她手脚匆忙，好似彈琴一般。那女兒二十上下年紀，穿着一套麻紗的衣服，一臉的麻子，又滿撲着粉，頭上手上戴滿了簪子，耳珥，戒指，鐲子之類，說話時善能作態。我那時也不知是因爲天熱，心中煩燥，還是什麼別的緣故，只覺得那女孩兒太不可愛。我沒有同她招呼，只望着窗外，一回頭正見她們談着話。那女孩兒不住撒嬌撒癡的要湯要水；她母親穿一套青色香雲紗的衣服，五十歲上下，面目靄然；和她談話的態度，又似愛憐，又似斥責。我旁觀忽然心裏難過，趁有她們在屋，便走了出去——小朋友！我想起我的母親，不覺憑在甬道的窗邊，臨風偷灑了幾點酸淚。

請容我傾吐，我信世界上只有你們不笑話我！我自從去年得有遠行的消息以後，我背着母

親，天天數着日子。日子一天一天的過了，我也漸漸的瘦了。大人們常常安慰我說：「不要緊的，這是好事！」我何嘗不知道是好事？叫我說起來，恐怕比他們說的還動聽。然而我終竟是個弱者，弱者中最弱的一個。我時常暗恨我自己！臨行之前，到姨母家裏去，姨母一面張羅我就坐喫茶，一面笑問：「你走了，捨得母親麼？」我也從容的笑說：「那沒有什麼，日子又短，那邊還有人照應。」——等到姨母出去，小表妹忽然走到我面前，兩手按在我的膝上，仰着臉說：「姊姊，是麼？你真捨得母親麼？」我那時忽然禁制不住，看着她那智慧誠摯的臉，眼淚直奔湧了出來。我好似要墮下深崖，求她牽援一般，我緊握着她的小手，低聲說：「不瞞你說，妹妹，我捨不得母親，捨不得一切親愛的人！」

小朋友！大人們真是可欽羨的，他們的眼淚是輕易不落下来的。他們又勇敢，又大方。在我極難過的時候，我的父親母親，還能從容不動的勸我。雖不知背地裏如何，那時總算體面，堅忍，我感激至於無地！

我雖是弱者，我還有我自己的傲岸！我還不肯在不相干的大人前，披露我的弱點。行前和一切師長朋友的談話，總是喜笑着說的。我不願以我的至情，來受他們的譏笑。然而我卻願以此在上帝和小朋友面前，乞得幾點神聖的同情的眼淚！

窗外是斜風細雨，寫到這時，我已經把持不住。同情的小朋友，再談罷！

冰心八，十二，一九二三，上海。



## 通訊六

小朋友：

你們讀到這封信時，我已離開了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在太平洋舟中了。我今日心脈漣漣的言詞，再不說什麼話，來撩亂你們簡單的意緒。

小朋友，我有一個建議：「兒童世界」欄，是爲兒童闢的，原當是兒童寫給兒童看的。我們正不妨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竭力佔領這方土地。有什麼可喜樂的事情，不妨說出來，讓天下小孩子一同笑笑；有什麼可悲哀的事情，也不妨說出來，讓天下小孩子陪着哭哭。只管坦然而然的，大人前無須畏縮。——小朋友，這是我們積蓄的祕密，容我們低聲匿笑的說罷！大人的思想，竟是極高深奧妙的，不是我們所能以測度的。不知道爲什麼，他們的是非，往往和我們的顛倒。往往我們所以爲刺心刻骨的，他們卻雍容談笑的不理；我們所以爲是渺小無關的，他們卻以爲是驚天動地的事功。比如說罷，開砲打仗，死了傷了幾萬幾千的人，血肉模糊的臥在地上。我們不必看見，只要聽人說了，就要心悸，夜裏要睡不着，或是說夢話的。他們卻不但不介意，而

且很喜歡操縱這些事。又如我們覺得偌大的中國，不拘誰做總統，只要他老老實實，治撫得大家平平安安的，不妨礙我們的遊戲，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而大人們卻奔走辛苦的談論這件事，他舉他，他推他，亂個不了。比我們玩耍時舉「小人王」還難。總而言之，他們的事，我們不敢管，也不會管。我們的事，他們竟是不屑管。所以我們大可暢膽的談談笑笑，不必怕他們笑話。——我的話完了，請小朋友拍手贊成！

我這一方面呢？除了一星期後，或者能從日本寄回信來之外，往後兩個月中，因為道遠信件遲滯的關係，恐怕不能有什麼消息。秋風漸涼，最宜書寫，望你們努力！

在上海還有許多有意思的事，要報告給你們。可惜我太忙，大約要留着在船上，對着大海，慢慢的寫，請等待着。

小朋友！明天午後，真個別離了！願上帝無私照臨的愛光，永遠包圍着我們，永遠溫慰着我們。

別了，別了，最後的一句話，願大家努力做個好孩子！

## 通訊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到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

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載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卻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鄰鄰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

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開了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餛飩山」。這餛飩山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心八，二十，一九二三，神戶。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悄悄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擡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違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會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卻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船面攔邊，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卻難得清平。我只能早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的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月明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千。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便只有她——海的女兒，能慰安我了。I also Waban, 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冰」。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

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同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卻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托。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游」的我，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

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判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利。

## 通 訊 八

親愛的弟弟們：

這裏一天一天的下着秋雨，好像永沒有開晴的日子。落葉紅的黃的堆積在小徑上，有一寸來厚。踏下去又溼又軟。湖畔是少去的了，然而還是一天一遭。很長很闊的道上，自己走着，聽着雨點打在傘上的聲音。有時自笑不知這般獨往獨來，冒雨迎風，是何目的！走到了，石磯上，樹根上，都是溼的，沒有坐處，只能站立一會，望着濛濛的霧。湖水白極淡極，四圍湖岸的樹，都隱沒不見，看不出湖的大小，到覺得神祕。

回來已是天晚，放下綠簾，開了燈，看中國詩詞，和新寄來的晨報附鐫，看到親切處，竟然忘卻身在異國。聽得敲門，一聲「請進」，回頭卻是金髮藍睛的女孩子，笑頰粲然的立於明燈之下，常常使我猛覺，笑而吁氣！

正不知北京怎樣，中國又怎樣了？怎麼在國內的時候，不會這樣的關心？——前幾天早晨，在湖邊石上讀華茲華斯（Wordsworth）的一首詩，題目是我在不相識的人中間旅行：

"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In land beyond the sea,

Nor, England did I know till then

What love I bore to thee,

大意是：

直至到了海外，

在不相識的人中間旅行；

英格蘭！我纔知道我付與你的

是何等樣的愛。

讀此使我恍然如有所得，又悵然如有所失。是呵，不相識的！湖畔歸來，遠遠幾簇樓窗的燈火，繁星般的燦爛，但不會與我以絲毫慰藉的光氣！

想起北京城裏此時街上正聽着賣葡萄，賣棗的聲音呢！我真是不堪，在家時黃昏睡起，秋風



中聽此，往往悽動不寧。有一次似乎是星期日的下午，你們都到安定門外泛舟去了，我自己靜上凝坐，秋風侵衣。一聲聲賣棗牆外傳來，覺得十分黯淡無趣。正不解爲何這般寂寞，忽然你們的笑語喧嘩也從牆外傳來，我的惆悵，立時消散。自那時起，我承認你們是我的快樂和慰安，我也明白只要人心中有了春氣，秋風是不會引人愁思的。但那時卻不會說與你們知道。今日偶然又想起來，這裏雖沒有賣葡萄甜棗的聲響，而窗外風雨交加。——爲着人生，不得不別離，卻又禁不起別離，你們何以慰我？……一天兩次，帶着鑰匙，憂喜參半的下樓到信樹前去，隔着玻璃，看不見一張白紙。又近看了看，實在沒有。無精打采的挪上樓來，不止一次了！明知萬里路，不能天天有信，而這兩次終不肯不走，你們何以慰我？

夜漸長了，正是讀書的好時候，願隔着地球，和你們一同勉勵着在晚餐後一定的時刻用功。只恐我在燈下時，你們卻在課堂裏——回家千萬常在母親跟前！這種光陰是貴過黃金的，不要輕輕拋擲過去。要知道海外的姊姊，是如何的羨慕你們！——往常在家裏，夜中寫字看書，只管漫無限制。橫豎到了休息時間，父親或母親就會來催促的。擱筆一笑，覺得樂極。如今到了夜深人倦的時候，只能無聊的自己收拾收拾，去做那還鄉的夢。弟弟！想着我，更應當盡量消受你們眼前歡愉的生活！

菊花上市，父親又忙了，今年種得多不多？我案頭只有水仙花，還沒有開，總是含苞，總是希望，當當引起我的喜悅。

快到晚餐的時候了，美國的女孩子，真愛打扮。尤其是夜間。第一遍鐘響，就忙着穿衣敷粉，紛紛晚妝。夜夜晚餐桌上，個個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我曾戲譯這四句詩給她們聽。攢三聚五的凝神向我，聽罷相顧，無不歡笑。

不多說什麼了，只有「珍重」二字，願彼此牢牢守着！

冰心十，廿四夜，一九二三，閉壁樓。

倘若你們願意，不妨將這封信分給我們的小朋友看看。途中書信，正在整理，一兩天內不見得能寫寄。將此塞責，也是慰情聊勝無呵！又書。

## 通訊九

這是我姊姊由病院寄給父親的一封信，描寫她病中的生活和感想，真是比日記還詳。我想她病了，一定不能常寫信給兒童世界的小讀者。也一定有許多的小讀者，希望得着她的消息。所以我請於父親，將她這封信發表。父親允許了，我就略加聲明當作小引。想姊姊不至責我多事？

二二，一，一九二四，冰仲，北京交大。

親愛的父親：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尤不願有我的任何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全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

自然又是舊病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血赤是我們的心，是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了我的病！

前兩天的夜裏——病院中沒有日月，我也想不起來——S女士請我去晚餐。在她小小的書室裏，滅了燈，燃着閃閃的燭，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談着東方人的故事。——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從窗外正照着我們；上下兩片輕綃似的白雲，將他托住。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嘆。匆匆的飲了咖啡，披上外衣，一同走了出去。——原來不僅月光如水，星光也爛然滿天！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個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孿生的兄弟星，王后星，末後他悄然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牢牢記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牀上，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她說着起了微喟。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如何的淒清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

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

記否去年的一個冬夜，我同母親夜坐，父親回來的很晚。我迎着走進中門，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也指點給我看：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斗，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的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緲之中，一切微妙的事，——又是一年了！

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上下的曲徑上，緩緩的走着。我心中悄然不怡——半夜便病了。

早晨還起來，早餐後又臥下。午後還上了一課，課後走了出來，天氣好似早春，慰冰湖波光蕩漾。我慢慢的走到湖旁，臨流坐下，覺得弱又無聊。晚霞和湖波的細響，勉強振起我的精神來，黃昏時才回去。夜裏九時，她們發覺了，立時送我入了病院。

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夜中到來看不真切。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笑，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一夜很好，安睡到了天曉。

早晨絕早，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是閉壁樓同學送來的，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牀前的花了，——這是第一次。

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但是花和信，不斷的來，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玫瑰也有，菊花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每封信都很有趣味，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因為同學多了，只認得而龐，名字實在難記！

我情願在這裏病，飲食很精良，護理的又細心。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我的牀一日推移幾次，早晨便推近窗前。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看見圖書館，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對岸秋葉落盡，樓臺也露了出來。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昨日早上，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在枝上站着，好一會才飛走。又看見一頭很小的

松鼠，在上面往來跳躍。

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都被醫生拒絕了。我自此便閉居在這小樓裏，——這屋裏清雅絕塵，有加無已的花，把我圍將起來。我神志很清明，卻又混沌，一切感想都不起，只停在「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的狀態之中。

何從說起呢？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

「——醫院——她麼？——很重要——不許接見——眠食極好，最要的是靜養，——書等明天送來罷，——花和短信是可以的——」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電話也一樣的響，冰仲弟說：

「姊姊麼——好多了，謝謝！」

覺得我真是多事，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

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便是「今天許我寫字麼？」她笑說「可以的，但不要寫的太長。」我喜出望外，第一封便寫給家裏，報告我平安。不是我想隱瞞，因不知從那裏說起。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我說：

「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我臥在牀上，用悠暇的目光，遠遠看着湖水，看着天空。偶然也看見草地上，圖書館，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我如何的幸福呢？沒有那幾十頁的詩，當功課的讀。沒有晨興鐘，促我起來。我開開的背着詩句，看日影漸淡，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如不是因爲想你們，我真不想回去了！」

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黃昏時看護婦進來，四顧室中，她笑着說：「這屋裏成了花窖了。」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日長晝永，萬籟無聲。一室之內，惟有花與我。在天然的禁令之中，杜門謝客，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

把往事一一提起，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我感謝上蒼：過去的二十年中，使我一無遺憾，只有這次的別離，憶起有些兒驚心！

B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醫生只許她說，不許我說。她雙眼含淚，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說：「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我們另有一個……！」

我握着她的手，沈靜的不說一句話。等她放好了花，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望着那「母愛」的後影，我潛然淚下——這是第二次。

夜中絕好，是最難忘之一夜。在衆香國中，花氣氤氳。我請看護姑將兩盞明燈都開了，燈光下，牀邊四圍，淺綠濃紅，爭妍鬪媚，如低眉，如含笑。窗外嚴淨的天空裏，疏星炯炯，枯枝在微風中，顫搖有聲。我凝然肅然，此時此心可朝天帝！

猛憶起兩句：

「消受白蓮花世界，

風來四面臥中央。」

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果然，看護姑微笑的進來，開了窗，放下簾子，挪好了牀，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去，回頭含笑對我說：「太香了，於你不宜，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我只得笑着點首。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放在窗臺上。在黑暗中，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便一



夜的溫香不斷——

「花怕冷，我便不怕冷麼？」我因失望起了疑問，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喜。

日間多眠，夜裏便十分清醒。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纔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我憶起：

「水調歌從鄰院度，

雷聲車是夢中過。」

朋友們送來一本書，是

*Student's Book of Inspiration*

內中有一段恍惚說：

「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這人便是天之驕子。」

真的，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今日黃昏時，窗外的慰冰湖，銀海一般的閃爍，意態何等清

寒？秋風中的枯枝，叢立在湖岸上，何等疏遠？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這廣場上忽陰忽晴，我病中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沈黑中仍是滿了花香，又憶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

他生宜護玉精神！」

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但我欲其真，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

沒有這般的孤立過，連朋友都隔絕了，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

一個美國朋友寫着：

「從村裏回來，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幾乎哭了出來！看見你相片立在桌上，我也難過，告訴我，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

又一個寫着說：

「感恩節近了，快康健起來罷！大家都想你，你長在我們的心裏！」

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

「生命是無定的，人們有時雖覺得很近，實際上卻是很遠。你和我隔絕了，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我！」

中國朋友說：

「今天怎麼樣，要看什麼中國書麼？」  
都只寥寥數字，竟可見出國民性——一夜從雜亂的思潮中度過。

清早的時候，掃除橡葉的馬車聲，輾破曉靜。我又憶起：

「馬蹄隱隱聲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

底下自然又連帶到：

「我今垂翅負天鴻，

他日不羞蛇作寵！」

這時天色便大明了。

今天是感恩節，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晨光熹微，湖波也凝而不流，做出初冬天氣。——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是家族聚會的日子。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很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霧中，我默望窗外，萬物無語，我不禁淚下。——這是第三次。

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每逢佳節，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也是清福。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碧玉案」：

「衆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

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並附了幾個字：

「明天是感恩節，人家都尋歡樂去了，我卻閉居在這小樓裏。然而憶到這孤芳自賞，別有懷抱的句子，又不禁喜悅的笑了。」

花香纏繞筆端，終日寂然。我這封信時作時輟，也用了一天工夫。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

「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很平靜，很喜悅！」

我便走了，我昨天倒是看詩，今天卻是拿書遮着我的信紙。父親！我又淘氣了！

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忽然現在我的牀前。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笑着便來禁止，我無法奈她何。——她走了，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當她在屋裏蹣跚之頃，無端有「身長玉立」四字浮上腦海。

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了，不要以我置念罷！——寄我的愛與家中一切的人！我記念着他們每一個！

這回真不寫了，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旌臺上去找父親。一星燈火裏，我們在山上下彼此喚着。我一憶起，心中就充滿了愛感。如今是隔着我們摯愛的海洋呼喚着了！親愛的父親，再談罷，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女兒燈倚枕。十一，二十九，一九二三。

## 通訊十

親愛的小朋友：

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

母親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說：

「不過有三個月罷了，偏已是這般多病。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已知道慙怕啼哭。許多人圍在牀前，乞憐的眼光，不望着別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

這時眼淚已溼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

「你的彌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抱出到廳堂前。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起了驕傲。」

「只有七個月，我們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欄旁。海波聲中，你已會呼喚『媽媽』和『姊姊』。」

對於這件事，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母親堅執

設是的。在我們家庭歷史中，這事至今是件疑案。

「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以爲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臉和脣都青了，嗚咽不能成聲。我從後屋連忙進來，珍重的攬住。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自此後，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牀前。」

這一節，我彷彿記得，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

「有一次你病得重極了。地上鋪着蓆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親又不在家。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够說的。因着你奇異的智慧，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我打電報給你父親，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陣大風雨，深憂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沈沈的睡了一大覺。這一番風雨，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接了過來。」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親以智慧的眼光，看萬物都是智慧的，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

「頭髮又短，又沒有一刻肯安靜。早晨這左右兩條小辮子，總是梳不起來。沒有法子，父親就來幫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親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兩條小



辦子，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照片！

「陳媽的女兒寶姐，是你的朋友。她來了，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我自己睡午覺。等我醒來，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馬，都當做船，飄浮在臉盆的水裏，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然而從母親口裏，我深深的愛了她。

「已經三歲了，或者快四歲了。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支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脫下靴子，發現了小木鹿。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麼不會說？」

母親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來，她的質問，和我的羞愧，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十幾年前事，提起當面前事說，真是無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癡和愛！

「你最怕我癡神，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你就過來呼喚我，搖撼我，說『媽媽，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我有時喜歡你來拘住我，便故意的癡神

不動。」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我要攪亂她的思路，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是個隱謎！

「然而你自己卻也喜凝神。天天喫着飯，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桌上的鐘和花瓶。一碗飯數米粒似的，喫了好幾點鐘。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開。」

這件事我記得，而且很清楚，因為獨坐沈思的脾氣至今不改。

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我總是臉上堆着笑，眼裏滿了淚。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後我也沒有了，只有母親；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從母親口中，逐漸的發現了，完成了，我自己！她從最初已知道我，認識我，喜愛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她已愛了我了。我從三歲上，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愛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小朋友！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認識你，知道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

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淚，不死心蹋地的愛她，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爲什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不爲什麼」這四個字，從她口裏說出來，何等剛決，何等無回旋！她愛我，不是因爲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兒。總之，她的愛，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層層的磨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爲「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後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驟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響。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樹葉子滿空飛舞，鳥兒歸巢，走獸躲到他的洞穴。萬象紛亂中，

只要我能尋到她，投到她的懷裏……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對於我的愛，不因着萬物毀滅而變更！

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着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向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湧到最高度，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的贊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她自己也如此說！——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我說：「親愛的母親，請你將我所

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隨時記下寄來給我。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祕的自已。」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小朋友！我教給你，你看完了這一封信，放下報紙，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若是她出去了，就去坐在門檻上，靜靜的等她回來——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把她尋見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你說：「母親！若是你有工夫，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我聽！」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你仰着臉，會有無數關於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

然後，——小朋友！我願你告訴我，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

我現在正病着。沒有母親坐在旁邊，小朋友一定憐念我，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回想母親的愛。我病中光陰，因着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談罷，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

你的朋友冰心十二，五號一九二三。聖卜生療養院威爾斯利。

## 通 訊 十 一

小朋友：

從聖卜生醫院寄你們一封長信之後，又是二十天了。十二月十三之晨，我心酸腸斷，以為從此要嘗些人生失望與悲哀的滋味，誰知眼前有這種柳暗花明的美景。但凡有知，能不感謝！

小朋友們知道我不幸病了，我卻沒有想到這病是須休息的，所以當醫生緩緩的告訴我的時候，我幾乎神經錯亂。十三，十四兩夜，淒清的新月，射到我的牀上。瘦長的載霜的白楊樹影，參差滿窗。——我深深的覺出了宇宙間的淒楚與孤立。一年來的計畫，全歸泡影，連找自己一身也不知是何底止。秋風颯然，我的頭垂在胸次。我竟恨了西半球的月，一次是中秋前後兩夜，第二次便是現在了，我竟不知明月能傷人至此！

昏昏沈沈的過了兩日，十五早起，看見遍地是雪，空中猶自飛舞，湖上凝陰，意態淒絕。我蕭然倚窗無語，對着慰冰純潔的饒筵，竟麻木不知感謝。下午一乘輕車，幾位師長帶着心灰意懶的我，雪中馳過深林，上了青山（The Blue Hills）到了沙穰療養院。

如今窗外不是湖了，是四圍山色之中，叢密的松林，將這座樓圍將起來。清絕靜絕，除了幾天幾次火車來往，一道很濃的白煙從兩重山色中串過，隱隱的聽見輪聲之外，輕易沒有什麼聲音。單弱的我，拚着頹然的在此住下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覺得生活很特別。十二歲以前半玩半讀的時候不算外，這總是第一次拋棄一切，完全來與「自然」相對。以讀書，凝想，賞明月，看朝霞爲日課。有時夜半醒來，萬籟俱絕，皓月中天，悠然四顧，覺得心中一片空靈。我縱欲修心養性，那得此半年空閒，幕天席地的日子？百忙中爲我求安息，造物者！我對你安能不感謝？

日夜在空曠之中，我的注意就有了更動。早晨朝霞是否相同？夜中星辰會否轉移了位置？都成了我關心的事。在月亮左側不遠，一顆很光明的星，是每夜最使我注意的。自此稍右，三星一串，閃閃照人，想來不是「牽牛」，就是「織女」。此外秋星窈窕，都羅列在我的枕前。就是我閉目寧睡之中，他們仍明明在上臨照我。無聲的環立，直到天明，將我交付與了朝霞，纔又無聲的隱落隱入天光雲影之中。

說到朝霞，我要擱筆，只能有無言的讚美。我所能說的就是朝霞顏色的變換，和晚霞恰恰相反。晚霞的顏色是自淡而濃，自金紅而碧紫。朝霞的顏色是自濃而淡，自青紫而深紅。然後一輪

朝日，從松嶺捧將上來，大地上一切都從夢中醒覺。

便是不晴明的天氣，夜臥聽簷上夜雨，也是心寧氣靜。頭兩夜聽雨的時候，憶起什麼……  
 第一是難聽夜雨！天涯倦旅，此時心事良苦——」「灑空階更闌未休……似楚江曠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細雨夢回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等句，心中很惆悵的，現在已好些了。小朋友！我筆不停揮，無意中寫下這些詞句。你們未必看過，也未必懂得，然而你們儘可不必研究。這些話，都在人情之中，你們長大時，自己都會寫的，特意去看，反倒無益。

山中雖不大記得日月，而聖誕的觀念，卻充滿在同院二十二個女孩的心中。二十四夜在樓前雪地中間的一棵松樹上，結些燈彩，樹巔一顆大星星，樹下更掛着許多小的。那夜我照當臥在廊下，只有十二點鐘光景，忽然柔婉的聖誕歌聲，沈沈的將我從濃睡中引將出來。開眼一看，天上是月，地下是雪，中間一顆大燈星，和一個猛醒的人。這一切完全了一個透澈晶瑩的世界！想起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前，一個純潔的嬰孩，今夜出世，似他的完全的愛，似他的完全的犧牲，這個澈底光明柔潔的夜，原只是爲他而有的。我側耳靜聽，憶起舊作天嬰中的兩節：



馬槽裏可能睡眠？

凝注天空——

這清亮的歌聲，

珍重的詔語，

催他思索，

想只有淚珠盈眼，

熱血盈腔。

奔赴着十字架，

奔赴着荊棘冠，

想一生何會安頓？

繁星在天，

夜色深深，

開始的負上罪擔千鈞！

此時心定如冰，神清若水，默然肅然，直至歌聲漸遠，隱隱的只餘山下孩童奔逐歡笑祝賀之聲，我漸漸又入夢中。夢見冰伸肩着四絃琴，似愁似喜的站在我面前，拉着最熟的調子是「我如何能離開你？」聲細如絲，如不勝清怨，我淒惋而醒。天幕沈沈，正是聖誕日！

朝陽出來的時候，四圍山中松梢的雪，都映出粉霞的顏色。一身似乎擁在紅雲之中，幾疑自己已經仙去。正在凝神，看護婦已出來將我的牀從廊上慢慢推到屋裏，微笑着道了「聖誕大喜」，便捧進幾十個紅絲纏繞，白紙包裹的禮物來，堆在我的牀上。一包一包的打開，五光十色的玩具和書，足足的開了半點鐘。我喜極了，一剎那頃童心來復，忽然想要跑到母親牀前去，搖醒她，請她過目。猛覺一身在萬里外！……只無聊的隨便拿起一本書來，顛倒的，心不在焉的看。

這座樓素來沒有火，冷清清的如同北冰洋一般。難得今天開了一天的汽管，也許人坐在屋裏，覺得適意一點。果點和玩具和書，都堆疊在桌上，而弟弟們以及小朋友們卻不能和我同樂。一室寂然，窗外微陰，雪滿山中。想到如這回不病，此時正在紐約或華盛頓，塵途熱鬧之中，未必能有這般的清福可享，又從失意轉成喜悅。

晚上院中也有個慶賀的會，在三層樓下。那邊露天學校的小孩子們也都來了，約有二十個。——那些孩子都是居此治療的，那學校也是為他們開的。我還未曾下樓，不得多認識他們。

想再有幾天，許我游山的時候，一定去看他們上課遊散的光景，再告訴你們些西半球帶病行樂的小朋友們的消息——廳中一棵裝點的極其輝煌的聖誕樹，上面繫着許多的禮物。醫生一包一包的帶下去，上面註有各人的名字，附着滑稽詩一首，是互相取笑的句子。那禮物也是極小卻極有趣的東西。我得了一支五彩漆管的鉛筆，一端有個橡皮帽子，那首詩是：

親愛的，你天天在牀上寫字，寫字，

必有一日犯了醫院的規矩，

墨水沾污了牀單。

給你這一支鉛筆，還有橡皮，

好好的用罷，

可愛的孩子！

醫生看護以及病人，把那廳坐滿了。集合八國的人，老的少的，唱着同調的曲。也倒燈火輝煌，歌聲嘹亮的過了一個完全的聖誕節。

二十六夜大家都覺乏倦了，鴉雀無聲的都早去安息。雪地上那一顆燈星，卻仍是明明遠射。我關上了屋裏的燈，倚窗而立，燈光入戶，如同月光一般。憶起昨夜那些小孩子，接過禮物攢三集五，聚精凝神，一層層打開包裹的光景，正在出神。外間敲門，進來了一個希臘女孩子，她從沈黑中笑迫，「好一個詩人呵！我不見燈光，以為你不在屋裏呢！」我悄然一笑，才覺得自己是在山間萬靜之中。

自那時又起了鄉愁——恕我不寫了，此信到日，正是故國的新年，祝你們快樂平安！

冰心十二，二十六，一九二三，沙穰療養院。

## 通訊十二

小朋友：

滿廊的雪光，閱讀了母親的來信，依然不能忍的流下幾滴淚。——四圍山上的層層的松枝，載着白絨般的很厚的雪，沈沈下垂。不時的掉下一兩片手掌大的雪塊，無聲的堆在雪地上。小松呵！你受造物的滋潤是過重了！我這過分的被愛的心，又將何處去交卸！

小朋友，可怪我告訴過你們許多事，竟不會將我的母親介紹給你。——她是這麼一個母親：她的話句句使做兒女的人動心，她的字，一點一畫都使做兒女的人下淚！

我每次得她的信都不會預想到有什麼感觸的。往往讀到中間，至少有一兩句使我心酸淚落。這樣深濃，這般沈摯，開天闢地的愛情呵！願普天下一切有知，都來頌讚！

以下節錄母親信內的話，小朋友，試當她是你自己的母親，你和她相離萬里，你讀的時候，你心中覺得怎樣？

「我讀你『寄母親』的一首詩，我忍不住下淚，此後你多來信，我就安慰多了！」

十月十八日

「我心靈是和你相連的。不論在做什麼事情，心中總是想起你來……十月二十七日

「我們是相依爲命的。不論你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你母親的心魂，總繞在你的身旁，保護你擁抱你，使你安安穩穩一天一天的過去。」

十一月九日

「我每遇晚飯的時候，一出去看見你屋中電燈未息，就彷彿你在屋裏，未來喫飯似的。就想叫你，猛憶你不在家，我就很難過！」

十一月二十二日

「你的來信和相片，我差不多一天看了好幾次，讀了好幾回。到夜中睡覺的時候，自然是夢魂飛越在你的身旁，你想做母親的人，那個不思念她的孩子？……」

十一月二十六日

經過了幾次的酸楚，我忽發悲願，願世界上自始至終就沒有我，永滅母親的思念。一轉念縱使沒有我，她還可有別的女孩子做她的女兒，她仍是一般的牽掛，不如世界上自始至終就沒有母親。——然而世界上古往今來百千萬億的母親，又當如何？且我的母親已經澈底的告訴我：「做母親的人，那個不思念她的孩子！」

爲此我透澈的覺悟，我死心塌地的肯定了我們居住的世界是極樂的。「母親的愛」打千百轉

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人和萬物種種一切的互助和同情。這如火如荼的愛力，使這疲緩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感謝上帝，經過了別離，我反覆思尋印證，心潮幾番動盪起落，自我和我的母親，她的母親，以及他的母親接觸之間，我深深的證實了我年來的信仰，絕不是無意識的！

真的，小朋友！別離之前，我不會懂得母親的愛動人至此，使人一心一念，神魂奔赴……我不須多說，小朋友知道的比我更澈底。我只願這一心一念，永住永存，盡我在世的光陰，來謳歌頌揚這神聖無邊的愛！聖保羅在他的書信裏，說過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是：「我爲這福音的奧祕，做了帶鎖練的使者。」一個使者，卻是帶着奧妙的愛的鎖練的！小朋友，請你們監察我，催我自強不息的來奔赴這理想的最高的人格！

這封信不是專爲介紹我母親的自身，我要提醒的是「母親」這兩個字。誰無父母，誰非人子？母親的愛，都是一般；而你們天真中的經驗，卻千百倍的清晰濃摯於我！母親的愛，竟不能使我在人前有絲毫的得意和驕傲，因爲普天下沒有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小朋友，誰道上天生人有厚薄？無貧富，無貴賤，造物者都預備一個母親來愛他。又試問鴻濛初闢時，又那裏有貧富貴賤，這些人造的制度階級，遂令當時人類在母親的愛光之下，個個自由，個個平等！

你們有這個經驗麼？我往往有愛世上其他物事勝過母親的時候。爲着兄弟朋友，爲着花鳥蟲魚，甚至於爲着一本書一件衣服，和母親濶拗爭執，當時只弄嬌癡。就是母親，也未嘗介意。如今病榻上寸寸迴想，使我有無限的驚悔。小朋友！爲着我，你們自此留心，只有母親是真愛你的。她的勸誡，句句有天大的理由。花鳥蟲魚的愛是暫時的，母親的愛是永遠的！

時至今日，我偶然覺悟到，因着母親，使我承認了世間一切其他的愛，又冷淡了世間一切其他的愛。

青山雪霽，意態十分清冷。廊上無人，只不時的從樓下飛到一兩聲笑語，真是幽靜極了。造物者的意旨，何等的深沈呵！把我從歲暮的塵囂之中，提將出來，叫我在深山萬靜之中，來輾轉思索。

說到我的病，本不是什麼大症候，也就無所謂全愈。現在只要慢慢的休息着。只是逃了幾個月的學，其中也有幸有不幸。

這是一九二三年的末一日，小朋友，我祝你們的進步。

冰心十二，三十一，一九二三，青山沙嶺。



## 通訊十三

親愛的母親：

這封信母親看到時，不知是何情緒。——會記得母親有一個女兒，在母親身畔二十年。會招母親歡笑，也會惹母親煩惱。六個月前，她竟橫海去了。她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這封信便是她寫的。

如今她自己寂然的在燈下，聽見樓下悠揚淒婉的音樂，和欄旁許多女孩子的笑聲，她只出不去。她剛覆了幾封國內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緒潮湧。是她到沙穰以來，第一次的驚心。人家問她功課如何，聖誕節會到華盛頓紐約否，她不知所答。光陰從她眼前飛過，她一事無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結的心，不知交給誰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紙上縱橫寫了無數的「算未抵人間離別！」直到寫了滿紙，她自己才猛然驚覺，也不知這句從何而來！

母親呵！我不應如此說。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詛咒。——但些時的悵惘，也該覺着罷！些時的悲哀而平靜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濤中顛簸，失措的舟子，抱着橈竿，哀喚着「天妃」的慈號。我的心舟在起落萬丈的思潮中震盪時，母親！縱使你在萬里外，寫到「母親」兩個字在紙上時，我無主的心，已有了着落。

一月十夜

昨夜寫到此處，看護進來催我去睡。當時雖有無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嘗不深幸有她來阻止我，否則儘着我往下寫，不寧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創造出怎樣感傷的話來！

母親！今日沙穰大風雨，天地爲白，草木低頭。晨五時我已覺得早霞不是一種明媚的顏色，慘綠怪紅，淒厲得可怖！只有八時光景，風雨漫天而來！大家從廊上紛紛走進自己屋裏，拚命的推着關上門窗。白茫茫裏，羣山都看不見了。急雨打進窗紗，直擊着玻璃，從窗隙中濺了進來。狂風循着屋脊流下，將水洞中積雨，吹得噴泉一般的飛灑。我的煩悶，都被這驚人的風雨，吹打散了。單調的生活之中，原應個大破壞。——我又忽然想到此時如在約克遜舟上，太平洋裏定有奇景可觀。

我們的生活是太單調了，只天天隨着鐘聲起臥休息。白日的生涯，還不如夢中熱鬧。松樹的

綠意總不改，四圍山景就沒有變遷了。我忽然恨松柏爲何要冬青，否則到底也有個紅白綠黃的更換點綴。

爲着止水般無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們了！這裏的女孩子，只低頭刺繡。靜極的時候，連針穿過布帛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我有時也繡着玩，但不以此爲日課；我看點書，寫點字，或是倚欄看村裏的小孩子，在遠處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車。有一天靜極忽發奇想，想買幾掛大爆仗來放放，震一震這寂寂的深山，叫他發空前的回響。——這裏，做夢也看不見爆仗。我總想得柵發響的東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手槍在手裏，安上子彈，擡起槍來，一扳，砰的一聲，從鐵窗紗內穿將出去！要不然小汽槍也好，——但這至終都是潛伏在我心中的幻夢。世界不是我一個人的，我不能任意的破壞沙穰一角的柔靜與和平。

母親！我童心已完全來復了。在這裏最適意的，就是靜悄悄的過個性的生活。人們不能隨便來看，一定的時間和風雪的長途都限制了他們。於是我連一天兩小時的無謂的周旋，有時都不必作。自己在門窗洞開，陽光滿照的屋子裏，或一角迴廊上，三歲的孩子似的，一邊忙忙的玩，一邊嗚嗚的唱。有時對自己說些極癡騷的話。休息時間內，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輕輕的爲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沒有母親在我旁邊！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極小的孩子的徑路奔放發展：每天臥在牀上，看護把我從屋裏推出廊外的時候，我仰視着她，心裏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牀是我的搖籃。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兩顆稍遠，我當他是我的大弟弟，因為他稍大些，能够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走游玩，卻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

這三顆星總是第一班從暮色中出來，使我最先看見；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隱去。在衆星之後，和我道聲「暫別」。因此引起了我的愛憐繫戀，便白天也能憶起他們來。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書上，尋求出他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不想尋求了。我已替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的總名是「兄弟星」；他們各顆的名字，就是我的三個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啊，

我靈魂裏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靈魂深處的孩子呵！

——繁星四

如今重憶起來，不知是說弟弟，還是說星星！——自此推想下去，靜美的月亮，自然是母親了。我半夜醒來，開眼看見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穩的在她的愛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燦爛的太陽，自然是父親了。他從對山的樹梢，雍容爾雅的上來，他又溫和又嚴肅的對我說「又是一天了」！我就歡歡喜喜的坐起來，披衣從廊上走到屋裏去。

此外滿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親愛的人。這樣便同時愛了星星，也愛了許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願永遠如此想；我也願永遠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風雨，我偶然憶起一首詩：題目是小神祕家，是 Louis Untermeyer 做的，我錄譯於下；不知當年母親和我坐守風雨的時候，我也曾說過這樣如癡如慧的話沒有？

We sat together close and warm, My little tired boy and I—

Watching across the evening sky

The coming of the storm.

No rumblings rose, no thunders or shew

The west-wind scarcely sang loud;

But from a huge and solid cloud

The summer lightning flashed,

And then he whispered "Father, watch;

I think God's going to light His moon——

"And when, my boy—— Oh very soon:

I saw Him strike a match!"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兒子和

很暖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風雨正要來到。

沒有隆隆的雷響，

西風也不着意的吹；

只在屯積的濃雲中，

有電光閃爍。

這時他低聲對我說：「父親，看看；

我想上帝要點上他的月亮了——」

「孩子，什麼時候呢——」「呀，快了。

我看見他劃了取燈兒！」

風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風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還要寫點別的文字，我在此停住了。母親，這封信我想也轉給小友們看一看，我每憶起他們，就覺得欠他們的債。途中通訊的碎稿，都在閉壁樓的空屋裏鎖着呢。她們正百計防止我寫字，我不敢去向她們要。我素不輕許願，無端破了一回例，遣我以日夜耿耿的心；然而爲着小孩子，對於這次的許願，我不會有半星兒的追悔。只恨先忙後病的我對不起他們。——無限的鄉心，與此信一齊收束起，母親，真個不寫了，海外山上養病的女兒，祝你萬萬福！

一，十一，一九二四，齊山沙嶺。



## 通訊十四

我的小朋友：

黃昏睡起，閒步着繞到西邊迴廊上，看一個病的女孩子。站在她牀前說着話兒的時候，擡頭看見松梢上一星朗耀，她說：「這是你今晚第一顆見到的星兒，對她祝說你的願望罷！」——同時她低低的慶着一支小曲，是：

Star light

Star bright

First star I see to-night

Wish I may

Wish I might

Have the wish I wish to night

小朋友：這是一支極柔媚的兒歌。我不想翻譯出來。因為童謠完全以音韻見長，一翻成中國字，念出來就不好聽，大意也就是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話，——倘若你們自己能念，或是姊姊哥哥，姑姑母親，能教給你們念，也就更好。——她說到此，我略不思索，我合掌向天說：「我願萬里外的母親，不太為平安快樂的我憂慮！」

扣計今天或明天，就是我母親接到我報告抱病人山的信之日，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談論，長吁短嘆，豈知無知無愁的我，正在此過起止水浮雲的生活來了呢！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寄給國內朋友一封信，我說「沙穰療養院，冷冰冰的如同雪洞一般。我又整天的必須在朔風裏。你們圍爐的人，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與造化掙扎！」如今想起，又覺得那話說得太無謂，太怨望了，未曾聽見掙扎有如今這般溫柔的掙法！

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無論怎樣高貴偉大的人，對此切己的事，也絲毫不能為力。這時節只能將自己當作第三者，旁立靜聽着造化的安排。小朋友，我凝神有着造化輕舒慧腕，來安排我的命運的時候，我忍不住失聲讚嘆他深思和玄妙。

往常一日幾次匆匆走過慰冰湖，一邊看晚霞，一邊心裏想着功課。偷閒划舟，擡頭望一望瀾

瀟的湖波，低頭看滴答滴答消磨時間的手錶。心靈中真是太苦了。然而萬沒有整天的放下正事來賞玩自然的道理。造物者明明在上，看出了我的隱情，眉頭一皺，輕輕的賜與我一場病，這病乃是專以拋撇一切，遊泛於自然海中爲治療的。

如今呢？過的是花的生活，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微風細雨之中；過的是鳥的生活，游息於山巔水涯，寄身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牀裏；過的是水的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過的是雲的生活，隨意的裊裊卷舒。幾十頁幾百頁絕妙的詩和詩話，拿起來流水般當功課讀的時候，是沒有的了。如今不再幹那愚拙、煞風景的事。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詩，也慢慢的拿起，反覆吟誦，默然深思。

我愛聽碎雪和微雨，我愛看明月和星辰。從前一切世俗的煩憂，占積了我的靈府。偶然一舉目，偶然一傾耳，便忙忙又收回心來，沒有一次任他奔放過。如今呢，我的心，我不知怎樣形容他，他如蛾出繭，如鷹翔空……

碎雪和微雨在簷上，明月和星辰在欄旁，不看也得看，不聽也得聽，何況病中的我，應以他們爲第二生命。病前的我，願以他們爲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

這故事的美妙，還不止此，「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

的時候，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贊美他！小朋友！漫遊的生涯，從今開始了！

山後是森林仄徑，曲曲折折的在日影掩映中引去，不知有多少遠近。我只走到一端，有大巖石處爲止。登在上面眺望，我看見滿山高下下的松樹。每當我要縹緲深思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獨自低首行來，我聽見乾葉枯枝，檣檣楂楂在樹巔相語。草上的薄冰，踏着沙沙有聲。這時節，林彩沈蔭中，我凝然黯然，如有所感。

山前是一層層的大山地，爽闊空曠，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層場的盡處，就是一個大冰湖，環以小山高樹，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我最喜在湖上如飛的走過。每逢我要活潑天機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我沐浴着微暖的陽光，在樹根下坐地，舉目望着無際的耀眼生花的銀海。我想天地何其大，人類何其小。當歸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時候，清風過耳，我欣然超然，如有所得。

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曾寫了一段小文字，我不十分記得了，大約是：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

可以和自然對話，

計畫定了

岩石點頭

草花歡笑。

造物者！

在我們星馳的前途，

路站上

再遙遙的安置下

幾個早晨的深谷！

原來，造物者有我安置下的幾個早晨的深谷，卻在離北京數萬里外的沙穰。我何其「無心」，造物者何其「有意」？——我還憶起，有「空谷足音」，和杜甫的「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一首詩，我翻來覆去的背誦，只憶得「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摘花不插鬢，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這八句來。黃昏時又去了。那時想起的，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歸途中又誦「雲無心

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小朋友，願你們用心讀古人書，他們常有一定的環境中，說出你心中要說的話！

春天已在雲中微笑，將臨到了。那時我更有溫柔的消息，報告你們。我逐日遠走開去，漸漸又發現了幾處斷橋流水。試想看，胸中無一事留滯，日日南北東西，試揭自然的簾幕，躡足走入仙宮……

這樣的病，這樣的人生，小朋友，請爲我感謝，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沒有咒詛！安息的時候已到，臥看星辰去了。小朋友，我以無限歡喜的心，祝你們多福。

冰心一，一五夜，一九二四，沙穰

廣廳上，四面綠簾低垂。幾個女孩子，在一角窗前長椅上，低低笑語。一角話匣子裏奏着輕婉的提琴。我在當中的方桌上寫這封信。一個女孩子坐在對面爲我畫像，她時時喚我擡頭看她。我聽一聽提琴和人家的笑語，一面心潮緩緩流動，一面時時停筆凝神。寫完時重讀一過，覺得太無次序了，前言不對後語的。然而的確是歡樂的心泉流過的痕跡，不復整理，即付晚郵。

## 通訊十五

仁慈的小朋友：

若是在你們天大的愛心裏，還有空隙，我願介紹幾個可愛的女孩子，願你們加以憐念！

M住在我的隔屋，是個天真爛漫又是完全神經質的女孩子。稍大的驚和喜，都能使她受極大的刺激和擾亂。她臥病已經四年半了，至今不見十分差減。往往剛覺得好些，夜間熱度就又高起來，看完寒暑表，就聽得她伏枕嗚咽。她有個完全美滿的家庭，卻因病隔離了。——我的童心，完全是她引起的。她往往坐在牀上自己喃喃的說：「我父親愛我，我母親愛我，我愛……」我就傾耳聽她底下說什麼，她卻是說：「我愛我自己。」我不覺笑了，她也笑了。她的嬌憨淒苦的樣子，得了許多女伴的愛憐。

R又在M的隔屋。她被一切人所愛，她也愛了一切的人。又非常的技巧，用針用筆，能做許多奇巧好玩的東西。這些日子，正跟着我學中國文字。我第一天教給她「天」「地」「人」三字。她說：「你們中國人太玄妙了，怎麼初學就念這樣高大的字？我們初學，只是『貓』『狗』之

類。「我笑了，又覺得她說的有理。她學得極快，口音清楚，寫的字也很方正。此外醫院中天氣表是她測量；星期日禮拜是她彈琴，病人閱看的報紙，是她照管；圖書室的鑰匙，也在她手裏。她短髮齊頸，愛好天然，她住院已經六個月了。」

E 只有十八歲，昨天是她的生日。她沒有父母，只有哥哥。十九個月前，她病得很重，送到此處。現在可謂好一點，但還是很瘦弱。她喜歡叫人「媽媽」或「姊姊」。她急切的想望人家的愛念和同情，卻又能隱忍不露，常常在寂寞中竭力的使自己活潑歡悅。然而每次在醫生注射之後，屋門開處，看見她埋首在高枕之中，宛轉流涕——這樣的華年！這樣的人生！

D 是個愛爾蘭的女孩子。和我談話之間常常問我的家庭狀況，尤其常要提到我的父親。我只是無心的問答。後來旁人告訴我，她的父親縱酒狂放，醉後時時虐待他的兒女。她的家庭生活，非常的淒苦不幸。她因躲避父親，和祖母住在一處，聽到人家談到親愛時，往往流淚。昨天我得到家書，正好她在旁邊，她似羨似歎的問道：「這是你父親寫的麼？多麼厚的一封信啊！」幸而她不認得中國字，我連忙說：「不是，這是我母親寫的，我父親很忙，不常寫信給我。」她臉紅微笑，又似釋然。其實每次我的家書，都是父母弟弟每人幾張紙！我以為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失愛於父母。我不能閉目推想，也不敢閉目揣想。可憐的帶病而又心靈負着重傷的孩子！



A住在院後一座小樓上。我先不常看見她。從那一次在餐室內偶然回首，無意中她顧我微微一笑。很長的睫毛之下，流着幽嫺貞靜的眼光，絕不是西方人的態度。出了餐室，我便訪到她的名字和住處。那天晚上，在她的樓裏，談了半點鐘的話，驚心於她的颯爽與溫柔。談到海景，她竟贈我一張燈塔的圖畫。她來院已將兩年，據別人說沒有什麼起色。她終日臥在一角小廊上，廊前是曲徑深林，廊後是小橋流水。她告訴我每遇狂風暴雨，看着淒清的環境，想到「人生」兩字，輒驚動不怡。我安慰她，她也感謝，然而彼此各有淚痕！

痛苦的人，豈止這幾個？限於精神，我不能多述！

今早黎明即醒。曉星微光，萬松淡霧之中，我披衣起坐。舉眼望到廊的盡處，我凝注着短牀相接，雪白的枕上，夢中轉側的女孩子。只覺得春愁黯黯，橫空而來。生命中何必有愛，愛正是爲這些人而有！這些痛苦的心靈，需要無限的同情與憐念。我一人究竟太微小了，仰禱上天之外，只能求助於萬里外的純潔偉大的小朋友！

小朋友！爲着跟你們通訊，受了許多友人嚴峻的責問。責我不宜只以悱惻的思想，貢獻你們。小朋友不宜多看這種文字，我也不宜多寫這種文字。爲小朋友和我兩方精神上的快樂與安平，我對於他們的忠告，只有慚愧感謝。然而人生不止歡樂滑稽一方面，病患與別離，只是帶着

酸汁的快樂之果。沈靜的悲哀裏，含有無限的莊嚴。偉大的人生中，是需要這種成分的。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何況這一切本是組成人生的原素，耳聞，眼見，身經，早晚都要了解知道的，何必要隱瞞着可愛的小朋友？我偶然這半年來先經歷了這些事，和小朋友說說，想來也不是過分的不宜。

我與她們強多了，我有快樂美滿的家庭，在第一步就沒有摧傷思想的源路。我能自在遊行，尋幽訪勝，不似她們纏綿牀褥，終日對着懨懨一角的青山。我橫豎已是一身客寄，在校在山，都是一樣；有人來看，自然歡喜，沒有人來，也沒有特別的失望與悲哀。她們鄉關咫尺，卻因病拋離父母。親愛的人，每每因天風雨雪，山路難行，不能相見，於是怨嘆悲歎，整年整月，置身於怨望痛苦之中，這樣的人生！

一而二，二而三的推想下去，世界上的幼弱病苦，又豈止沙積一隅？小朋友，你們看見的，也許比我還多。扶持慰藉，是誰的責任？見此而不動心呵！空負了上天付與我們的一腔熱烈的愛！

所以、小朋友，我們所能做到的：一朵鮮花，一張畫片，一句溫和的慰語，一回殷勤的訪問，甚至於一瞥哀憐的眼光。在我們是不覺得用了多少心，而在單調的枯苦生活，度日如年的病

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賜。訪問已過，花朵已殘，在我們久已忘卻之後；他們在幽閒的病榻上，還有無限的感謝，迴憶與低徊！

我無庸多說，我病中曾受過幾個小朋友的贈與。在你們完全而濃烈的愛心中，投書餽送，都能錦上添花，做到好處。小朋友，我無有實說；我只合掌贊美你們的純潔與偉大。

如今我請你們紀念的這些人，雖然都在海外。但你們憶起這許多苦孩子時，或能以意會意，以心會心的體卹到眼前的病者。小朋友，莫道萬里外的憐憫牽縈，沒有用處，「以偉大思想養汝精神！」日後幫助你們建立大事業的同情心，便是從這零碎的憐念中練達出來的。

風雪的廊上，寫這封信，不但手冷，到此心思也凍凝了。無端拆閱了波司頓中國朋友的一封信，又使我生無窮的感慨。他提醒了我！今日何日，正是故國的歲除。紅燈綠酒之間，不知有多少盈盈的笑語。這裏卻只有寂寂風雪的空山——不寫了，你們的熱情忠實的朋友，在此遙祝你們有個完全歡慶的新年！

冰心二，四，一九二四，沙灘。

## 通 訊 十 六

二弟冰叔：

接到你兩封冗長而懇摯的信，使我受了無限的安慰。是的！「從松樹隙間穿過的陽光，就是你弟弟問安的使者；晚上清涼的風，就是骨肉手足的慰語！」好弟弟！我喜愛而又感激你的滿含着詩意的慰安的話！

出乎意外的又收到你贈我的歷代名人詞選，我喜歡到不可言說。父親說恐怕我已有了，我原有一部古今詞選，放在閉壁樓的書架上。可恨我一寫信要中國書，她們便有百般的阻攔推托。好像凡是中國書都是充滿着艱深的哲理，一看就費人無限的腦力似的。

不忍十分的違反她們的好意，我終於反覆的只看些從病院中帶來的短詩了。我昨夜收到詞選，珍重的一頁一頁的看着，一面想難得我有個知心的小弟弟。

這部詞，選得似乎稍偏於纖巧方面，錯字也時時發現。但大體說起來，總算很好。

你問我去國前後，環境中詩意那處更足！我無疑地想說，「自然是去國後！」在北京城裏，

不能晨夕與湖山相對，這是第一條件。再一事，就是客中的心情，似乎更容易融會詩句。

離開黃浦江岸，在太平洋舟中，青天碧海，獨往獨來之間，我常常憶起「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兩句。因為我無意中看到同舟衆人，當倚欄俯視着船頭飛濺的浪花的時候，眉宇間似乎都含着悽惻的意緒。

到了威爾斯利，慰冰湖更是我的唯一的良友。或是水邊，或是水上，沒有一天不到的。母親壽辰的前一日，又到湖上去了，臨水起了鄉思，忽然憶起左輔的「浪淘沙」詞：

「水軟鱗聲柔，草綠芳洲，碧桃幾樹隱紅樓；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鄉夢不曾休，惹甚閒愁？忠州過了又涪州；擲與巴江流到海，切莫回頭！」

覺得情景悉合，隨手拾起一片湖石，用小刀刻上，「鄉夢不曾休，惹甚閒愁？」兩句，遠遠地拋入湖心裏。自己便頭也不回的走轉來。這片小石，自那日起，我信他永在湖心，直到天地的盡頭。只要湖水不枯，湖石不爛，我的一片寄託此中的鄉心，也永古不能磨滅的！

美國人家，除城市外，往往依山傍水，小巧精緻，窗外籬旁，雜種着花草。真合「是處人家，綠深門戶」詞意。只是沒有圍牆，空闊有餘，深邃不足。路上行人，隔窗可望見翠袖紅妝，可聽見琴聲笑語，詞中之「斜陽卻照深深院，深深深幾許」，「不卷珠簾，人在深深處」，

「牆內秋千牆外道」，「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等句，在此都用不着了！

田野間林深樹密。道路也依着山地的高下，曲折蜿蜒的修來，天趣盎然。想春來野花遍地之時，必是更幽美的。只是逾山越嶺的遊行，再也看不見一帶城牆僧寺。「曲徑通幽處，禪房草木深」，「在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一片孤城萬仞山」，「飲將悶酒城頭睡」，「長煙落日孤城閉」，「簾捲疎星庭戶悄，隱隱嚴城鐘鼓」，等句，在此又都用不着了！

總之，在此處處是「新大陸」的意味，遍地看出鴻濛初闢的痕跡。國內一片蒼古莊嚴，雖然有的只是頹廢剝落的城垣宮殿，卻都令人起一種「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愛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國呵！

迴憶去夏南下，晨過蘇州。火車與城牆並行數里。城內溼煙濛濛，護城河裏繫着小舟，層塔露出城頭，竟是一幅圖畫。那時我已想到出了國門，此景便不能再見了！

說到山中的生活，除了看書遊山，與女伴談笑之外，竟沒有別的日常課。我家靈運公的詩，如「寢癢謝人徒，絕跡入雲峯，巖壑驚耳目，歡愛隔音容」；以及「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萬事難並做，遶生幸可託」，等句，竟將我的生活描寫盡了，我自己更不須多說！

又猛憶起杜甫的「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和蘇東坡的「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對我此時生活而言，直是一字不可移易！青山滿山是松，滿地是雪，月下景物清幽到不可描畫。晚餐後往往至樓前小立，寒光中自不免小起鄉愁。又每日午後三時至五時是休息時間，白天裏如何睡得着？自然只臥看天上雲起，尤往往在此時覆看家書，聯帶的憶到諸弟。

——冰仲怕我病中不能多寫通訊，豈知我病中較閑，心境亦較清，寫的倒比平時多。又我自病後，未曾用一點藥餅，真是「安心是藥更無方」了。

多看古人句子，令自己少寫好些。一面欣與古人契合，一面又有「恨不躡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之歎。——說的已多了，都是你一部詞選，引我掉了半天書袋，是誰之過呢？一笑！

青山真有美極的時候。二月七日，正是五天風雪之後，萬株樹上，都結上一層冰殼。早起極光明的朝陽從東方捧出，照得這些冰樹玉枝，寒光激射。下樓微步雪林中曲折行來，偶然回顧，一身自冰玉叢中穿過。小樓一角，隱隱看見我的簾幕。雖然一般的高處不勝寒，而此瓊樓玉宇，竟在人間，而非天上。

九日晨同女伴乘雪橇出遊。雙馬飛馳，繞遍青山上下。一路林深處，冰枝拂衣，脆折有聲。

白雪壓地，不見寸土，竟是潔無纖塵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結在野櫻桃枝上，紅白相間，晶瑩向日，覺得人間珍寶，無此璀璨！

途中女伴遙指一髮青山，在天末起伏。我忽然想真個離家遠了，連青山一髮，也不是中原了。此時忽覺悠然意遠。——弟弟！我平日總想以「真」爲寫作的惟一條件，然而算起來，不但是去國以前的文字不「真」，就是去國以後的文字，也沒有盡「真」的能事。

我深確的信不論是人情，是物景，到了「盡頭」處，是萬萬說不出來，寫不出來的。縱然幾番提筆，幾番欲說，而語言文字之間，只是搜尋不出配得上形容這些情緒景物的字眼，結果只是擱筆，只是無言。十分不甘泯滅了這些情景時，只能隨意描摹幾個字，稍留些印象。甚至於不妨如古人之結繩記事一般，胡亂畫幾條墨線在紙上。只要他日再看到這些墨跡時，能在模糊縹緲的意境之中，重現了一番往事，已經是滿足有餘的了。

去國以前，文字多於情緒。去國以後，情緒多於文字。環境雖常是清麗可寫，而我往往寫不出。辛又安的一支「羅敷媚」說：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真看得我寂然心死，他雖只說「愁」字，然已盡盡了其他種種一切！——真不知文字情緒不能互相表現的苦處，受者只有我一個人，或是人人都如此？

北京諺語說：「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去年中秋，此地不曾有月。陰曆十四夜，月光燦然。我正想東方諺語，不能適用於西方天象，誰知元宵夜果然雨雪霏霏，十八夜以後，夜夜夢醒見月。只覺空明的枕上，夢與月相續。最好是近兩夜，醒時將近黎明，天色碧藍，一弦金色的月，不遠對着弦月凹處，懸着一顆大星。萬里無雲的天上，只有一星一月，光景真是奇麗。

元夜如何？——聽說醉司命夜，家宴席上，母親想我難過。你們幾個兄弟到會一人一句的笑語慰藉，真是燈草也成了拄杖了！喜笑之餘，並此感謝。

紙已盡，不多談。——此信我以爲不妨轉小朋友一閱。

冰心三，一，一九二四，青山沙欄

## 通訊十七

小朋友：

健康來復的路上，不幸多歧，這幾十天來懶得很；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濃黃的蒲公英，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不禁又憶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後濃陰的天。我早起遊山，忽然在積雪中，看見了七八朵大開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真不知道平凡的草卉，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我回到樓上，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綴將起來，編成王冠的形式。人家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為我的女王加冕，」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歡笑聲中，我只無言的臥在牀上——我不是為女王加冕，竟是為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雖是我所認識的一種草花，但從來是被人輕忽，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卻，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點鐘。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曾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是普遍的愛

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和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成糞土。在我心情怡悅的一刹那頃，高貴清華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佔奪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重量對照，反射又反射；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璀璨輝煌，虹影般的光彩。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為大家都愛雛菊，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不能因為大家都敬禮超人，世上便消滅了庸碌。即使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愛憎，而生滅；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偏愛，也不肯偏憎。悟到萬物相襯托的理，我只願我心如水，處處相平。我願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偏促羞澀，博愛的極端，翻成淡漠。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愛小朋友，有誰知道？

書到此，高天蕭然，樓上風緊得很，再談了，我的小朋友！

冰心五，九，一九二四，沙嶺療養院

## 通 訊 十 八

小朋友：

久違了，我親愛的小朋友！記得許多日子不會和你們通訊，這並不是我的本心。只因寄回的郵件，偶有遲滯遺失的時候。我覺得病中的我，雖能必寫，而萬里外的你們，不能必看。醫生又勸我盡量休息，我索性就歇了下去。

自和你們通信，我的生涯中非病即忙。如今不得不趁病已去，忙未來之先，寫一封長信給你們，補說從前許多的事。

願意我從去年說起麼？我知道小朋友是不厭聽舊事的。但我也不能說得十分詳細，只能就模糊記憶所及，說個大概。無非要接上這條斷鍊。否則我忽然從神戶飛到威爾斯利來，小朋友一定覺得太突兀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神戶

二十早晨就同許多人上岸去。遠遠地看見錨山上那個青草栽成的大錨，在半山，青得非常歷的好看。

神戶街市和中國的差不多。兩旁的店鋪，卻比較的矮小。窗戶間陳列的玩具和兒童的書，五光十色，極其奪目。許多小朋友圍着看。日本小孩子的衣服，比我們的華燦，比較的引人注意。他們的圓白的小臉，烏黑的眼珠，濃厚的黑髮，襯映着十分可愛。

幾個山下的人家，十分幽雅。木牆竹窗，繁花露出牆頭，牆外有小橋流水。——我們本想去山去看雌雄兩谷，——是兩處瀑布。往上走的時候，遇見奔走下山的船上的同伴，說時候已近了。我們恐怕船開，只得回到船上來。

上岸時大家紛紛到郵局買郵票寄信。神戶郵局被中國學生塞滿了。牽不斷的離情！離國剛三日，便有這許多話要同家人朋們說麼？

回來有人戲笑着說：「白話有什麼好處！我們同日本人言語不通，說英文有的人又不懂。寫字罷，問他們『那裏最熱鬧？』他們瞠目莫知所答。問他們『何處最繁華？』卻都恍然大悟，便指點我們以熱鬧的去處，你看！」我不覺笑了。

## 二十一日 橫濱

黃昏時已近橫濱。落日被白雲上下遮住，竟是朱紅的顏色，如同一盞日本的紅紙燈籠，——這原是聯想的關係。

不斷的山，倚欄看着也很美。此時我會用幾個盛快鏡膠片的錫筒，裝了幾張小紙條，封了口，投下海去，任他飄浮。紙上我寫着：

「不論那個漁人檢着，都祝你幸運。我以東方人的至誠，祈神祝福你東方水上的漁人！」以及：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等等的話。

到了橫濱，只算是一個過站，因為我們一直便坐電車到東京去。我們先到中國青年會，以後到一個日本飯店吃日本飯。那店名彷彿是「天香館」，也記不清了。脫鞋進門，我最不慣，大家都笑個不住。侍女們都赤足，和她們說話又不懂，只能相視一笑。席地而坐，仰視牆壁窗戶，都是木板的，光滑如拭。窗外蔭沈，潔淨幽雅得很。我們只吃白米飯，牛肉，乾粉，小菜，很簡單的。飯菜都很硬，我只吃一點就放下了。

飯後就下了很大的雨，但我們的遊覽，並不因此中止，卻也不能從容，只汽車從雨中飛馳，如日比谷公園，靖國神社，博物館等處，匆匆一過。只覺得遊了六七個地方，都是上樓下樓，入門出門，一點印象也留不下。走馬看花，霧裏看花，都是看不清的，何況是雨中馳車，更不必說了。我又有點發熱，冒雨更不可支，沒有心力去流覽，只有兩處，我記得很真切。

一是二重橋皇宮。隆隆的小橋，白石的欄杆，一帶河流之後，立着宮牆。忙中的腦筋，忽覺清醒。我走出車來拍照，遠遠看見警察走來，知要干涉，便連忙按一下機，又走上車去。——可惜是雨中照的，洗不出風景來。但我還將這膠片留下。聽說地震後皇宮也頹壞了，我竟得於災前一瞥眼，可憐焦土！

還有是遊就館中的中日戰勝紀念品和壁上的戰爭的圖畫，周視之下，我心中軍人之血，如泉怒沸。小朋友，我是個弱者，從不會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動。我是沒有主義的人，更顯然的不是國家主義者，我雖那時竟血沸頭昏，不由自主的坐了下去。但在同伴紛紛仇恨之中，我仍沒有說一句話。

我十分歎仄，因為我對你們述說這一件事。我心中雖豐富的帶着軍人之血，而我常是喜愛日本人，我從來不存着什麼屈辱與仇視。只是爲着「正義」，我對於以人類欺壓人類的事，似乎不

能忍受！

我自然愛我的弟弟，我們原是同氣連枝的。假如我有吃不了的一塊糖餅，他和我索要時，我一定含笑的遞給他。但他若逞強，不由分說的向我爭奪；爲着「正義」，爲着要引導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奮然的。懷着滿腔的熱愛來抵禦，並碎此餅而不惜！

請你們饒恕我，對你們說這些神經興奮的話！讓這話在你們心中旋轉一周罷。說與別人我擔着驚怕，說與你們，我卻千放心萬放心，因爲你們自有最天真最聖潔的斷定。

五點鐘的電車，我們又回到橫濱舟上。

### 二十三日 舟中

發燒中又冒雨，今天覺得不舒服。同船的人大半都上岸去，我自己坐着守船。甲板上獨坐，無頭緒的想起昨天車站上的繁雜的木屐聲，和前天船上禮拜，他們唱的「上帝保佑我母親」之曲，心緒很雜亂不寧。日光又熱，下看碼頭上各種小小的貿易，人聲嘈雜，覺得頭暈。

同伴們都回來了，下午船又啓行。從此漸漸的不見東方的陸地了，再到海的盡頭，再見陸地時，人情風土都不同了，爲之悵然。



會在此時，匆匆的寫了一封信，要寄與你們，寫完匆匆的拿着走出輪來，船已徐徐離岸，「此誤又是十餘日了！」我黯然的將此信投在海裏。

那夜夢見母親來，摸我的前額，說：「熱得很——吃幾口藥罷。」她手裏端着藥杯叫我喝。我見那藥是黃色的水，一口氣的喝完了，夢中覺得是橘汁的味兒。醒來只聽得圓窗外海風如吼，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熱便退盡。

### 二十四日以後——舟中

四圍是海的舟島生活，很迷糊恍惚的，不能按日記事了，只略略說些罷。

同行二等三等艙中，有許多自俄赴美難民，男女老幼約有一百多人。俄國人是天然的音樂家，每天夜裏，在最高層上，靜聽着他們在底下彈着琴兒。在海波聲中，那琴調更是淒清錯雜，如泣如訴。同是離家去國的人呵，縱使我們不同文字，不同言語，不同思想，在這淒美的快感裏，戀別的情緒，已深深的交流了！

那夜月明，又聽着這琴聲，我遲遲不忍下艙去。披着氈子在肩上，聊禦那泱泱的海風。船兒只管乘風破浪的一直的走，走向那素不相識的他鄉。琴聲中的哀怨，已問着我們，這般辛苦的載

清萬斛離愁同去同逝，爲名？爲利？爲着何來？「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圓月？」我自問已無話可答了！若不是人聲笑語從最高層上下來，攪碎了我的情緒，恐怕那夜我要獨立到天明！

同伴中有人發起聚斂食物果品，贈給那些難民的孩子。我們從中國學生及別的乘客之中，收聚了好些，送下二等艙去。他們中間小孩子很多，女伴們有時抱幾個小的上來玩，極其可愛。但有一次，因此我又感到哀感與不平。

有一個孩子，還不到兩歲光景，最爲嬌小乖覺。他原不肯叫我抱，好容易用糖和餅，和發響的玩具，慢慢的哄了過來。他和我熟識了，放下來在地下走。他從軟椅中間，慢慢走去，又回來撲到我的膝上。我們正在嬉笑，一擡頭他父親站在廣廳的門邊。想他不能過五十歲，而他的白髮和臉上的皺紋，歷歷的寫出了他生命的顛頓與不幸，看去似乎不止六十歲了。他注視着他的兒子，那雙慈憐的眼光中，竟含着眼淚。小朋友，從至情中流出的眼淚，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晶瑩的含淚的眼，是最莊嚴尊貴的畫圖！每次看見處女或兒童，悲哀或義憤的眼淚，婦人或老人，慈祥 and 憐憫的眼淚，兩顆瑩瑩欲墜的淚珠之後，竟要射出凜然的神聖的光！小朋友，我最敬畏這個，見此時往往使我不敢擡頭！

這一次也不是例外，我只低頭扶着這小孩子走。頭等艙中的女看護——是看護暹船的人們的

——忽然也在門邊發見了。她冷酷的目光，看着那俄國人。說「是誰讓你到頭等艙裏來的，走，走，快下去！」

這可憐的老人蹣跚了。無主倉皇的臉，勉強含笑，從我手中接過小孩子來。以屈辱抱歉的目光，看一看那看護，便抱着孩子疲緩的從扶梯下去。

是誰讓他來的？任一個慈愛的父親，都不肯將愛子交付一個陌生人，他是上來照看他的兒子的。我抱上這孩子來，卻不能護庇他的父親！我心中忽然非常的抑塞不平。只注視着那個胖大的看護，我臉上定不是一種愉悅的表情，而她卻服罪的看我一笑。我四顧這廳中還有許多人，都儼不在意的。我下艙去，晚餐桌上，我終席未曾說一句話！

中國學生開了兩次的遊藝會，都會向船主商量要請這些俄國人上來和我們同樂，都被船主拒絕了。可敬的中國青年，不願以金錢為享受快樂的界限，動機是神聖的。結果雖毫不似預想，而大同的世界，原是從無數的嘗試和奮鬥中得來的！

約克遜船中的侍者，完全是中國廣東人，這次船中頭等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國青年，足予他們以很大的喜悅。最可敬的是他們很關心於船上美國人對於中國學生的輿論。船抵西雅圖之前一天，他們曾用全體名義，寫一篇勉勵中國學生為國家爭氣的話，揭帖在甲板上。文字不十分通

順，而詞意真摯異常，我只記得一句，是什麼；「飄洋過海廣東佬」，是訴說他們自己的飄流，和西人的輕視。中國青年自然也很懇摯的回了他們一封信。

海上看不見什麼，看落日其實也够有趣的了，不過這很難描寫。我看見飛魚，背上兩隻蝗蟲似的翅膀。我看見兩隻大鯨魚，看不見魚身，只遠遠看見他們噴水。

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船上生活，口像聚什麼冬令會，夏令會一般，許多同伴在一起。走來走去，總走不出船的範圍。除了幾個遊藝會演說會之外，談談話，看看海，寫寫信，一天一天的漸漸過盡了。

橫渡太平洋之間，平空多出一日，就是有兩個八月二十八日。自此以後，我們所度的白日，和故國的不同了！鄉中的鄉魂，飛回故國的時候，我們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別離的人！連魂來魂往，都不能相遇麼？

### 九月一日之後

早晨抵維多利亞 (Victoria) 又看見陸地了。感想紛起！那日早晨的海上日出，美到極處。沙鷗羣飛，自小島邊，綠波之上，輕輕的蕩着小舟來。一夜不會睡好，海風一吹，覺得微微悵

憫。船上已來了攝影的人，逼我們在烈日下坐了許久，又是國旗，又是國歌的鬧了半日。到了大陸上，就又有這許多世事！

船徐徐泛入西雅圖(Seattle)。碼頭上許多金髮的人，來回奔走，和登舟之日，真是不同了！大家匆匆的下得船來，到扶橋邊，回頭一望，約克遜號郵船凝默的泊在岸旁。我無端黯然！從此一百六十幾個青年男女，都成了飄泊的風萍。也是一番小小的酒闌人散！

西雅圖是三山兩湖圍繞點綴的城市。連街衢的首尾，都起伏不平，而景物極清幽。這城五十年前還是荒野，如今竟修築得美好異常，可覩國民元氣之充足。

匆匆的遊覽了湖山，赴了幾個歡迎會，三號的夜車，便向芝加哥進發。這串車是專為中國學生預備的，車上沒有一個外人，只聽得處處鄉音。

九月三日以後

最有意思的是火車經過落基山，走了一日。四面高聳的亂山，火車如同一條長蛇，在山半徐徐蜿蜒。這時車後掛着一輛敞車，供我們坐眺。看着巍然的四圍青鬱的厓石，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我總覺得看山比看水滯澀些，情緒很抑鬱的。

途中無可記，一站一站風馳電掣的過去，更留不下印象。只是過米西西比（Mississippi）河橋時，微月下覺得很玲瓏偉大。

七日早到芝加哥（Chicago），從車站上就乘車出遊。那天陰雨，只覺得滿街汽油的氣味。橋市繁盛處多見黑人。經過幾個公園和花屋，是較清雅之處；綠意迎人。我終覺得芝加哥不如西雅圖。而芝加哥的空曠處，比北京還多些青草！

夜住女青年會幹事舍。夜中微雨，落葉打窗，令我撫然，寄家一片，我說：

「幾片落葉，報告我以芝加哥裏的秋風！今夜曾到電影場去，燈光驟明時，大家紛紛立起。我也想回家去，猛覺一身萬里，家還在東流的太平洋水之外呢！」

八日晨又匆匆登車，往波司頓進發。這時才感到離羣。這輛車上除了我們三個中國女學生外，都是美國人了。

仍是一站一站匆匆的過去，不過此時窗外多平原，有時看見山畔的流泉，穿過山石野樹之間，其聲潺潺。

九日近午，到了春野（Spring field）時，連那兩個女伴也握手下車去。小朋友，從太平洋岸，繞到大西洋西岸的路程之末。女伴中只剩我一人了！

九月九日以後

九日午到了所謂美國文化中心的波司頓 (Boston)。半個多月的旅行，才略告休息。

在威爾斯利大學 (Wellesley College) 開學以前，我還旅行了三天，到了綠野 (Greenfield) 春野等處，參觀了幾個男女大學。如侯立歐女子大學 (Holyoke College) 斯密司女子大學 (Smith College) 依默和甫德大學 (Amherst College) 等，假期中看不見什麼，只看了幾座偉大的學校建築。

途中我讚美了美國繁密的樹林，和平坦的道路。

麻撒出色省 (Massachusetts) 多湖，我尤喜在湖畔馳車。樹影中湖光掩映，極其明媚。又有一天到了大西洋岸，看見了沙灘上遊戲的孩子和海鷗，回來做了一夜的童年的夢。的確底，上海登舟，不見沙岸，神戶橫濱停泊，不見沙岸；西雅圖終止，也不見沙岸。這次的海上，對我終是陌生的。反不如大西洋岸旁之一瞬，層層捲蕩的海波，予我以最深的回憶與傷神！

九月十七日以後——威爾斯利

從此過起了異鄉的學校生活。雖只過了兩個多月，而慰冰湖及新的環境和我靜中常起的鄉愁；將我兩個多月的生涯，裝點得十分浪漫。

說也湊巧，我住在閉壁樓（Beebe Hall），閉壁樓和海竟有因緣！這座樓是閉壁約翰船主（Captain John Beebe）捐款所築。因此廳中，及招待室、甬道等處，都懸掛的是海的圖畫。初到時久不得家書，上下樓之傾，往往呆立在平時堆積信件的桌旁，望了無風起浪的海波，聊以慰安自己。

學校如同一座花園，一個個學生便是花朵。美國女生的打扮，確比中國的美麗。衣服顏色異常的鮮艷，在我這是很新穎的。她們的性情也活潑好交，不過交情更浮泛一些，這些天然是「西方的！」

功課的事，對你們說很無味。其餘的以前都說過了。

小朋友，忽忽又已將周年，光陰過得何等的飛速？明知追寫這些事時，要引起我的惆悵，但爲着小朋友，我是十分情願。而且不久要離此，在重受功課的束縛以前，我想到別處山脈海角，過一過漫遊流轉的生涯，以慰我半年閉居的悶損。趁此寧靜的山中，只憑回憶，理清了欠你們的債。敘事也許不真不詳，望你們體諒我是初愈時的心思和精神，沒有輕描淡寫的力量。



此外曾寄「山中雜記」十則，與我的弟弟。想他們不久就轉給你們。再見了，故國故鄉的小朋友！再給你們寫信的時候，我想已不在青山了。

願你們平安！

冰心六，二十八，一九二四，沙轍

## 通 訊 十 九

小朋友：

離青山已將十日了，過了這些天湖海的生涯，但與青山別離之情，不容不告訴你。

美國的佳節，被我在病院中過盡了！七月四號的國慶日，我還想在山中來過。山中自然沒有什麼，只兒童院中的小朋友，於黃昏時節，會插着紅藍白三色的花，戴着彩色的紙帽子，舉着國旗，整隊出到山上遊行，口裏唱着國歌。從我們樓前走過的時候，我們會鼓掌歡迎他們。

那夜大家都在我樓上話別，只是黯然中的歡笑。——睡下的時候，我忽然覺得上下的衾單上，滿了石子似的多刺的東西。拿出一看，卻是無數新生的松子，幸而針刺還軟，未曾傷我，我不覺失笑。我們平時，戲弄慣了，在我行前之末一夜，她們自然要儘量的使一下促狹。

大家笑着都奔散了。我已覺倦，也不追逐她們，只笑着將松子紛紛的都掠在地下。衾枕上有了松枝的香氣！怪不得她們促我早歇，原來還有這一齣喜劇！我臥下，只不會睡。看着沙穰村中噴起一叢一叢的煙火，紅光燭天。今天可聽見鞭砲了，我爲之怡然。

第二天早起，天氣微陰。我絕早起來，悄然的在山中周行。每一顆樹，每一叢花，每一個地方，有我埋存手澤之處，都予以極誠懇愛憐之一瞥。山亭及小橋流水之側，和萬松參天的林中，我會在此流過鄉愁之淚，會在此有清晨之默坐與誦讀，有夫人履——(Lady Singer)和露之採擷，會在此寫過文章與書函。沙穠在我，只覺得瀰漫了閒散天真的空氣。——

黃昏時之一走，又賺得許多眼淚。我自己雖然未曾十分悲慘，也不免黯然。女伴們雁行站在門邊，一一握手。紛紛飛揚的白巾之中，聽得她們搖鈴送我。我看得見她們依稀的淚眼。人生奈何到處是離別？

車走到山頂，我攀牕回望，綠叢中白色的樓屋，我的雪宮，漸從斜陽中隱過。病因緣從今斬斷，我倏忽的生了感謝與些些「來日大難」的悲哀！

我會對朋友說，沙穠如有一片水，我對她的留戀，必不止此。而她是單純真樸，她和我又結的是護持調理的因素。彷彿說來，如同我的乳母。我對她之情，深不及母親，柔不及朋友，但也有另一種自然的感念。

沙穠還澈底的予以我幾種從前未有的經驗如下：

第一是「弱」。絕對的靜養之中，眠食稍一反常，心理上稍有刺激，就覺得精神全廢，溫度

和脈躍都起變化。我素來不十分信「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康之身體」，尤往往從心所欲，過度勞乏了我的身軀。如今理會得身心相關的密切，和病弱擾亂了心靈的安全，我便心誠悅服的聽從了醫士的指揮。結果我覺得心力之來復，如水徐升。小朋友中有偏重心靈方面之發展與快意的麼？望你聽我，不蹈此覆轍！

第二是「冷」。冷得真有趣！更有趣的是我自己毫不覺得，只看來訪的朋友們的瑟縮寒戰，和他們對於我們風雪中戶外生活之驚奇，才知道自己的「冷」。冷到時只覺得一陣麻木，眼珠也似乎在凍着。雙手互握，也似乎沒有感覺。然而我頗小朋友聽得見我們在風雪中的歡笑！凍凝的眼珠，還是看書，沒有感覺的手，還在寫字。此外雪中的拖雪橇，逆風的遊行，松樹都彎曲着俯在地下，我們的臉上也戴上一層雪面具。自膝以下埋在雪裏。四望白茫茫之中，我要驕傲的說：「好的呀！三個月絕冷的風雪中的驅馳，我比你們溫爐暖屋，『雪深三尺不知寒』的人，多練出一些勇敢！」

夜中月明，寒光浸骨，雙頰如抵冰塊。月下的景物都如凝住，不能轉移。天上的冷月凍雲，真冷得璀璨！重衾如鐵，除自己骨和肉有暖意外，天上人間四圍一切都是冷的。我何等的願在這種光景之中呵，我以為惟有魚在水裏可以比擬。睡到天明，衾單近呼吸呵氣處都凝成薄冰。掀衾

起坐，雪紛紛墜，薄冰也迸折有聲。真有趣呵，我了解「紅淚成冰」的詞句了。

第三是「閒」。閒得卻有時無趣，但最難得的是永遠不預想明日如何。我們的生活如印板文字，全然相同的一日一日的悠然過去。病前的苦處，是「預定」。往往半個月後的日程，早已安排就。生命中，豈容有這許多預定，亂人心曲？西方人都永遠在預定中過生活。終日匆匆忙忙的，從容含笑之間，往往有「心焉不屬」的光景。我不幸也曾陷入這種漩渦。沙穰的半年，把「預定」兩字，輕輕的從我的字典中刪去，覺得有說不出的愉快。

「閒」又予我以寫作的自由，想提筆就提筆，想擱筆就擱筆。這種流水行雲的寫作態度，是我一生所未經，沙穰最可紀念處也在此！

第四是「愛」與「同情」。我要以最莊肅的態度來敘述此段。同情和愛，在疾病憂苦之中原來是這般的重大而慰藉！我從來以為同情是應得的，愛是必得的，便有一種輕藐與忽視。然而此應得與必得，只限於家人骨肉之間。因為家人骨肉之愛，是無條件的，換一句話說，是以血統為條件的。至於朋友同學之間，同情是難得的，愛是不可必得的，幸而得到，那是施者自己人格之偉大！此次久病客居，我的友人的餽送慰問，風雪中殷勤的來訪，顯然的看出不是敷衍，不是勉強，至於泛泛一面的老夫人們，手抱着花束，和我談到病情，談到離家萬里，我還無言；她已

際淚。這是人類之所以爲人類，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我一病何足惜？病中看到人所施於我，病後我知何以施於人。一病換得了「施於人」之道，我一病真何足惜！

「同病相憐」這一句話，何等真切？院中女伴的互相憐惜，互相愛護的光景，都使人有無限之讚歎！一個女孩子體溫之增高，或其他病情上之變化，都能使全院女伴起了吁嗟。病榻旁默默的握手，慰言已盡，而哀憐的眼裏，盈盈的含着同情悲憫的淚光！來從四海，有何親眷？只一縷病中愛人愛己，知人知己之哀情，將這些異國異族的女孩兒親密的聯在一起。誰道愛和同情，在生命中是可輕藐的呢？

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瀾漫。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着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

初病時曾戲對友人說：「假如我的死能演出一齣悲劇，那我的不死，我願能演一齣喜劇！」在衆生的生命上，撒下愛和同情的種子，這是否演出喜劇呢，我能於此下深思了！

總之，生命路愈走愈遠，所得的也愈多。我以為爲領略人生，要如滾針氈，用血肉之軀去遍挨遍嘗，要他針針見血！離合悲歡，不盡其致時，覺不出生命的神祕和偉大。我所經歷真不足道！且喜此關一過，來日方長，我所能告訴小朋友的，將來或不止此。

屋中有書三千卷，琴五六具，彈的撥的都有，但我至今未曾動他一動。與水久別，此十日中我自然儘量的過湖擘海邊的生活。水上歸來，只低頭學繡，將在沙穰時淘氣的精神，全部收起。我原說過，只有無人的山中，容得童心的再現呵！

大西洋之遊，還有許多可紀。寫的已多了，留着下次說罷。祝你們安樂！

冰心七，十四，一九二四。默特錄。

## 通 訊 二 十

小朋友：

水畔馳車，看斜陽在水上潑散出的閃爍的金光。晚風吹來，春衫嫌薄。這種生涯，是何等的宜於病後呵！

在這裏，出遊稍遠便可看見水。曲折行來，道滑如拭。重重的樹陰之外，不時倏忽的掩映着水光。我最愛的是玷池（Spot Pond），稱她爲池真委曲了，她比小的湖還大呢！——有三四個小島在水中，上面隨意地長着小樹。池四圍是叢林，綠意濃極。每日晚餐後我便出來遊散。緩馳的車上，湖光中看過了美人芳草！——真是「水邊多麗人」。看三三兩兩成羣攜手的人兒，男孩子都去領捲袖，女孩子穿着顏色極明豔的夏衣，短髮飄拂。輕柔的笑聲，從水面，從晚風中傳來，非常的浪漫而瀟灑。到此猛憶及曾誓對孔子言志，在「暮春者」之後，「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前，加上一句「春服既成」，遂有無限的飄揚態度，真是千古蕩語！

此外的如玄妙湖（Mystic Lake）、偵池（Spy Pond）、角池（Horn Pond）等處，都是很秀



麗的地方。大概湖的美處在「明媚」。水上的輕風，掀起萬疊微波。湖畔再有芊芊的芳草，再有青青的樹林，有平坦的道路，有曲折的白色欄杆，黃昏時便是天然的臨眺乘涼的所在。湖上落日，更是絕妙的畫圖。夜中歸去，長橋上兩串徐徐互相往來移動的燈星，顆顆含着涼意。若是明月中天，不必說，光景尤其移人了！

前幾天遊大西洋濱岸，(Revere Beach)沙灘上遊人如蟻。或坐，或立，或弄潮爲戲，大家都是穿着泗水衣服。沿岸兩三里的遊藝場，樂聲颯颯，人聲嘈雜。小孩子們都在鐵馬鐵車上，也有空中旋轉車，也有小飛艇，五光十色的。機關一動，都紛紛奔馳，高舉凌空。我看那些小朋友們都很歡喜得意的！

這裏成了「人海」。如蟻的遊人，蓋沒了浪花。我覺得無味。我們振轉車來，直到娜罕(Nahant)去。

漸漸的靜了下來。還在樹林子裏，我已迎到了冷意侵人的海風。再三四轉，大海和岩石都橫到了眼前！這是海的真面目呵。浩浩萬里的蔚藍無底的洪濤，壯厲的海風，蓬蓬的吹來，帶着腥鹹的氣味。在聞到腥鹹的海味之時，我往往憶及童年拾卵石貝殼的光景，而驚歎海之偉大。在我抱肩迎着吹人欲折的海風之時。才了解海之所以爲海，全在乎這不可禦的凜然的冷意！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間，岩隙的樹蔭之下，我望着卵巖（Egg Rock），也看見上面白色的燈塔。此時靜極，只幾處很精緻的避暑別墅，悄然的立在斷岩之上。悲壯的海風，穿過叢林，似乎在奏「天風海濤」之曲。支願凝坐，想海波盡處，是羣龍見首的歐洲，我和平的故鄉，比這可望不可即的海天還遙遠呢！

故鄉沒有明媚的湖光；故鄉沒有汪洋的大海；故鄉沒有蔥綠的樹林；故鄉沒有連阡的芳草。北京只是塵土飛揚的街道；泥濘的小胡同；灰色的城牆；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我的故鄉，我的北京，是一無所有！

小朋友，我不是一個樂而忘返的人，此間縱是地上的樂園，我卻仍是「在客」。我寄母親信中曾說：

「——北京似乎是一無所有！——北京縱是一無所有，然已有了我的愛。有了我的愛，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圍裏，住着我最寶愛的一切的人。飛揚的塵土呵，何容我再嗅着我故鄉的香氣……」

易卜生曾說過：「海上的人，心潮往往和海波一般的起伏動盪」，而那一瞬間靜坐在岩上的我的思想，比海波尤加一倍的起伏。海上的黃昏星已出，海風似在催我歸去。歸途中很悵惘。只

是還買了一筐新從海裏拾出的蛤蜊。當我和車邊赤足捧筐的孩子問價時，他仰着通紅的小臉笑向我。他豈知我正默默的爲他祝福，祝福他終身享樂此海上拾貝的生涯！

談到水，又憶起慰冰來，那天送一位日本朋友回南那鐵(South Matlock)去，道經威爾斯利。車駛穿校址，我先看見聖卜生療養院，門窗掩閉的凝立在山上。想起此中三星期的小住，雖仍能微笑，我心實淒然不樂。再走已見了慰冰湖上閃爍的銀光，我只向她一瞥眼。閉壘樓塔院等等也都從眼前飛過。年前的舊夢重尋，中間隔以一段病緣，小朋友當可推知我黯然的心理！

又是在行色匆匆裏，一兩天要到新漢壽(New Hamshire)去。似乎又是在山風松濤之中，到時方可知梗概。晚風中先草此，暑天宜習靜，願你們多寫作！

冰心七，二十二，一九二四，默特佛。

## 通 訊 二 十 一

冰 仲 弟：

到自由 (Freedom) 又五六日了，高處於白嶺 (The White Mountains) 之上，華盛頓 (Mount Washington) 威叩落亞 (Chocorua) 諸嶺都在几席之間。這回真是入山深了！此地高出海面一千尺，在北緯四十四度，與吉林同其方位。早晚都是涼颼襲人，只是樹枝搖動，不見人影。

K 教授邀我來此之時，她信上說：「我願你知道真正新英格蘭的農家生活。」果然的，此屋中處處看出十八世紀的田家風味。古朴砌磚的壁爐；立在地上的油燈；粗糙的陶器；桌上供養着野花；黃昏時自提着罐兒去取牛乳；採蕘果佐餐。這些情景與我們童年在芝罘所見無異。所不同的就是夜間燈下，大家拿着報紙，縱談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總統選舉競爭。我覺得中國國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居然脫離政府而獨立。不但農村，便是去年的北京，四十日沒有總統，而萬民樂業。言之欲笑，思之欲哭！

屋主人是兩個姊妹，是K教授的好友，只夏日來居在山上。聽說山後只有一處釀私酒的相與

爲鄰，足見此地之深僻了。屋前後怪石嶙峋。黑壓壓的長着叢樹的層嶺，一望無際。林影中隱着深谷。我總不敢太遠走開去，似乎此山有藏匿虎豹的可能。千山草動，獵獵風生的時候，真恐自暗黑的林中，跳出些猛獸。雖然屋主人告訴我，山中只有一隻箭豬，和一隻小鹿，而我終是心怯。

於此可見白嶺與青山之別了。白嶺嫵媚處雄偉處都較勝青山。而山中還處處有湖，如銀湖 (Silver Lake) 威印落亞湖 (Lake Ohocorna) 潔湖 (Purity Lake) 等，湖山相襯，十分幽麗。那天到威印落亞湖畔野餐，小橋之外，是十里如鏡的湖波，波外是突起矗立的威印落亞山。湖畔徘徊，山風吹面，情景竟是瞻依而不是賞玩！

除了屋主人和 K 教授外，輕易看不見別一個人。我真是寂寞。只有阿歷 (Али) 是我唯一的遊伴了！他才五歲，是紐芬蘭的孩子。他母親在這裏傭工。當我初到之夜，他睡時忽然對他母親說：「看那個姑娘多可憐呵，沒有她母親相伴，自己睡在大樹下的小屋裏！」第二天早起，屋主人笑着對我述說的時候，我默默相感，微笑中幾乎落下淚來。我離開母親將一年了，這般澈底的憐憫體卹的言詞，是第一次從人家口裏說出來的呵！

我常常笑對他說：「阿歷，我要我的母親。」他凝然的聽着，想着，過了一會說：「我沒有

看見過你的母親，也不知道她在那裏——也許她迷了路走在樹林中。」我便說：「如此我找她去。」自此後每逢我出到林中散步，他便遙遙的喚着問：「你找你的母親去麼？」

這老屋中仍是有琴有書，原不至太悶。而我終感覺着寂寞，感着缺少一種生活。這生活是去國以後就丟失了的。你要知道麼？就是我們每日一兩小時傻頑癡笑的生活！

飄浮着鐵片做的戰艦在水缸裏；和小狗捉迷藏；聽小弟弟說着從學校聽來的童稚的笑話；圍爐講些「亂談」；敲着竹片和銅茶盤，唱「數了一個一，道了一個一」的山歌；居然大家沈酣的過一兩小時鐘。這種生活，似乎是癡頑，其實是絕對的需要。這種全完釋放身心自由的一兩小時，我信對於正經的工作有極大的輔益。使我解慍忘憂，使我活潑，使我快樂。去國後在學校中，病院裏，與同伴談笑，也有極不拘之時，只是終不能癡傻到絕不用點思想的地步。——何況我如今多居於教授長者之間，往往是終日矜持呢！

真是說不盡怎樣的想念你們！幻想山野是你們奔走的好所在，有了伴侶，我便也不快野遊。我何等的追羨往事！「當時語笑渾閒事，過後思量盡可憐。」這兩語真說到入骨。但願經過兩三載的別離之後，大家重見，都不失了童心。雙頑癡笑，還有再現之時，我便萬分滿足了。

山中空氣極好，朝陽晚霞都美到極處。身心均舒適，只昨夜有人問我：「聽說太戈爾到中國

北京，學生對他很無禮，他躲到西山去了。「她說着，笑着，我淡淡的說，「不見得罷。」往下我不再說什麼——太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迎送兩方，都太把他看重了。……」

於此收住了。此信轉小朋友一閱。

冰心七，二十，一九二四，自由，新漢壽。

## 通訊二十一

親愛的小讀者：

每天黃昏獨自走到山頂看日落，便看見威叩落亞 (Chocoma) 的最高峯。全山葱綠，而峯上卻稍赤裸，露出山骨。似乎太高了，天風勁厲，不容易生長樹木。天邊總統山脈 (Presidential Range) 中諸嶺蜿蜒，華盛頓 (Washington) 麥迭生 (Madison) 衆山重疊相映。不知爲何，我只愛看威叩落亞。

餐桌上談起來了，C 夫人告訴我威叩落亞是個美洲紅人酋長，因情不遂，登最高峯上墜崖自殺。威叩落亞山便因他命名。她說着又說她記憶不真，最好找一找書看看。我也以山勢「英雄」而威叩落亞死的太「兒女」爲恨。今天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叫白嶺 (The White Mountains) 的，看了一遍。關於威叩落亞的死因，與 C 夫人說的不同。我覺得這故事不妨說給小朋友聽聽！

書上說：「威叩落亞可稱爲新英格蘭一帶最秀麗最堪入畫之高山。」——新英格蘭係包括美東 Maine, N. H., Mass., R. I., Vermont, Connecticut 六省而言，是英國殖民初登岸處，故名。——「高



三千五百四十尺。山上有泉，山間有河，山下有湖。新漢壽諸山之中，沒有比他再含有美術的和詩的意味的了。

「威叩落亞山是從一個紅人酋長得名。這個酋長被白人殺死於是山的最高峯下。傳說不一，一說在羅敷窩 (Lovekell) 一戰之後，紅人都向坎拿大退走，只有威叩落亞留戀故鄉和他祖宗的墳墓，不肯與族人同去。他和白人友善，特別的與一個名叫康璧 (Campbell) 的交好。威叩落亞只有一個兒子，他一生的愛戀和希望，都傾注在這兒子身上。偶然有一次因着族人會議的事，他須到坎拿大去。他不忍使這兒子受長途風霜之苦，便將他交託給康璧，自己走了。他的兒子在康璧家中，備受款待。只一天，這孩子無意中尋到一瓶毒狐的藥，他好奇心盛，一口氣喝了下去。等到威叩落亞回來，只得到他兒子死了葬了的消息！這誤會的心碎的酋長，在他負傷的靈魂上，深深刻下了復仇的誓願。這一天康璧從田間歸來，看見他妻和子的屍身，縱橫的倒在帳篷的內外。康璧狂奔出去尋覓威叩落亞，在山巔將他尋見了，正在他發狂似的向白人詛咒的時候，康璧將他射死於最高峯下。

「又一說，威叩落亞是紅人族中的神覲。他的兒子與康璧相好，不幸以意外之災死在康璧家裏。以下的便與上文相同。

「又一說，威叩落亞是個無罪無猜的紅酋，對白人尤其和藹。只因那時麻撒出色（Massachusetts）百姓，憎惡紅人。在波士頓徵求紅人之首，每頭顱報以百金。於是有一羣獵者，貪圖巨利，追逐這無辜的紅酋，將他亂槍射死於最高峯下！」

「英雄的威叩落亞，在他將死未絕之時，張目揚齒，狂呼的詛咒說：『災禍臨到你們了，白人呵！我願巨靈在雲間發聲，其言如火，重重的降罰給你們。我威叩落亞有一個兒子，而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將他殺死！我願閃電焚灼你們的肉體，願暴風與烈火掃蕩你們的居民！願惡魔吹死氣在你們的牛羊身上！願你們的墳墓淪為紅人的戰場！願虎豹狼蟲吞噬你們的骨殖！我威叩落亞如今到巨靈那裏去，而我的詛咒卻永遠的追隨着你們！』」

這故事於此終止了。書上說：「此後續來的移民，都不能安生居住。天災人禍，相繼而來；暴風雨，瘟疫；牛羊的死亡，紅人的侵襲，歲歲不絕。然而在事實上，近山一帶的居民，並未嘗受紅人之侵迫。只在此數十年中不能牧養牲畜，牛羊死亡相繼。大家都歸咎於威叩落亞的詛咒。後經科學者的試驗，乃是他們飲用的水中，含有石灰質的緣故。」

「威叩落亞的墳墓，傳說是在東南山脚下，但還沒有確實尋到。」

每天黃昏獨自走到山頂看日落，看夕陽自威叩落亞的最高峯尖下墜，其紅如火！連那十八世紀的老屋都隱在叢林之中時，大地上只山嶺縱橫，看不出有一點文化文明之踪跡！這時我往往神遊於數百年前，想此山正是東額插羽，奔走如飛的紅人的世界。我微微的起了悲哀。紅人身軀壯碩，容貌黝紅而偉麗，與中國人種相似。只是不講智力，受制被驅於白人，便淪於萬劫不復之地！……

那天到康衛（Conway）去，在村店中買了一個小紅泥人，金冠散髮，首插綠羽，頭上圍着五色絲織，腰間束帶。我放他在棹上，給他起名叫威叩落亞，紀念我對於威叩落亞之追慕，及此次白嶺之遊。等到年終時節，我擬請他到中國一行，代我賀我母親新春之喜——勿此。

冰心八，六，一九二四，白嶺。

## 通訊二十三

冰季小弟：

這是清晨絕早的時候。朝日未出，朝露猶峇，早餐後便又須離此而去。我以黯然的目光望着白嶺，卻又不能不偷這匆匆言別的一早晨，寫幾個字給你。

只因昨夜在迢迢銀河之側，看見了織女星。猛憶起今天是故國的七月七夕，無數最甜美的故事，最淒然輕婉的詩歌，以及應景的賞心樂事，都隨此佳節而生。我遠客他鄉，把這些都睽違了，——這且不必管他！

我所要寫的，是我們大家太缺少娛樂了。無精打采的娛樂，絕不能使人生潤澤；事業進步。娛樂至少與工作有同等的價值，或者說娛樂是工作之一部分！

娛樂不是「消遣」。「消遣」兩字的背後，隱隱的站着「無聊」。百無聊賴的時候，才有消遣；佹疾疾病的時候，才有消遣！對於國事，對於人生，灰心喪志的時候，才有消遣！試看如今一班人所謂的娛樂，是如何的昏亂，如何的無精打采？我決不以這等的娛樂為娛樂！真正的娛樂

是應着真正的工作的要求而發生的，換言之，打起精神做真正的工作的人，才熱烈的想望，或預備真正的娛樂！

當然的，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娛樂。我們有四千多年的故事，傳說和歷史。我們娛樂的時地和依據，至少比人家多出一倍。從新年說起罷；新年之後，有元宵。這千千萬萬的繁燈，作樹下廊前的點綴，何等燦爛？舞龍燈更是小孩子最熱狂最活潑的遊戲。三月三日是古人修楔節，也是我們絕好的野餐時期。流觴曲水，不但仿古人餘韻，而且有趣。清明掃墓，雖不焚化紙錢，也可訓練小孩子一種恭肅靜默的對先人的敬禮；假如清明植樹能名實相符，每人每年在祖墓旁邊，種一棵小樹，不到十年，我們中國也到處有了蔥鬱的山林。五月五是特別爲小孩子的節期，花花綠綠的香囊，五色絲，大家打扮小孩子。一年中只是這幾天，覺得街頭巷尾的小孩子，加倍喜歡！這天又是龍舟節，出去泛舟，或是兩個學校間的競渡，也是極好的日子。七月七，是女兒節，只這名字已有無限的溫柔！涼夜風靜，秋星燦然。庭中陳設着小几瓜果，遍延女伴，輕悄談笑，仰看雙星緩緩渡橋。小孩子滿握着煮熟蠶豆，大家互贈，小手相握，謂之「結緣」。這兩字又何其美妙？我每以爲「緣」之意想，十分精微，「緣」之一字，十分難譯。有天意，有人情，有死生流轉，有地久天長。蘇子瞻贈他的弟子由詩，有「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

困」。小弟弟，我今天以這兩語從萬里外遙贈你了！

八月十五中秋節，滿月的銀光之下，說着蟾蜍玉兔的故事，何其清切？九月九重陽節，古人登高的日子，我們正好有遠足旅行，游覽名勝。國慶日不必說，尤須慶祝一下子，只因我覺得除卻政治機關及商店懸旗外，家庭中紀念這節期的，似乎沒有！

往下不再細證了。翻開古書看一看，如帝京景物志之類，還可找出許多有意思可以紀念的娛樂的日子來。我覺得中國的節期，都比人家的清雅。每一節期都附以溫柔高潔的故事，驚才絕艷的詩歌，甚至於集會時的食品用器，如五月五的龍舟，糉子，七月七的蠶豆，八月十五的月餅，以及各節期的說不盡的等等一切……我們是一點不必創造。招集小孩子，故事現成，食品現成，玩具現成，要編製歌曲，供小孩的戲唱，也有數不盡的古詩，古文，古詞爲藍本。古人供給我們這許多美好的材料。叫我們有最高尚的娛樂，如我們仍不知領略享受，真是太對不起了！

破除迷信，是件極好的事。最可惜的是迷信破除了以後，這些美好的節期，也隨着被大家冷淡下去了！我當然不是提倡迷信，偶像崇拜和小孩子演神仙故事，截然的是兩件事！

不能多寫了。朝日已出，廚娘已忙着預備早餐。在今晚日落之前，我便可在一個小海島之上，你可猜想我是如何的喜歡！我看詩經，最愛的是：「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

一方！溯迴從之，宛在水中央。」我最喜在「水中央」三字，覺得有說不出的飄蕩與縈迴！——自我開始旅行，除了日記及紙筆之外，半本書也沒有帶，引用各詩，也許錯誤，請你找找看。

預算在海上住到月圓時節。「海上生明月」的光景，我已預備下全付心情，供他動盪。那時如寫得出，再寫些信寄你。

你的姊姊八，七，一九二四，白蠟。

## 通訊二十四

我的雙親：

窗外濤聲微撼，是我到伍島 (Five Islands) 之第一夜，我已睡下，B女士進坐在我的牀前，說了許多別後的話。她又說：「可惜我不能將你母親的微笑帶來阿！」夜深她出去。我輾轉不寐。一年中隔着海洋，我們兩地的經過，在生命的波瀾又歸平靜之後，忽忽遺思，竟有無限的感慨！

在新漢壽之末一夜，竟在白嶺上過了瓜果節。說起也真有意思。那天白日偶然和眾人談起，黃昏時節，已自忘懷。午睡起後，C夫人忽請我換了新衣。K教授也穿上由中國繡衣改製的西服出來。其餘衆人，或掛中國的玉佩；或著中國的綢衣。在四山暮色之中，團團坐在屋前一棵大榆樹下，端出茶果來，告訴我今夜要過中國的瓜果節。我不禁怡然一笑。我知道她們一來自己尋樂，二來與我送別。我是在家十年未過此節，卻在離家數萬里外，孤身作客，在綿互雄偉的白嶺之巔，與幾位教授長者，過起軟款溫柔的女兒節來，真是突兀！



那夜是陰曆初六，雙星還未相邇，銀漢間薄霧迷濛。我竟成了這小會的中心！大家替我斟上蒲公英酒，K教授舉杯起立說：「我爲全中國的女兒飲福！」我也起來笑答：「我代全中國的女兒致謝你們！」大家笑着起立飲盡。

第二巡遞過茶果，C夫人忽又起立舉杯說：「我飲此酒，祝你康健！」於是大家又紛紛離座。K教授和E女士又祝福我的將來，雜以雅謔。一時杯聲鏗然相觸。大家歡呼，我笑了，然而也只好引滿——

談至夜闌，談鋒漸趨於詩歌方面。席散後，我忽憶未效穿針乞巧故事，否則也在黑暗中撮弄她們一下子，增些歡笑！

如今到伍島已逾九日，思想頓然的沈肅了下來。我大錯了！十年不近海，追證於童年之樂，以爲如今又晨夕與海相處，我的思想，至少是活潑飛揚的。不想她只時時與我以驚躍與淒動！……

九日之中，盪小舟不算外，泛大船出海，已有三次。十三日泛舟至海上聚餐，共載者十六人，乘風扯起三而大帆來，我起初只坐近關旁，聽着水手們扯帆時的歌聲，真切的憶起海上風光來，正自凝神。一回頭，B博士笑着招我到舟尾去，讓我把舵，他說：「試試看，你身中會否帶

着航海家之血！」艙面大家都笑着看我。我竟接過舵輪來，一面坐下。凝眸前望，俯視羅盤正在我脚前。這船較小些，管輪和駕駛，只須一人。我握着輪齒，覺得桅竿與水平縱橫之距離，只憑左右手之轉動而推移。此時我心神傾注，海風過耳而不聞。漸漸駛到叔本葛大河（Sheepscott River）入海之口。兩岸較逼，波流洶湧。我扶輪屏息，偶然側首看見閘旁少女，容色暇豫，言笑宴宴，始恍然知自己一身責任之重大，說起來不值父親之一笑！比起父親在萬船如蟻之中，將戰着數百軍士的戰艦，駛進廣州灣，自然不可同日語。而在無情的波流上，我初次嘗試的心，已有限的惶恐。說來慚愧，我覺得我兩腕之一移動，關係着男女老幼十六人性命的安全！

B 博士不離我座旁，卻不多指示，只憑我旋轉自如。停舟後，大家過來笑着舉手致敬。稱我爲船主，稱我爲航海家的女兒。

這只是玩笑的事，沒有說的價值。而我因此忽憶起我所未想見的父親二十年海上的生涯。我深深的承認直接覺着負責任的，無過於舟中把舵者。一舟是一世界，雙手輪轉着頃刻間人們的生死，操縱着衆生的歡笑與悲號。幾百個乘客在舟上，優遊談笑，說着乘風破浪，以爲人人都過着最開邁的光陰。不知艙面小室之中，獨有一個凝眸望遠的船主，以他傾注如癡的辛苦的心目，保持佑護着這一段數百人開適歡笑的旅途！

我自此深思了！海島上的生涯，使我心思昏忽。伍島後有斷淵兩處，通以小橋。淵深數丈，海波衝擊，聲如巨雷。穿過松林，立在磐石上東望，西班牙與我之間，已無寸土之隔。島的四岸，在清晨，在月夜，我都坐過，淒清得很。——每每夜醒，正是潮滿時候，海波直拍廳下。淡霧中，燈塔裏的霧鐘繼續的敲着。有時竟還聽得見駕駛的銀鐘，在水面滑移四圍。雪鷗的鳴聲，比孤雁還哀切，偶一驚醒，即不復寐……

實在寫不盡，我已決意離此。我自己明白知道，工作在前，還不是我迴腸盪氣的時候！

明天八月十七，郵船便佳城號 (City of Bangor) 自泊斯 (Bath) 開往波士頓。我不妨以去年渡太平洋之日，再來橫渡大西洋之一角。我真是弱者呵，還是願意從海道走！

你海上的女兒八，十六夜，一九二四，伍島。

## 通 訊 二 十 五

親愛的小朋友：

海濱歸來，又到了湖上。中間雖遊了些地方，但都如過眼雲煙。半年來的生活，如同緩流的水，無有聲響。又如同帶上銜勒的小馬，負重的，目不旁視的走向前途。童心再也不能喚醒，幾番提筆，都覺出了隱微的悲哀。這樣一次一次的消停，不覺又將五個月了！

小朋友！饒是如此，還有許多人勸我省了和小孩子通信之力，來寫些更重大，更建設的文字。我有何話可說，我愛小孩子。我寫兒童通訊的時節，我似乎看得見那天真純潔的對象。我行雲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說我心中所要說的話。縱使這一切都是虛無呵，也容我年來感着勞頓的心靈，不時的有自由的寄託！

是夜夢見堆雪人，今晨想起要和你們通信。我夢見那個雪人，在我剛剛完工之後，她忽然蹣跚起舞。我待要追隨，霎時間雪花亂飛。我旁立掩目，似乎聽得小孩子清脆的聲音，在雲中說：「她走了——完了」；醒來看見半圓的冷月，從雲隙中窺人。葉上的餘雪，灑上窗臺沾着我的頭

面。我惘然的憶起了一篇匆草的舊稿。題目是讚美所見，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充一充篇幅。課忙思遲，再寫信又不知是何日了！願你們安好！

冰心二，一，一九二五。娜安辟迦樓。

## 讚美所見

湖上晚晴，落霞豔極。與秀在湖旁並坐，談到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從自然之美感中得來。不但山水，看見美人也不是例外！看見了全美的血肉之軀，往往使我肅然的讚歎。物。一樣的眼、眉、腰，在萬千形質中，偏她生得那般軟美！湖山千古依然，而佳人難再得。眼波櫻唇，瞬歸塵土。歸途中落葉蕭蕭，感歎無盡，忽然作此。

假如古人曾為全美的體模，

讚美造物，

我就願為你的容光膜拜。

你——

櫻唇上含繙着天下的溫柔，  
眼波中凝聚着人間的智慧。

倘若是那夜我在星光中徜徉，  
你羽毛的蹁躚

飛到我的舟旁——

倘若是那晚我在楓林中獨步，

你神光離合

臨到我的身畔！

我只有合掌低頭，

不能整歎，

因你本是個女神

本是個天人……

如今那堪你以神仙的丰姿，

寄托在一般的血肉之軀，

儼然的，

和我對坐在銀燈之下！

我默然瞻仰，

隱然生慕，

慨然興嗟，

嗟呼 祭者！

我因你讚美了萬能的上帝，

嗟呼 祭者！

你引導我步步歸同於信仰的天家。

我默然瞻仰，

隱然生慕，

慨然興嗟，

嗟呼 粲者！

你只須轉那雙深澈智慧的眼光下望，

看蕭蕭落葉遍天涯，

明年春至，

還有新綠在故枝上萌芽，

嗟呼 粲者！

青春過了，

你知道你不如他！



櫻脣肥波 終是夢痕，  
溫柔智慧中 願你永存，

阿們！

十一，一，一九二四，娜安辟迦樓

## 通訊二十六

小朋友：

病中，靜中，雨中是最易動筆的時候；病中心緒惆悵，靜中心緒清新，雨中心緒沈潛，隨便的拿起筆來，都能寫出好些話。

一夏的「雲遊」，剛告休息。此時窗外微雨，坐守着一爐微火。看書看到心煩，索性將立在椅旁的電燈也捻滅了下去。爐裏的木柴，爆裂得息息的響着，火花飛上裙緣。——小朋友！就是鑽百無聊賴，雨中靜中的情緒，勉強「久不修書的我，又來在紙上和你們相見。」

暑前六月十八晨，陰，匆匆的將屋裏幾盆花草，移栽在樹下。慶勤拜託了自然的風雨，替我將護着這一年來案旁伴讀的花兒。安頓了惜花心事之後，一天一夜的火車，便將我送到銀灣（Silver Bay）去。

銀灣之名甚韻！往往使我憶起納蘭成德「盈盈從此隔銀灣，便無風雪也摧殘」之句。入灣之頃，舟上看喬治湖（Lake George）兩岸青山，層層轉翠。小島上立着叢樹，綠意將倦人喚醒起

來。銀灣漸漸來到了眼前！黑嶺（Black Mountains）高得很，喬治湖又極浩大，山脚下濤聲如吼之中，銀灣竟有芝罘的風味。

到後寄友人書，曾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人猶如此，地何以堪？你們將銀灣比了樂園，周遊之下，我只覺索然！」之語。致她來信說我「詩人結習未除，幻想太高。」實則我會經滄海，銀灣似芝罘而偉大不足。反不如慰冰及綺色佳，深幽嫵媚，別具風格，能以動我之愛悅與戀慕。

且將「成見」撇在一邊，來敘述銀灣的美景。河亭（Brook Pavilion）建在湖岸遠伸處，三面是水。早起在那裏讀詩，水聲似乎和着詩韻。山雨欲來，湖上漫漫飛捧的白雲，亭中尤其看得真切。大雨初過，湖淨如鏡，山青如洗。雲隙中霞光燦然四射，穿入水裏，天光水影，一片融化在彩虹裏，看不分明。光景的奇麗，是詩人畫工，都不能描寫得到的！

在不繫舟上作書，我最喜愛，可惜並沒有工夫做。只有二十六日下午，在白浪推擁中，獨自泛舟到對岸，寫了幾行。湖水泱泱，往返十里。回來風勢大得很，舟兒起落之頃，竟將寫好的一張紙，吹沒在湖中。迎潮上下時，因着能力的反應，自己覺得很得意。而運槳的兩臂，回來後隱隱作痛。

十天之後，又到了綺色佳 (Ithaca)。

綺色佳真美！美處在深幽。喻人如隱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與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穎得很！林中行來，處處傍深淵。睡夢裏也聽着泉聲！六十日的寄居，無時不有「百感都隨流水去，一身還被浮石束」這兩句，縈迴於我的腦海！

在曲折躍下層岩的泉水旁讀了書。會心處，悅意處，不是人世言語所能傳達。——此外替美國人上了一夏天的墳，綺色佳四五處墳園我都遊遍了！這種地方，深沈幽邃，是哲學的，是使人勘破生死觀的。我一星期中至少去三次，撫着碑碣，摘去殘花。我覺得墓中人很安適的，不知墓中人以我爲如何？

刻尤仁湖 (Lake Canoga) 爲綺色佳名勝之一，也常常在那裏泛月。湖大得很，明媚處較慰冰不如，從略。

八月二十八日，邁尼韋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三姊妹岩旁，銀濤捲地而來，奔下馬蹄岩，直向渦池而去。洶湧的泉濤，藏在微波緩流之下。我乘着小船竄竄號 (The Maid of Myth) 直到瀑底。仰望美利堅坎拿大兩片大泉，噴雲捲絮般的奔注。夕陽下水影深藍，岩石碎迸，水珠打擊着水面。泉雷聲中，心神悸動！綺色佳之深邃溫柔，幸受此萬丈冰泉，洗滌衝蕩。月下夜歸，

恍然若失！

九月二日，雨中到雪拉鳩斯（Syracuse），赴美東中國學生年會。本年會題，是「國家主義與中國」，大家很鼓吹了一下。

年會中忙過十天，又回到波士頓來。十四夜心隨車馳。看見了波士頓南站燦然的燈光，九十年的幻夢，恍然驚覺……

夜已深，樓上主人促眠。窗外雨仍不止。異鄉的蟲聲在淒淒的叫着。萬里外我敬與小朋友道  
晚安！

冰心，十七夜，一九二五，默特佛。

## 通 訊 二 十 七

小讀者：

無端應了惠登太學 (Wheaton College) 之招，前天下午到夢野 (Mansfield) 去。

到了車站，看了車表，才知從波士頓到夢野是要經過沙穰的，我忽然起了無名的悵惘！

我離院後回到沙穰去看病友已有兩次。每次都是很惘然，心中很怯，靜默中強作微笑。看見道旁的落葉與枯枝，似乎一枝一葉都予我以「轉戰」的回憶！這次不直到沙穰去，態度似乎較客觀些，而感喟仍是不免！我記得以前從醫院的廊上，遙遙的能看見從林隙中穿過的白煙一練的火車。我記住地點，凝神遠望，果然看見雪白的樓瓦，斜陽中映襯得如同瓊宮玉宇一般……

清晨七時從夢野回來，車上瞥見了！早春的天氣，朝陽正暖，候鳥初來，我記得前年此日，山路上我的飄揚的春衣！那時是怎樣的止水停雲般的心情呵！

小朋友！一病算得什麼？便值得這樣的驚心？我常常這般的問着自己。然而我的多年不見的朋友，都說我改了。雖說不出不同處在那裏，而病前病後卻是迥若兩人。假如這是真的呢？是幸

還是不幸，似乎還值得低徊罷！

昨天回來後，休息之餘，心中只悵悵的，念不下書去。夜中燈下翻出病中和你們通訊來看。小朋友，我以一身兼作了得勝者與失敗者，兩重悲哀之中，我覺得我禁不住有許多欲說的話！

看見過力士搏獅麼？當他屏息負隅，張空拳於猙獰的爪牙之下的時候；他雖有震恐，雖有狂傲，但他決不暇有懣懣與悲哀。等到一陣神力用過，倏忽中擲此百獸之王，於死的鐵門之內以後，他神志昏聩的抱頭頽坐。在春雷般的歡呼聲中，他無力的擡起眼來，看見了在他身旁鬚毛森張，似餘殘喘的巨物。我信他必忽然起了一陣難禁的戰慄，他的全身沒在微弱與寂寞的海裏！

一敗塗地的拿破崙，重過滑鐵盧，不必說他有無限的忿激，太息與激昂！然而他的激感，是狂湧而不是深微，是一個人都可抵擋得住。而建了不世之功，退老問居的惠靈吞，日暮出遊，驅車到此戰爭舊地，他也有一番激感！他彷彿中起了蒼茫的悵惘，無主的傷神。斜陽下獨立，這白髮盈頭的老將，在百番轉戰之後，竟受不住這問卻健兒身手的無邊蕭瑟！悲哀，得勝者的悲哀  
呵！

小朋友，與病魔奮戰期中的我，是怎樣的勇敢與喜樂！我作小孩子，我作 Estimo，我「足踏枯枝，靜聽着樹葉微語」，我「試搗自然的簾幕，躡足走入仙宮」。如今呢，件事都成陳迹！

我「終日矜持」，我「低頭學繡」，我「如同緩流的水，半年來無有聲響」。是的呵，「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雖然我會應許「我至愛的母親」說：「我既絕對的認識了生命，我便願低首去領略。我便願遍嘗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願遍嘗！——我甘心樂意以別的淚與病的血爲贖，推開了生命的宮門。」我又應許小朋友說：「領略人生，要如滾針氈，用血肉之軀去遍挨遍嘗，要他針針見血！……來日方長，我所能告訴小朋友的，將來或不止此。」而針針見血的生命中之各趣，是須用一片一片天真的童心去換來的。互相疊積傳遞之間，我還不知要預備下多少怯弱與驚惶的代價！我改了，爲了小朋友與我至愛的母親，我十分情願屈服於生命的權威之下。然而我願小朋友傾耳聽一聽這弱者，失敗者的悲哀！

在我熱情忠實的小朋友面前，略消了我胸中地壘之後，我願報告小朋友一個大家歡喜的消息。這時我的母親正在東半球數着月亮呢！再經過四次月圓，我又可在母親懷裏。便是小朋友也不必耐心的讀我一月前，明日黃花的手書了！我是如何的喜歡呵！

小朋友，我覺得對不起！我又以悱惻的思想，貢獻給你們。然而我的「詩的女神」只是一個。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的，就讓她這樣的抒寫也好。

敬祝你們的喜樂與健康！

冰心三，十二，一九二六，娜安辟迦樓。

## 通訊二十八

親愛的娘：

今晨得到冰仲弟自北京寄來的寄小讀者，匆匆的翻了一過，我止水般的熱情，重復蕩漾了起來！親愛的母親！我的腳已踏着了祖國的田野，我心中複雜的蘊結着歡慰與悲涼！念七日的黃昏，三年前攜我遠遊的約克遜號，徐徐的駛進吳淞口岸的時候，我抱柱而立。迎着江上吹而不寒的和風，我心中只掩映着母親的慈顏。三年之別，我並不會改，我仍是三年前母親的嬌兒，仍是念餘年前母親懷抱中的嬌兒！

上海苦熱，回憶船上海風中看明月的情景，真是往事都成陳迹！念六夜海波如吼，水影深黑，只在明月與我之間，在水上鋪成一條閃爍碎光的道路。看着船旁燦然飛濺的浪花，這一星在都迸碎了我遠遊之夢！母親，你是大海，我只是剎那間濺躍的浪花。雖暫時在最低的空閒上，幻出種種的閃光，而在最短的時間中，卻又飛進母親的懷裏。母親！我美遊之夢，已在欠仲將覺之中。祖國的海波，一驛聲的洗淡了我心中個個的夢中人影。母親！夢中人只是夢中人，除了你，

誰是我永久靈魂之歸宿？

念七晨我未明即起，望見了江上片片祖國的帆影之後，我已不能再睡覺！我俯在圓窗上看滿月西落，紫光欲退。而東方天際的明霞，又已報我以天光的消息！母親，爲了你，萬里歸來的女兒，都覺得這些國外也常常看見的殘月朝暉，這時卻都予我以極濃熱的慕戀的情意。

母親，我只是一個山陬海隅的孩子，一個北方鄉野的孩子。上海實在住不了！長裙短衫，蝶翅般的袖子，油光的頭，額上不自然的剪下三四縷短髮。這般千人一律，不個性的打扮，我覺得心煩而又畏怯。這裏熱得很，哥哥姊姊們又喜歡灌我酒。前晚喝的是「大宛香」，還容易下咽。今夜是「白玫瑰露」，真把我喫醉了。匆匆的走上樓來和衣而臥。酒醒已是中夜，明月正當着我的窗戶。朦朧中記得是離家已近，才免去那「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悲哀。

母親！你看我寫的歪斜的字，嫂嫂笑說我仍在病酒！我定八月二夜北上了。我愛母親！我怕熱，我不會喫酒，還是回家好！

這封信轉小朋友看看不妨事罷？

還家的女兒七月卅日上海

## 通 訊 二 十 九

最親愛的小讀者：

我回家了！這「回家」二字中我迸出了感謝與歡欣之淚！三年在外的光陰，回想起來，會不如流波之一瞥。我寫這信的時候，小弟冰季守在旁邊。窗外，紅的是夾竹桃，綠的是楊柳枝，襯以北京的蔚藍透澈的天。故鄉的景物，一一回到眼前來了！

小朋友！你若是不會離開中國北方，不會離開到三年之久，你不會讚歎欣賞北方蔚藍的天！清晨起來，揭簾外望，這一片海波似的青空，有一兩堆潔白的雲，疎疎的來往着，柳葉兒在曉風中搖曳，整個的送給你一絲絲涼意。你覺得這一種「冷處濃」的幽幽的鄉情，是異國他鄉所萬嘗不到的！假如你是一個情感較重的人，你會興起一種似歡喜非歡喜，似悵惘非悵惘的情緒。站着癡望了一會子，你也許會流下無主、皈依之淚！

在異國，我只遇見了兩次這種的雲影天光；一次是前年夏日在新漢壽（New Hampshire）白嶺之巔。我午睡乍醒，得了英倫朋友的一封信，是一封充滿了友情別意，並描寫牛津景物寫到引

入夢的書。我心中雜揉着悵惘與歡悅。帶着這信走上山嶺去。猛然見了那異國的藍濤似的天！四圍山色之中，這油然一碧的天空，充滿了一切。漫天匝地的斜陽，鑲出西邊天際一兩抹的絳紅深紫。這顏色須臾萬變，而銀灰，而魚肚白，倏然間又轉成燦然的黃金。萬山沈寂，因着這奇麗的天末的變幻，似乎太空有聲！如波湧，如鳥鳴，如風嘯，我似乎聽到了那夕陽下落的聲音。這時我驟然間覺得弱小的心靈，被這偉大的印象，昇舉到高空，又倏然間被壓落在海底！我覺出了造化的莊嚴，一身之幼稚，病後的我，在這四周豔射的景象中，竟伏於纖草之上，嗚咽不止！

還有一次是今年春天，在華京（Washington D. C.）之一晚。我從枯冷的紐約城南行，在華京把「春」尋到！在和風中我坐近窗戶，那時已是傍晚，這國家婦女會（National Women's Party）舍，正對着國會的白樓。半日倦旅的眼睛，被這樓後的青天喚醒！海外的小朋友！請你們饒恕我。在我倏忽的驚歎了國會的白樓之前，兩年半美國之寄居，我不曾覺出她是一個莊嚴的國度！這白樓在半天矗立着，如同一座玲瓏洞開的仙閣。被樓旁的強力燈逼射着，更顯得出那樓後的青空。兩旁也是偉大的白石樓舍。樓前是極寬闊的白石街道。雪白的球燈，整齊的映照。路上行人，都在那偉大的景物中，寂然無聲。這種天國似的靜默，是我到美國以來第一次聽到的，我尋到了華京與北京相同之點了！

我突起的鄉思，如同一個波瀾翻的海，把椅子推開，走下這一座萬籟的高樓，直向國會圖書館走去。路上我覺得有說不出的愉快與自由。楊柳的新綠，搖曳着初春的晚風。熟悉似的，我走入大閱書室，在那裏寫着日記。寫着忽然憶起陸放翁的「喚作主人原是客，知非吾土強登樓」的兩句詩來。細細咀嚼這「喚」字和「強」字的意思，我的意興漸漸的蕭索了起來！

我合上書，又洋洋的走了出去。出門來一天星斗。我長吁一口氣。——看見路旁一輛手推的蓬車，一個黑人在叫賣炒花生栗子。我從病後是不喫零食的，那時忽然走上前去，買了兩包。那燈下黝黑的臉，向我很和氣的一笑，又把我強尋的鄉夢攪斷！我何嘗要吃花生栗子？無非要強以華京作北京而已！

寫到此我腕弱了，小朋友，我覺得不好意思告訴你們。我回來後又一病逾旬，今晨是第一次寫長信。我行程中本已憔悴困頓，到家後心裏一鬆，病魔便乘機而起。我原不算是十分多病的人，不知爲何，自和你們通訊，我生涯中便病忙相雜，這是怎麼說的呢！

故國的新秋來了，新愈的我，覺得有喜悅，蕭瑟！還有許多話，留着以後說罷，好在如今我離着你們近了！

你熱情忠實的朋友，在此祝你們的喜樂！

# 山中雜記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脣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卻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上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嶺。

## (一) 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膽小。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小舅舅說什麼聊齋，

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竊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膽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得很。

我白日裏的心，總是很寧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圍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只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絕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 (二) 埋存與發掘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



生和看護師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够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着他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 (三) 古國的音樂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閒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袖！」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歌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音樂呵！」

## (四) 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也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我擡頭望時，卻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怦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牀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牀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爲止。而璧這個女孩子，卻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牀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牀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問璧說：「你怎麼不躺下？」璧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喫得怎樣？」璧惴惴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沈吟了一會便走出去。璧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璧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璧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喫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

罰了！

(K)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Eskimo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的別種稱呼都有趣！

Eskimo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爲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卻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Eskimo，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驚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Eskimo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够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是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枝的香氣。

白茫茫的雪中，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驚倒。這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癡子！」

不必說，我已自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invalid* 呢。黑髮披衰，只是外面的事！

(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卻太使我傷心了。

我擡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溼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哪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够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山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卻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卻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眸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鄰鄰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卻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在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卻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卻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宛若游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



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一、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不清靜了！

(八) 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溼了。黃昏睡起，短裙捲袖，微風吹衣，晚霞中我又遊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而「無人管」的情景，有時卻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默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專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只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地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地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候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begin{array}{r} 35 \\ -15 \\ \hline 21 \\ +10 \\ \hline 18 \\ -9 \\ \hline 9 \\ \times 69 \\ \hline \end{array}$$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着我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我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意思。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攏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數道，「你真是幸運！」

他們也是休養着，卻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

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慚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數表等等，我已算熬過去，打過這一關來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筆記本，滿屋滿架的參考書，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講，……如今病好了，這生活還必須去過，又是慚然。

這生活還必須去過。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於心死」，被人管的時候，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等事，還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時候，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十幾年的訓練，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運」？這兩字又豈易言！

### （九）機器與人類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閑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

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刈割等等，都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的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錶來一看，便緩緩的振轉汽機，回到圈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爲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錶，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圍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鐮刀一鐮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吃力，又覺得遲緩的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的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簷下，蒸爐一般熱的牀上，聽着這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腦筋完全跟着他顛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眞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嗚嗚怨望聲，卻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幾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看見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又在腰上，搖頭歎息，原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

我一笑就回來了——

(十)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弗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她說：「和人談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徑，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卻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餵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

在你手中喫嚼青草的時候，你覺得他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滿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我每日餵他。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廄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他仰擡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他雖不會說話，他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櫻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他追着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住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咬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著走。山林中雪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牠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人。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牀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睜

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抓人。當她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着玫瑰花葉，白鷺自跳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卻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爲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爲青鳥的鳴聲中，婉轉「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擡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

都是築得極低，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鳥的家庭，而我卻從不做偷卵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他們又極其貪吃，終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他們的毛羽很蓬鬆，兩隻小腿蹣跚的走，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他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蟲，他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他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他們的聲音，卻很憨澀。這幾天來，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他們的母親了。前天我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她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圓殼的小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為他們太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他們玩。



## 南歸

——貢獻給母親在天之靈

去年秋天，緝自海外歸來，住了一個多月又走了。他從上海十月三十日來信說：「……今天下午到母親墓上去了，下着大雨。可是一到墓上，陽光立刻出來。母親有靈！我照了六張相片。照完相，雨又下起來了。姊姊！上次離國時，母親在牀上送我，囑咐我，不想現在是這樣了！……」

我的最小偏憐的海上飄泊的弟弟！我這篇南歸，早就在我心頭，在我筆尖上。只因為要瞞着你，怕你在海外孤身獨自，無人勸解時，得到這震驚的消息，讀到這一切刺心刺骨的經過。我挽住了如瀾的狂淚，直待到你歸來，又從我懷中走去。在你重過飄泊的生涯之先，第一次參拜了慈親的墳墓之後，我才來動筆！你心下一切都已雪亮了。大家顛慄相顧，都已做了無母之兒，海枯石爛，世界上慈憐溫柔的恩福，是沒有我們的份了！我縱然盡寫出這深悲極慟的往事，我還能在

你們心中，加上多少痛楚？我還能在你們心中，加上多少痛楚？！

現在我不妨解開血肉模糊的結束，重理我心上的創痕。把心血嘔盡，眼淚傾盡，和你們恣情開懷的一慟，然後大家飲泣收淚，奔向母親要我們奔向的艱苦的前途！

我依據着回憶所及，并參閱藻的日記，和我們的通信，將最鮮明，最靈活，最酸楚的幾頁，一直寫記了下來。我的握筆的手，我的筆兒，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

前冬十二月十四日午，藻和我從城中歸來，客廳桌上放着一封從上海來的電報，我的心立刻震顫了。急忙的將封套拆開，上面是「……母親云，如決回，提前更好」，我念完了，擡起頭來，知道眼前一片是沈黑的了！

藻安慰我說：「這無非是母親想你，要你早些回去，決不會怎樣的。」我點點頭，上樓來脫去大衣，只覺得全身戰慄，如冒嚴寒。下樓用飯之先，我打電話到中國旅行社買船票。據說這幾天船隻非常擁擠，須等到十九日順天船上，才有艙位，而且還不好。我說無論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豬圈，是狗竇，只要能把我渡過海去，——我也要蹲伏幾宵——就這樣的定下了船票。

夜裏如同睡在冰穴中，我時時驚躍。我知道假如不是母親病的危險，父親決不會在火車斷絕，年假未到的時候，催我南歸。他擬這電稿的時候，雖然有萬千的斟酌使詞氣緩和，而背後隱隱的着意與悲哀是掩不住的——藻用了無盡的言語來溫慰我；說身體要緊，無論怎樣，在路上，在家裏，過度的悲哀與着意，都與自己母親是無益有害的。這一切我也知道，便飲淚收心的睡了一夜。

以後的幾天，便消磨在收拾行裝，清理剩餘手續之中。那幾天又特別的冷。朔風怒號，樓中沒有一絲暖氣。晚上藻和我總是強笑相對，而心中的怔忡，孤懸，恐怖，依戀，在不語無言之中，只有鐘和燈知道了！

杰還在學校裏，正預備大考。南歸的消息，縱不能瞞他，而提到母親病的推測，我們在他面前，總是很樂觀的，因此他也還坦然。天曉得，弟弟們都是出乎常情的信賴我。他以為姊姊一去，母親的病是不會成問題的。可憐的孩子，可祝福的無知的信賴！

十八日的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的快車，藻送我到天津。這是我們蜜月後的第一次同車，雖然仍是默默的相挨坐着，而心中的甜酸苦樂，大不相同了！窗外是凝結的薄雪，窗隙吹進砭骨的冷風，斜日黯然，我已經覺得腹痛。怕藻着意，不肯說出，又知道說了也沒用，只不住的喝熱茶。

七點多鐘到天津，下了月臺，我已痛得走不動了。好容易掙出站來，坐上汽車，遲到國民飯店，開了房間，我一直便躺在牀上。藻站在牀前，眼光中露出無限的驚惶，「你又病了？」我呻吟着，一點點頭。——我以後才發現這病是慢性的盲腸炎。這病根有十年了，一年要發作一兩次。每次都痛澈心腑，痛得有時延長至十二小時。行前爲預防途中復發起見，曾在協和醫院仔細驗過，還看不出來。直到以後從上海歸來，又患了一次，醫生才絕對的肯定，在協和開了刀，這已是第二年三月中的事了。——

這夜的痛苦，是逐秒逐分的加緊，直到夜中三點。我神志模糊之中，只覺得自己在牀上起伏坐臥，嘔吐，呻吟，連藻的存在都不知道了。中夜以後，才漸漸的緩和，轉過身來對坐在牀邊拍撫着我的藻，作頹乏的慘笑。他也強笑着對我搖頭不叫我言語。慢慢的替我卸下大衣，嚴嚴的蓋上被。我覺得剛一閉上眼，精魂便飛走了！

醒來眼裏便滿了淚；病後的疲乏，臨別的依戀，眼前旅行的辛苦，到家後可能的恐怖的事實，都到心上來了。對牀的藻，正做着可憐的倦夢。一夜的勞瘁，我不忍喚醒他，望着窗外天津的黎明，依舊是冷酷的陰天！我思前想後，除了將一切交給上天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了！

這一早晨，我們又相倚的坐着。船是夜裏十時開，藻不能也不敢說出不讓我走的話，流着淚

告訴我：「你病得這樣！我是個窮孩子，忍心的丈夫。我不能陪你去，又不能替你預備下好艙位，我讓你自己在這時單身走！」——他說着哽咽了。我心中更是甜酸苦辣，不知怎麼好，又沒有安慰他的精神與力量，只有無言的對泣。

還是藻先振起精神來，提議到梁任公家裏，去訪他的女兒周夫人，我無力的贊成了。到那裏蒙他們夫婦邀去午飯。席上我喝了一杯白蘭地酒，覺得精神較好。周夫人對我提到她去年的回國，任公先生的病以及他的死。悲痛沈摯之言，句句使我聞之心驚胆躍，最後實在坐不住，掙扎着起來謝了主人。發了一封報告動身的電報到上海，兩點半鐘便同藻上了順天船。

房間是特別官艙，出乎意外的小！又有大煙囪從屋角穿過。上鋪已有一位廣東太太佔住，箱兒簍子，堆滿了一屋。幸而我行李簡單，只一付臥具，一個手提箱。藻替我鋪好了牀，我便蹬曲着躺下。他也蹲伏着坐在牀邊。門外是笑罵聲，叫賣聲，喧嘩聲，爭競聲；雜着油味，垢膩味，煙味，鹹味，陰天味；一片的擁擠，窒塞，紛擾，叫囂！我忍住呼吸，閉着眼。藻的眼淚落在我的臉上：「愛，我恨不能跟了你去！這種地方豈是你受得了的！」我睜開眼，握住他的手，「不妨事，我原也是人類中之一！」

直挨到夜中九時，煙囪旁邊的橫牀上，又來了一位女客，還帶着一個小女兒。屋裏更加緊張

擁擠了，我坐了起來，梳一梳頭髮，告訴藻，「你走罷，我也要睡一歇，這屋裏實在沒有轉身之地了！」因着早晨他說要坐三等車回北平去，又再三的囑咐他，「天氣冷，三等車上沒有汽爐，還是不坐好。和我同甘苦，並不在於這情感用事上面！」他答應了我，便從萬聲雜沓之中擠出去了。

——到滬後，得他的來信說：「對不起你，我畢竟是坐了三等車。試想我看着你那樣走的，我還有什麼心腸求舒適？即此，我還覺得未曾分你的辛苦於萬一！更有一件可喜的事，我將剩下的車費在市場的舊書攤上，買了幾本書了！」——

這幾天的海行，窗外只看見唐沽的碎裂的冰塊，和大海的洪濤。人氣蒸得模糊的窗眼之內，只聽得人們的嘔吐。飯廳上，茶房連疊聲叫「吃飯咧！」以及海客的談時事聲，涕唾聲。這一百多鐘頭之中，我已置身於度外，不飲不食，只求能睡。並不敢想到母親的病狀。睡不着的時候，只瞑目遐思夏日蜜月旅行中之西湖莫干山的微藍的水，深翠的竹，以求超過眼前地獄景況於萬一！

廿二日下午，船緩緩的開進吳淞口，我趕忙起來梳頭著衣，早早的把行裝收拾好。上海仍是陰天！我推測着數小時到家後可能的景況，心靈上只有戰慄，只有祈禱！江上的風吹得蕭蕭地。

寒星般的萬船樓頭的燈火，照映在黃昏的深黑的水上，畫出彎頸的長紋。晚六時，船才緩緩的停在浦東。我又失望，又害怕，孤身旅行，這還是第一次。這些海盜似的脚夫和接水，我連和他們說話的膽量都沒有，只把門緊緊的關住，等候家裏的人來接。直等到七時半，客人們都已散盡，連茶房都要下船去了。無可奈何，才開門叫住了一個中國旅行社的接客，請他照應我過江。

我坐在顛簸的擺渡上，在水影燈光中，只覺得不時搖過了黑而高大的船舷下，又越過了幾隻橫渡的白篷帶號碼的小船。在料峭的寒風之中，淋漓精溼的石階上，踏上了外灘。大街樓頂廣告上的電燈聯成的字，仍舊追逐閃爍着，電車仍舊是隆隆不絕的往來的走着。我又已到了上海！萬分昏亂的登上旅行社運箱子的汽車，連人帶箱子從幾個又似迅速又似疲緩的轉彎中，便到了家門口。

按了鈴，元來開門。我頭一句話，是「太太好了麼？」他說，「好一點了。」我顧不得說別的，便一直往樓上走。父親站在樓梯的旁邊接我。走進母親屋裏，華坐在母親牀邊，看見我站了起來。小菊倚在華的膝旁，含羞的水汪汪的眼睛直望着我。我也顧不得抱她，我俯下身去，叫了一聲「媽！」看母親時，真病得不成樣子了！所謂「骨瘦如柴」者，我今天才理會得！比較兩月之前，她彷彿又老了二十歲。額上似乎也黑了。氣息微弱到連話也不能說一句，只用悲喜的無主

的眼光看着我……

父親告訴我電報早接到了。涵帶着苑從下午五時便到碼頭去了，不知爲何沒有接着。這時小菊在華的推挽裏，撲到我懷中來，叫了一聲姑姑。小臉比從前豐滿多了，我抱起她來，一同伏到母親的被上。這時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趕緊回頭走到飯廳去。

涵不久也回來了，臉凍得通紅——我這時方覺得自己的腿腳，也是冰塊一般的僵冷。——據說是在外攤等到七時。急得不耐煩，進到船公司去問，公司中人待答不理的說：「不知船停在那裏，也許是沒有到罷！」他只得轉了回來。

飯桌上大家都默然。我略述這次旅行的經過，父親凝神看着我，似乎有無限的過意不去。華對我說發電叫我以後，才告訴母親的，只說是我自己要來。母親不言語，過一會子說：「可憐的，她在船上也許時刻提心吊膽的想到自己已是沒娘的孩子！」

飯後涵華夫婦回到自己的屋裏去。我同父親坐在母親的牀前。母親半閉着眼，我輕輕的替她拍撫着。父親悄聲的問：「你看母親怎樣？」我不言語，父親也默然，片晌，歎口氣說：「我也看着不好，所以打電報叫你，我真覺得四無依傍——我的心都碎了！……」



此後的半個月，都是侍疾的光陰了。不但日子不記得，連晝夜都分不清楚！一片相連的是母親仰臥的瘦極的睡容；清醒時低弱的語聲和憔悴的微笑；窗外的陰鬱的天；壁爐中發爆的煤火；淒絕靜絕的半夜爐臺上滴答的鐘聲；黎明時四壁黯然的灰色；早晨開窗小立時濛濛的朝霧！在這些和淚的事實之中，我如同一個無告的孤兒，獨自赤足拖踏過這萬重的火焰！

在這一片昏亂迷糊之中，我只記得侍疾的頭幾天，我是每天晚上八點就睡，十二點起來，直至天明。起來的時候，總是很冷。滿室華靡，透着憂愁的倦眼，和我交替。我站在壁爐邊穿衣裳，母親慢慢的側過頭來說：「你的衣服太單薄了，不如穿上我的黑綢呢絨袍子，省得凍着！」我答應了，她又說，「我去年頭一次見藻，還是穿那件袍子呢。」

她每夜四時左右，總要出一次冷汗，出了汗就額上冰冷。在那時候，總要喝兩碗北麥湯，據說是止汗滋補的。我恐她受涼，又替她縫了一塊長方的白絨布，輕輕的圍在額上。母親閉着眼微微的笑說：「我像觀世音了。」我也笑說：「也像聖母呢！」

因着骨痛的關係，她躺在牀上，總是不能轉側。她瘦得只剩一把骨了，褥子嫌太薄，被又嫌太重。所以褥子底下，墊着許多棉花枕頭，鴨絨被等，上面只蓋着一層薄薄的絲棉被頭。她只仰着臉在半靠半臥的姿勢之下，過了我和她相親的半個月，可憐的病弱的母親！

夜深人靜，我假臥在她的枕旁。若是她精神較好，就和我款款的談話，語音輕得似天半飄來，在半朦朧半追憶的神態之中，我看她的石像似的臉，我的心緒和眼淚都如潮湧上。她談着她婚後的酸澀和甜蜜的生活。談到幼年失母的苦況，最後便提到她的病，她說：「我自少千災百病的，你父親常說，『你自幼至今吃的藥，總集起來，够開一間藥房的了。』真是我萬想不到，我會活到六十歲！男婚女嫁，大事都完了。人家說，『久病牀前無孝子』，我這次病了五個月，你們真是心力交瘁！我對於我的女兒，兒子，媳婦，沒有一毫的不滿意。我只求我快快的好了，再享兩年你們的福——」我們心力交瘁，能報母親的恩慈於萬一麼？母親這種過分愛憐的話語，使聽者傷心得骨髓都碎了！

如天之福，母親臨終的病，並不是兩月前的骨瘋。可是她的老病「胃痛」和「咳嗽」又回來了。在每半小時一喫東西之外，還不住的要服藥，如「胃活」「止咳丸」之類。而且服量要每次加多。我們知道這些藥品都含有多量的麻醉性的，起先總是竭力阻止她多用。幾天以後，爲着她的不能支持的痛苦，又漸漸的知道她的病是沒有痊愈的希望，只得咬着牙，忍着心腸，順着她的意思，狂下這種猛劑，節節的暫時解除她突然襲擊的苦惱。

此後她的精神愈加昏弱了，日夜在半醒不醒之間。卻因着咳嗽和胃痛，不能睡得沈穩。總得

由涵用手用力的替她揉着，並且用半催眠的方法，使她入睡。十二月二十四夜，是基督降生之夜。我伏在母親的牀前，終夜在祈禱的狀態之中！在人力窮盡的時候，宗教的倚天祈命的高潮，淹沒了我的全意識。我覺得我的心香一縷勃勃上騰，似乎是哀求聖母，體卹到嬰兒愛母的深情，而賜予以相當的安慰。那夜街上的歡呼聲，爆竹聲，隔窗看見我們外國鄰人的燈彩輝煌的聖誕樹，孩子們快樂的歌唱跳躍，在我眼淚模糊之中，都是針針的痛刺！

半夜裏父親低聲和我說：「我看你母親的身後一切該預備了。舊式的種種規矩，我都不懂。而且我看也沒有盲從的必要。關於安葬呢——你想還回到故鄉去麼？山遙水隔的，你們輕易回不去，年深月久，倒荒涼了，是不是？不過還須探問你母親的意思。」我說，「父親說出這話來，是最好不過的了。本來這些迷信禁忌的辦法，我們所以有時曲從，都是不忍過拂老人家的意思。如今父親既不在乎這些，母親又是個最新不過的人。縱使一切禁忌都有後驗，只要母親身後的事能舒舒服服的辦過去，千災五毒，都臨到我們四個姊弟身上，我們也是甘心情願的！」

——第二天我們便託了一位親戚到萬國殯儀館接洽一切。鋼棺也是父親和我親自選定的。這些以後在我寄藻和杰的信中，都說得很詳細。——

這樣又過了幾天。母親有時稍好，微笑的躺着。小菊爬到枕邊，捧着母親的臉叫「奶奶」。

華和我坐在牀前，談到秋天母親骨痛的時候，有時躺在牀上休息，有時坐在廊前大椅上曬太陽，旁邊几上總是供着一大瓶菊花。母親說：「是的，花朵兒是越看越鮮，永遠不使人厭倦的。病中陽光從窗外進來，照在花上，我心裏便非常的歡暢！」母親這種愛好天然的性情，在最深的病苦中，仍是不改。她的骨痛，是由指而臂，而肩背，而膝骨，漸漸下降，全身僵痛，日夜如在桎梏之中，偶一轉側，都痛徹心腑。假如我是她，我要痛哭，我要狂呼，我要咒詛一切，棄擲一切。而我的最可愛母親，對於病中的種種，仍是一樣的接受，一樣的溫存。對於兒女，沒有一句性急的話語；對於奴僕，卻更加一倍的體卹慈憐。對於這些無情的自然，如陽光，如花卉，在她的病的靜息中，也加倍的溫煦馨香。這是上天賜予，惟有她配接受享用的一段恩福！

我們知道母親決不能過舊曆的新年了，便想把陽曆的新年，大大的點綴一下。一清早起來，先把小菊打扮了，穿上大紅緞子棉袍，抱到牀前，說給奶奶拜年。桌上擺上兩盤大福橘，露臺窗臺上的水仙花管，都用紅紙條束起。又買了十幾盞小紅紗燈，掛在牀角上，爐臺邊，電燈下。我們自己也略略的粧扮了，——我那時已經有十天沒有對鏡梳掠了！我覺得平常過年，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起勁！到了黃昏我將十幾盞紗燈點起掛好之後，我的眼淚，便不知是從那裏來的，一直流個不斷了！

有誰經過這種的痛苦？你的最愛的人，抱着最苦惱的病，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從你的腕上臂中消逝；同時你要作歡譁笑的在旁邊伴着，守着，聽着，看着，一分一秒的愛情恐懼着這同在的光陰！這樣的生活，能使青年人老，老年人死，在天堂上的人，下了地獄！世間有這樣痛苦的人呵，你們都有了我的最深極厚的同情！

我縫來了，要裁做母親裝裹的衣裳。我悄悄的把他帶到三層樓上。母親平時對於穿著，是一點不肯含糊的。好的時候遇有出門，總是把要穿的衣服，比了又比，看了又看，熨了又熨。所以這次我對於母親壽衣的材料，顏色，式樣，尺寸，都不厭其詳的叮嚀囑咐了。告訴他都要和好人的衣裳一樣的做法。若含糊了要重做的。至於外面的袍料，帽子，襪子，手套等，都是我偷出睡覺的時間來，自己去買的。那天上海冷極，全市如冰。而我的心靈，更有萬倍的僵凍！

回來脫了外衣，走到母親跟前。她今天又略好了些，問我：「睡足了麼？」我笑說：「睡足了。」因又談起父親的生日快到了。——陽曆一月三日，陰曆十二月四日——父親是在自己生日那天結婚的。因着母親病了，父親曾說過不做生日，而父母親結婚四十年的紀念，我們卻不能不

慶祝。這時父親涵華等都在牀前，大家湊趣談笑。我們便故作嬌癡的伴問母親做新娘時的光景。母親也笑着，眼裏似乎閃爍着青春的光輝。她告訴我們結婚的儀式，贈嫁的粧奩，以及佳禮那天怎樣的被花冠壓得頭痛。我們都笑了。爬在枕邊的小菊看見大家笑，也莫名其妙的大聲嬌笑。這時，眼前一切的悲懷，似乎都忘卻了。

第二天晚上爲父親煖壽。這天母親又不好，她自己對我說：「我這病恐怕不能好了，我從前看彈詞，每到人臨危的時候總是說『一日輕來一日重，一日添症八九分』。便是我此時的景象了。」我們都忙笑着解釋，說是天氣的關係，今天又冷了些。母親不言語。但她的咳嗽，愈見艱難了，吐一口痰，都得有人使勁的替她按住胸口。胃痛也更劇烈了，每次痛起，面色慘變。——晚上，給父親拜壽的子侄輩都來了。涵和華忙着在樓下張羅。我仍舊守在母親旁邊。母親不住的催我，快攏攏頭，換換衣服，下樓去給父親拜壽。我含着淚答應了。草草的收拾畢，下得樓來，只見見壽堂上紅燭輝煌，父親坐在上面，右邊並排放着一張空椅子。我一跪下，眼淚突然的止不住了，一翻身趕緊就上樓去，大家都默然相視無語。

夜裏母親忽然對我提起她自己兒時侍疾的事了：「你比我有福多了，我十四歲便了母親！你外祖母是癆病，那年從九月九臥牀，就沒有起來。到了臘八就去世了。病中都是你舅舅和我輪

流伺候着。我那時還小，只記得你外祖母半夜噁了氣，你外祖父便叫老媽子把我背到前院你叔祖母那邊去了。從那時起，我便是沒娘的孩子了。」她歎了一口氣，「臘八又快到了。」我那時真不知說什麼好。母親又說：「杰還不回來——算命的說我只有兩孩子送終，有你和涵在這裏，我也滿意了。」

父親也坐在一邊，慢慢的引她談到生死，談到故鄉的塋地。父親說：「平常我們所說的『狐死首邱』，其實也不是……」母親便接着說：「其實人死了，只剩一個軀殼，丟在那裏都是一樣。何必一定要千山萬水的運回去，將來糊口四方的子孫們也照應不着。」

現在回想，那時母親對於自己的病勢，似乎還模糊，而我們則已經默曉了。在輪替休息的時分間，背着母親，總是以眼淚洗面。我知道我的枕頭永遠是溼的。到了時候，走到母親面前，卻又強笑着，談些不要緊的寬慰的話。涵從小是個渾化的人，往常母親病着，他並不會怎樣的小心伏侍。這次他卻使我有無限的驚奇！他靜默得像醫生，體貼得像保姆。我在旁靜守着，看他喂橘汁，按摩，那樣子不像兒子伏侍母親，竟像父親調護女兒！他常對我說：「病人最可憐，像小孩子，有話說不出來。」他說着眼眶便紅了。

這使我如何想到其餘的兩個弟弟！杰是夏天便到唐沽工廠實習去了。母親的病態，他算是一

點沒有看見。楫是十一月中旬走的。海上漂流，明年此日，也不見得會回來。母親對於楫，似乎知道是見不着了，並沒有怎樣的念道他。卻常常的問起杰，「年假快到了，他該回來了罷？」一天總問起三四次，到了末幾天，她說，「他知道我病，不該不早回！做母親的一生一世的事，……」我默然，母親那裏知道可憐的杰，對於母親的病還一切蒙在鼓裏呢！

十二月三十一夜，除夕。母親自己知道不好，心裏似乎很着急，一天對我說了好幾次，「到底請個大醫生來看一看，是好在壞，也叫大家定定心。」其實那時隔一兩天，總有醫生來診。照樣的打補針，開止咳的藥，母親似乎膩煩了。我們立刻商量去請V大夫，是上海最有名的德國醫生，秋天也替她看過的。到了黃昏，大夫來了。我接了進來，他還認得我們，點首微笑。替母親聽聽肺部，又慢慢的扶她躺下，便走到桌前。我顫聲的問：「怎麼樣？」他回頭看了看母親，「病人懂得英文麼？」我搖一搖頭，那時心膽已裂！他低聲說：「沒有希望了，現時只圖她平靜的度過最後的幾天罷了！」

本來是我們意識中極明瞭的事，卻經大夫一說破，便似乎全幕揭開了。一場悲慘的現象，都跳躍了出來！透出大夫，在甬道上，華和我都哭了，卻又趕緊的彼此解勸說，「別把眼睛哭紅了，回頭母親看出，又惹她害怕傷心。」我們拭了眼淚，整頓起笑容，走進屋裏，到母親牀前



說，「醫生說不妨事的，只要能安心靜息，多喫東西，精神健朗起來，就慢慢的會好了。」母親點一點頭。我們又說，「今夜是除夕，明天過新曆年了，大家守歲罷。」

領略人生，可是一件容易事？我曾說過種種無知，癡愚，狂妄的話語，我說：「我願過嘗人生中的各趣，人生中的各趣，我都願過嘗。」又說，「領略人生，要如滾針氈，用血肉之軀，去過挨過嘗，要他針針見血。」又說，「哀樂悲歡，不盡其致時，看不出生命之神祕與偉大。」其實所謂之「神祕」「偉大」，都是未經者理想企望的言詞；過來人自欺解嘲的話語！我等可做一个麻木，自癡，渾靈的人，一生在安樂，卑怯，依賴的環境中過活。我不願知神祕，也不必求偉大！

話雖如此，而人生之逼臨，如狂風驟雨。除了低頭閉目戰慄承受之外，沒有半分方法。待到雨過天青，已另是一個世界。地上只有衰草，只有落葉，只有曾經風雨的凋零的軀殼與心靈。霎時前的濃郁的春光，已成隔世！那時你反要自詫！你會有何福德，能享受了從前種種怡然暢然，無識無憂的生活！

我再不要領略人生，也更不要領略如十九年一月一日之後的人生！那種心靈上慘痛，臉上含

笑的生活，會碾我成微塵，絞我爲液汁。假如我能爲力，當自此斬情絕愛，以求免重過這種的生活，重受這種的苦惱！但這又有誰知道！

一月三日，是父親的正壽日。早上便由我自到市上，買了些零喫的東西，如果品，點心，煎魚，燒鴨之類。因爲我們知道今晚的筵席，只爲的是母親一人。喫起整桌的菜來，是要使她勞乏的。到了晚上，我們將紅燈一齊點起；在她牀前，擺下一個小圓桌；桌上滿滿的分佈着小碟小盤；一家子團團的坐下。把父親推坐在母親的旁邊，笑說：「新郎來了。」父親笑着，母親也笑了！她只嘗了一點菜，便搖頭叫「撤去罷，你們到前屋去痛快的喫，讓我歇一歇。」我們便把父親留下，自己到前頭匆匆的胡亂的用了飯。到我回來，看見父親倚在枕邊。母親朦朧朧的似乎睡着了。父親眼裏滿了淚！我知道他覺得四十年的春光，不堪回首了！

如此過了兩夜。母親的痛苦，又無限量的增加了。肺部狂熱，無論多冷，被總是悶在胸下，爐火的火燄，也隔絕不使照在臉上。（這總使我想到了小青傳中之「瘼灼肺然，見粒而嘔」兩語）每一轉動，都喘息得接不過氣來。大家的恐怖心理，也無限量的緊張了。我只記得我日夜口裏只誦祝着一句祈禱的話，是：「上帝接引這純潔的靈魂！」這時我反不願看母親多延日月了，只求

她能恬靜平安的解脫了去！到了夜半，我仍半跪半坐的伏在她牀前，她看着我喘息着說：「辛苦你了！——等我的事情過去了，你好好的睡幾夜，便回到北京去，那時什麼事都完了。」母親把這件大事說得如此平凡，如此穩靜！我每次回想，只有這幾句話最動我心！那時候我也不敢答應，喉頭已被哽咽塞住了！

張媽在旁邊，撫慰着我。母親似乎又入睡了。張媽睡在小凳上，悄聲的和我談話，她說：「太太永遠是這樣疼人的！秋天養病的時候，夜裏總是看通宵的書，叫我只管睡去。半夜起來，也不肯叫我。我說：『您可別這樣自己掙扎，回頭捧着不是玩的，』她也不聽。她到天亮才能睡着。到了少奶奶抱着菊姑娘過來，才又醒起。」

談到母親看的書，真是比我們家裏什麼人的都多。從小說、彈詞、到雜誌、報紙，新的、舊的、創作的、譯述的、她都愛看。平常好的時候，天天夜裏，不是做活計，就是看書。總到十一點才睡。晨興絕早，梳洗完畢，刀尺和簪，又上手了。她的針線匣裏，總是有書的。她看完又喜歡和我們談論，新穎的見解，總使我們驚奇。有許多新名詞，我們還是先從她口中聽到的，如「普羅文學」之類。我常默然自慚，覺得我們在新思想上反像個遺少，做了落伍者！

一月五夜，父親在母親牀前。我困倦已極，側臥在父親牀上打盹，被母親呻吟聲驚醒。似乎母親和父親大聲爭執，我趕緊起來，只聽見母親，一任行行好罷，把安眠藥遞給我，我實在不願意再俄延了！那時母親輾轉呻吟，面紅氣喘。我知道她的痛苦，已達極點！她早就告訴過我，當她骨痛的時候，會私自寫下安眠藥名，藏在袋裏，想到了痛苦至極的時候，悄悄的叫人買了，全行服下，以求解脫——這時我急忙走到她面前，萬般的勸說哀求。她搖頭不理我，只看着父親。父親是站了一會，回身取了藥瓶來，倒了兩丸，放在她嘴裏。她連連使勁搖頭，喘息着說：「你也真是——又不是今後就見不着了！」這句話如同興奮劑似的，父親眉頭一皺，那慘痛的神宇，使我起慄。他猛然轉身，又放了幾粒藥丸在她嘴裏。我神魂俱失，飛也似的過去攀住父親的臂兒，已來不及了！母親已經吞下藥，閉上口，垂首低頭，彷彿要睡。父親頹然坐下，頭枕在她肩旁，淚下如雨。我跪在牀邊，欲呼無聲，只緊緊的牽着父親的手，凝望着母親的睡臉。四周慘默，只有時鐘滴滴的聲音。那時是夜中三點，我和父親戰慄着相倚至晨四時。母親睡容慘淡，呼吸漸漸急促，不時的乾咳，仍似日間那種咳不出來的光景，兩臂向空抱捉。我急忙悄悄的去喚醒華和涵，他們一齊驚起，睡眼朦朧的走到牀前，看見這景象，都急得哭了。華便立刻要去請大

夫，要解藥，父親含淚搖頭。湊過去抱着母親，替她撫着胸口。我和藤各抱着她一隻手，不住的在她耳邊輕輕的喚着。母親如同失了知覺似的，垂頭不答。在這種狀態之下，延至早晨九時。直到小菊醒了，我們抱她過來坐到母親牀上，教她抱着母親的頭，搖撼着頻頻的喚着「奶奶」。她喚了有幾十聲，在她將要急哭了的時候，母親的眼皮，微微一動。我們都躍然驚喜，圍攏了來，將母親輕輕的扶起。母親仍是朦朦朧朧的，只眼皮不時的動着。在這種狀態之下，又延至下午四時。這一天的功夫，我們也沒有梳洗，也不飲食，只圍在牀前，懸空掛着恐怖希望的心！這一天比十年還要長，一家裏連雀鳥都住了聲息！

四時以後母親才半睜開眼，長呻了一聲，說「我要死了」！她如同從濃睡中醒來一般，擦眼四下裏望着。對於她服安眠藥一事，似乎全不知道。我上前抱着母親，說「母親睡得好罷」？母親點點頭，說「餓了」！大家趕緊將久炖在爐上的雞露端來，一匙一匙的送在她嘴裏。她喝完了又閉上眼休息着。我們才歡喜的放下心來，那時才覺得飢餓，便輪流去喫飯。

那夜我倚在母親枕邊，同母親談了一夜的話。這便是三十年來末一次的談話了！我說的話多，母親大半是聽着。那時母親已經記起了服藥的事，我款款的說，「以後無論怎樣，不能再起這個服藥的念頭了！母親那種咳不出來，兩手抓空的光景，別人看着，難過不忍得肝腸都斷了。

涵弟直哭着說：「可憐母親不知是要誰？有多少話說不出來！」連小菊也都急哭了。母親看……」母親聽着，半晌說：「我自己一點不覺得痛苦，只如同睡了一場大覺。」

那夜，輕柔得像湖水，隱約得像煙霧。紅燈放着溫暖的光。父親倦乏之餘，醜得十分甜美。母親精神似乎又好，又是微笑的聖母般的瘦白的臉。如同母親死去復生一般，喜樂充滿了我的四肢。我說了無數的熬癡的話：我說着我們歡樂的過去，完全的現在，繁衍的將來，在母親迷糊的想像之中，我建起了七寶莊嚴之樓閣。母親喜悅的聽着，不時的參加兩句。……到此我要時光倒流，我要詛咒一切，一逝不返的天色已漸漸的大明了！

一月七晨，母親的痛苦已到了終極了！她厲聲的拒絕一切飲食。我們從來不會看見過母親這樣的臉色，覺得又害怕，又膽怯，只好慢慢輕輕的勸說。她總是閉目搖頭不理，只說，「放我去罷，叫我多捱這幾天痛苦做什麼！」父親驚醒了，起來勸說也無效。大家只能圍站在牀前：看着她苦痛的顏色，聽着她悲慘的呻吟！到了下午，她神志漸漸昏迷，呻吟的聲音也漸漸微弱。醫生來看過，打了一個安眠止痛的針。又撥開她的眼瞼，用手電燈照了照，她的眼光已似乎散了！

這時我如同癡了似的。一下午只兩手抱頭，坐在爐前，不言不動，也不到母親跟前。只涵和華兩個互相依傍的，戰慄的，在牀邊坐着。涵不住的剝着橘子，放在母親嘴裏，母親閉着眼睛都

吸嚥了下去。到了夜九時，母親臉色更慘白了。頭搖了幾搖，呼吸漸漸急促。滿連忙喚着父親。父親跪在牀前，抱着母親在腕上。這時我才從爐旁慢慢的回過頭來，淚眼模糊裏，看見母親鼻子兩邊的肌肉，重重的抽縮了幾下，便不動了。我突然站起過去，抱住母親的臉，覺得她鼻尖已經冰涼。滿俯身將他的銀錶，輕輕的放在母親鼻上，戰兢兢的拿起一看，錶殼上已沒有了水氣。母親呼吸已經停止了。他突然回身，兩臂抱着頭大哭起來。那時正是一月七夜九時四十五分。我們從此是無母之人了，嗚呼痛哉！

關於這以後的事，我在一月十一晨寄給藻和杰的信中，說的很詳細，照錄如下：

「親愛的杰和藻：

我在再四思維之後，才來和你們報告這極不幸極悲痛的消息。就是我們親愛的母親，已於正月七夜與這苦惱的世界長辭了！她並沒有多大的痛苦，只如同一架極玲瓏的機器，走的日子多了，漸漸停止。她死去時是那樣的柔和，那樣的安靜。那快樂的笑容，使我們竟不敢大聲的哭泣，彷彿恐怕驚醒她一般。那時候是夜中九時四十五分。那日是陰曆臘八。也正是我們的外祖母，她自己親愛的母親，四十六年前離世之日！

至於身後的事呢，是你們所想不到的那樣莊嚴、清貴、簡單。當母親病重的時候，我們已和上海萬國殯儀館接洽清楚，在那裏預備了一具美國的鋼棺。外面是銀色凸花的，內層有整塊的玻璃蓋子，白綾捏花的裹子。至於衣衾鞋帽一切，都是我去備辦的，件數不多，卻和生人一般的齊整講究。……

經過是這樣：在母親辭世的第二天早晨，萬國殯儀館便來一輛汽車，如同接送病人的臥車一般，將遺體運到館中。我們一家子也跟了去。當我們在休息室等候的時候，他們在樓下用藥水灌洗母親的身體。下午二時已收拾清楚，安放在一間紫色的屋子裏，用花圈繞上，旁邊鋪上一對白燭。我們進去時，肅然的連眼淚都沒有了！堂中莊嚴，如入寺殿。母親安穩的仰臥在矮長榻之上，深棧色的錦被之下，臉上似乎由他們略用些美容術，覺得比尋常還好看。我們俯下去偎着母親的臉，只覺冷徹心腑，如同石膏製成的慈像一般！我們開了門，親友們上前行禮之後，便輕輕將母親舉起，又安穩裝入棺內，放在白綾簇花的枕頭上，齊眉罩上一牀紅緞繡花的被，蓋上玻璃蓋子。棺前仍舊點着一對高高的白燭。步絨的桌罩下立着一個銀十字架。母親慈愛純潔的靈魂，長久依傍在上帝的旁邊了！

五點多鐘諸事已畢。計自逝世至入殮，才用十七點鐘。一切都靜默，都莊嚴，正合母親



的身分。客人散盡，我們回家來，家裏已灑掃清楚。我們穿上灰，衫繫上白帶，爲母親守孝。家裏也沒有靈位。只等母親放大的相片送來後，便供上鮮花和母親愛喫的果子，有時也焚上香。此外每天早晨合家都到殯儀館，圍立在棺外，隔着玻璃蓋子；瞻仰母親如睡的慈顏！

這次辦的事，大家親友都贊成，都豔羨，以爲是沒有半分糜費。我們想母親在天之靈一定會喜歡的。異地各戚友都已用電報通知。楫弟那裏，因爲他遠在海外，環境不知怎樣，萬一他若悲傷過度，無人勸解，可以暫緩告訴。至於杰弟，因爲你病，大考又在卽。我們想來想去，終以爲恐怕這消息是終久瞞不住的，倘然等你回家以後，再突然告訴，恐怕那時突然的悲痛和失望，更是難堪。杰弟又是極懂事極明白的人。你是母親一塊肉，愛惜自己，就是愛母親。在考試的時候，要鎮定，就凡事就序，把書考完再回來，你別忘了你仍舊是能看見母親的！

我們因爲等你，定二月二日開弔，三日出殯。那萬國公墓是在虹橋路。草樹蔥蘢，地方清曠，同公園一般。上海又是中途，無論我們下南上北，或是到國外去，都是必經之路，可以隨時參拜，比回老家去好多了。

藻呢，父親和我都十二分希望他還能來。母親病時曾說，『我的女婿，不知我還能見着

他否？」你如能來，還可以見一見母親。父親又愛你，在悲痛中有你在，是個慰安顧念到你的經濟問題，一切由你自己斟酌。

這事的始末是如此了。涵仍在家裏，等出殯後再上南京。我們大概是都上北京去。爲的是父親離我們近些，可以照應。杰弟要辦的事很多，千萬要愛惜精神，遏抑感情，儲蓄力量。這方是孝。你看我寫這信時何等安靜，穩定？杰弟是極有主見的人，也當如此，是不是？

此信請留下，將來寄楫！

永遠愛你們的冰心正月十一晨

我這封信雖然寫的很鎮定，而實際上感情的掀動，並不是如此！一月七夜九時四十五分以後，在茫然昏然之中，涵華和我也都很早就寢。似乎積勞成倦，睡得很熟。只有父親和幾個表兄弟在守着母親的遺體。第二天早起，大家亂烘烘的從三層樓上，取下預備好了的白衫，穿罷相顧，不禁失聲！下得樓來，又看見飯廳桌上，擺着廚師父從早市帶來的一筐蜜橘——是我們昨天黃昏，在廚師父回家時，吩咐他買回給母親喫的。才有多少時候？蜜橘買來，母親已經去了！

小菊穿着白衣，繫着白帶，白鞋白襪，帶着小藍呢白邊帽子，有說不出的飄逸和可愛。在殯

儀館大家沒有工夫顧到她。她自在母親榻旁，摘着花圈上的花朵玩耍。等到黃昏事畢回來，上了樓，盡了梯級。正在大家徬徨無主，不知往那裏走，不知說什麼好的時候，她忽然大哭說：「找奶奶，找奶奶。奶奶那裏去了！怎麼不回來了！」抱着她的張媽，忍不住先哭了，我們都不由自主的號啕大哭起來。

吃過晚飯，父親很早就睡下了。涵華和我在父親牀前爐邊，默然的對坐。只見爐臺上時鐘的長針，在淒清的滴答聲中，徐徐移動。在這針徐徐的將指到九點四十分的時候，涵突然站起，將鐘擺停了，說「姊姊，我們睡罷！」他頭巾不回，便走了出去。華和我望着他的背影，又不禁滾下淚來。九時四十五分！又豈只是他一個人，不忍再看見這爐臺上的鐘，再走到九時四十五分！天未明我就忽然醒了。聽見父親在牀上轉側。從前窗下母親的牀位，今天從那裏透進微明來，那個牀沒有了，這屋裏是無邊的空虛，空虛，千愁萬緒，都從曉枕上提起。思前想後，似乎世界上一切都臨到盡頭了！

在那幾天內，除了幾封報喪的信之外，關於母親，我並沒有寫下半個字。雖然有人勸我寫哀啓，我以爲不但是「語無倫次」之中，不能寫出什麼來，而且「先慈體素弱」一類的文字，又豈能表現母親的人格於萬一？母親的聰明正直，慈愛溫柔，從她做孫女兒起，至做祖母止，在她四

圍的人對她的疼憐、眷戀、愛戴，這些情感，在我知識內外的，在人人心中都是篇篇不同的文字了。受過母親調理、栽培的兄弟弟姪，個個都能寫出一篇最真摯最沈痛的哀啓。我又何必來敷衍一段，使他們看了覺得不完全不滿意的東西？

雖然沒有寫哀啓，我卻在父親下淚擱筆之後，替他湊成一副輓聯。我覺得那卻是字字真誠，能表現那時一家的情感！聯語是：「教養全賴聊賢，五個月病榻呻吟，最可憐嬌兒受婚，死別生離，幾輩傷心失慈母。」晚近方知我老，四十載春光頓歇，那忍看孀孫弱媳，承歡強笑，舉家和淚過新年。」

在那幾天內，除了每天清晨，一家子從寓所走到殯儀館參謁母親的遺容之外，我們都不出門。從殯儀館歸來，照例是陰天。進了屋子，剛擦過的地板，剛旺上來的爐火——脫了外面的衣服，在爐邊一坐，大家都覺得此心茫茫然無處安放！我那幾天的日課，是早晨看書，做活計。下午多有戚友來看，談些時事，一天也就過去。到了夜裏，不是呆坐，就是寫信。夜中的心情，現在追憶已模糊了，爲寫這篇文章，檢出舊信，覺得還可以尋迹：

「藻：

真想不到現在才能給你寫這封長信。藻，我從此是沒有娘的孩子了！這十幾天的辛苦、失眠，落到這麼一個結果。我的悲痛，我的傷心，豈是千言萬語所說得盡？前日打起精神，給你和杰弟寫那一封慰函，也算是肝腸寸斷。——這兩天家中到是很安靜，可是更顯出無邊的空虛、孤寂。我在父親屋中，和他作伴。白天也不敢睡，怕他因寂寞而傷心，其實我躺下也睡不着。中夜驚醒，尤為難過，————」

摘錄一月十三信

「母親死後的光陰真非人過的！就拿今晚來說，父親出門訪友去了；涵和華在他們屋裏；我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母親屋內。四圍只有悲哀，只有寂寞，只有淒涼。連爐炭爆發的聲音，都與我以辛酸的聯憶。這種一人獨在的時光，我已過了好幾次了，我真怕，澈骨的怕，怎麼好？」

因着母親之死，我始驚覺於人生之極短。生前如不把溫柔嘗盡，死後就無從追討了。我對於生命的前途，並沒有一點別的願望，只願我能在一切的愛中陶醉，沈沒。這情愛之杯，我鑿滿滿的斟，滿滿的飲。人生何等的短促，何等的無定，何等的虛空呵！

千言萬語仍回到一句話來，人生本質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愛情過重。但是我們仍不能不飲鴆止渴，仍從生痛苦之愛情中求慰安。何等的癡愚呵，何等的矛盾呵！

寫信的地方，正是母親生前安牀之處。我愈寫愈難過了，愈寫愈糊塗了。若再寫下去，我連氣息也要窒住了！」

摘錄一月十八夜信

一月二十六夜，因為杰弟明天到家，我時時驚躍，終夜不寐，想到這可憐的孩子，在風雪中歸來，這一路哀思痛哭的光景，使我在想像中，心膽俱碎！二十七日下午，報告船到。涵驅車往接，我們提心吊膽的坐候着，將近黃昏，聽得門外車響，大家都突然失色。華一轉身便走向她屋裏。接着樓梯也響着。涵先上來，一低頭連忙走入他屋裏去了。後面是杰，笑容滿面，脫下帽子在手裏，奔了進來。一聲叫「媽」，我迎着他，忍不住哭了起來。他突然站住呆住了！那時驚痛駭疾的慘狀，我這時追思，一枝禿筆，真不能描寫於萬一！雷掣電掣一般，他垂下頭便倒在地，上，雙手抱住父親的腿，猛咽得閉過氣去。緩了一緩，他才哭喊了出來，說「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時一片哭聲之中涵和華也從他們屋裏哭着過來。父親拉着杰，淚流滿面。婢僕們漸漸進來，慢慢的勸住，大家停了淚。杰立刻便要到殯儀館去，看看母親的遺容。父親和涵便帶了他去。回來問起母親病中情狀，又重新哭泣。在這幾天內，杰從滿懷的希望與快樂中，驟然下墮。他失魂落魄似的，一天哭好幾次。我們只有勉強勸慰。幸而他主

見，在昏迷之中，還能支柱，我才放下了心。

二月二日開弔。禮畢，涵因有緊急的公事，當晚就回到南京去了。母親曾說命裏只有兩個孩子送她，如今送葬又只剩我和杰了。在涵未走之前，我們大家聚議，說下葬之後，我們再看不見母親了，應該有些東西殉葬，只當是我們自己永遠隨侍一般。我們隨各剪下一縷頭髮，連父親和小菊的，都裝在一個小白信封裏。此外我自己還放入我頭一次剃下來的胎髮（是母親珍重的用紅線束起收存起來的）以及一把「斐託斐」（Phi Tau Phi）名譽學位的金鑰匙。這鑰匙是我在大學畢業時得到的，上面刻有年月和姓名。我平時不大帶他，而在我得到之時，卻曾與母親以很大的喜悅。這是我覺得我的一切珍飾，都是母親所賜與，只有這個，是我自己以母親栽培我的學力得來的。我願意以此寄託我的堅逾金石的爱感的心，在我未死之前，先隨侍母親於九泉之下！

二月三日，下午二時，我們一家收拾了都到殯儀館。送葬的親朋，也陸續的來了。我將昨夜封好了的白信封兒，用別針別在棺蓋裏子的白綾花上。父親俯在玻璃蓋上，又痛痛的哭了一場。我們扶起父親，拭去了蓋上的眼淚，珍重的將棺蓋掩上。自此我們再無從瞻仰母親的柔靜慈愛的睡容了！

父親和杰及幾個伯叔弟兄，輕輕的將鋼棺擡起，出到門外，輕輕的推進一輛堆滿花圈的汽車

裏。我們自己以及諸親友，隨後也都上了汽車，從殯儀館徐徐開行。路上天陰欲雨，我緊握着父親的手，心頭一痛，吐出一口血來。父親慘然的望着我。

二時半到了虹橋萬國公墓，我們又都跟着下車。仍由父親和杰等擡着鋼棺。執事的人，穿着黑色大禮服，靜默前導。到了墳地上，遠遠已望見地面鋪着青草似的綠氈。中央墳穴裏嵌放着一個大水門泥榧子。穴上地面放着一個光耀射目的銀榧架。架的左右兩端，橫牽着兩條白帶。鋼棺便輕輕的安穩的放在白帶之上。父親低下頭去，左右的看周正了。執事的人，便肅然的問我說，「可以了罷？」我點一點首。他便俯下去，撥開銀榧上白帶機括。白帶慢慢的鬆了，盛着母親遺體的鋼棺，便平穩的徐徐下降。這時大家慘默的凝望着，似乎都住了呼吸。在鋼棺降下地面時，萬千靜默之中，小菊忽然大哭起來，擁出張媽的懷抱，向前走著說「奶奶掉下去了！我要下去看看，我要下去看看！」華一手拉住小菊，一手用手絹掩上臉。這時大家又都支持不住，忽然都背過臉去，起了無聲的幽咽！

鋼棺安穩平正的落在水門泥榧裏，又慢慢的抽出白帶來。幾個人夫，擡過水門泥蓋子來，平正的蓋上。在四周合縫裏和蓋上鐵環的凹處，都抹上灰泥。水門泥榧從此封鎖。從此我們連盛着母親遺體的鋼棺也看不見了！



堆掩上黃土，又密密的繞覆上花圈。大家向着這一堆香雲似的土邱行過禮。這簡單嚴靜的葬禮，便算完畢了。我們謝過親朋，陸續的向着園門走。這時林青天黑，松梢上已灑上絲絲的春雨。走近園門，我回頭一望。蜿蜒的灰色道上，陰沈的天氣之中，松蔭蒼蒼，杰獨自落後，低頭一步一跛的拖着自已似的慢慢的走。身上是灰色的孝服，眉宇間充滿了絕望，無告，與迷茫！我心頭刺了一刀似的！我止了步，站着等着他。可憐的孩子呵！我們竟到了今日之一日！

回家以後，呵，回家以後！家裏到處都是黑暗，都是空虛了。我在一月五夜寄給藻的信上說：

「我從前有一個心，是個充滿幸福的心。現在此心是跟着我最寶愛的母親葬在九泉之下了。前天兩點半鐘的時候，母親的鋼棺，在光彩四射的銀架間，由白帶上徐徐降下的時光，我的心，完全黑暗了。這心永遠無處捉摸了，永遠不能復活了！——

不說了，愛，請你預備着迎接我，溫慰我。我要飛回你那邊來。只有你，現在還是我的幻夢！」

以後的幾個月中，涵調到廣州去。杰和我回校。父親也搬到北平來。只有海外的母，在歸舟

上，還做着「假依慈懷的溫甜之夢」。

九月七日晨，陰。我正發着寒熱，楫歸來了。輕輕推開屋門，站在我的牀前。我們握着手含淚的勉強的笑着。他身材也高了，手臂也粗了，胸脯也挺起了，面目也黧黑了。海上的辛苦與風波，將我的嬌生慣養的小弟弟，磨煉成一個忍辱耐勞的青年水手了！我是又歡喜，又傷心。他只四面的看着，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才款款的坐在我牀沿，說：「大哥並沒有告訴我。船過香港，大哥上來看我，又帶我上岸去喫飯，萬分懇摯愛憐的慰勉我幾句話。送我走時，他交給我一封信，叫我給二哥。我珍重的收起。船過上海，親友來接，也沒有人告訴我。船過芝罘，停了幾個鐘頭，我倚欄遠眺。那是母親生我之地！我忽然覺得悲哀迷惘，萬不自支，我心血狂湧，顛頓的走下艙去。我素來不拆閱弟兄們的信，那時如有所使，我打開箱子，開視了大哥的信函。裏面赫然的是一條繫臂的黑紗，此外是空無所有了！……」他哽咽了，俯下來，埋頭在我的衾上，「我明了白一大半，只覺得手足冰冷！到了天津，二哥來接我，我們昨夜在旅館裏，整整的相抱的哭了一夜！」他哭了，「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我一道上做萬里來歸，假倚慈懷的溫甜的夢，到得家來，一切都空了！忍心呵，你們！」我那時也只有哭的分兒。是呵，我們都是最弱的人，父親不敢告訴我；藻不敢告訴杰；涵不敢告訴楫；我們只能戰慄着等待這最後的一天！忍心

者，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們，生生的突然的將我們慈愛的母親奪去了！

完了，過去這一生中這一段慈愛，一段恩情，從此告了結束。從此宇宙中有填不盡的缺憾，心靈上有填不滿的空虛。只有自家料理着回腸，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我受盡了愛憐，如今正是自己愛憐他人的時候。我當永遠勉勵着以母親之心爲心。我有父親和三個弟弟，以及許多的親眷。我將永遠擁抱愛護着他們。我將永遠記着楫二次去國給杰的幾句話，「母親是死去了，幸而還有愛我們的姊姊，緊緊的將我們摟在一起。」

窗外是苦雨，窗內是孤燈。寫至此覺得四顧徬徨，一片無告的心，沒處安放！藻迎面坐着，也在寫他的文字。溫靜沈着者，求你在我們悠悠的生命道上，扶助我，提醒我，使我能成爲一個像母親那樣的人！

六，三十夜，一九三一，燕南園海澱北平。

## 新年試筆（一九三四年）

新年試筆。

因爲是「試」筆，所以要拿起筆來再說。

拿起筆來仍是無話可說；許多時候不說了，話也澀，筆也澀，連這時掃在窗上的枯枝也作出「澀——澀」的聲音。

我願有十萬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涼的、碧綠的、蔚藍的，迎頭灑來、潑來、衝來，洗出一個新鮮、活潑的我。

這十萬斛的水，不但洗淨了我，也洗淨了宇宙間山川人物。——如同太初洪水之後，有隻雪白的鴿子，啣着嫩綠的葉子，在響晴的天空中飛翔。

大地上處處都是光明，看不見一絲雲影。山上沒有一棵破斃斷的樹，沒有一根焦黃的葉；一眼望去盡是參天的松柏，樹下隨意地亂生着紫蘿蘭，雛菊，蒲公英。松徑中，石縫中，飛濺着急流的泉水。

江河裏也看不見黃泥，也不飄浮着爛紙和瓜皮；只有朝靄下的輕煙，濛濛的籠罩着這浩浩的流水。江河兩旁是沃野千里，阡陌縱橫，整齊的灰瓦的農舍，家家開着後窗，男耕女織，歌聲相聞。

城市像個花園，大樹的濃陰護着雜花。整潔的道路上，看不見一個狂的男人，妖的女人，和污穢的孩子。上學的，上工的，個個腆着胸走，容光煥發，用着掩不住的微笑，互相招呼，似乎人人都彼此認識。

黃昏時從一座一座的建築物裏，湧出無數老的，少的，材的，僧的人來，一天結實的有成績的工作，在他們臉上，映射出無限的快慰和滿足，回家去，家家溫暖的燈光下，有着可口的晚餐，親愛的談話。

藍天隱去，星光漸生，孩子們都已在溫暖的牀上，大開的窗戶之下，在夢中向天微笑。

而在書室裏，廊上，花下，水邊都有一對或一對以上的人兒，在低低的或與高彩烈的談着他們的過去，現在，將來所留戀，計劃，企望的一切。

平凡人的筆下，只能抽出這平凡的希望。

然而這非凡的希望……

洪水，這迎頭沖來的十萬斛的洪水，何時纔來到呢？

# 平綏沿線旅行記

## 序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應平綏鐵路局長沈昌先生之約，組織了一個「平綏沿線旅行團」。團員有文國簫女士 (Miss Augusta Wagner) 雷潔瓊女士，顧頡剛先生，鄭振鐸先生，陳其田先生，趙澄先生，還有文藻和我，一共八人。我們旅行的目的，大約是注意平綏沿線的風景、古跡、美建、風俗、宗教，以及經濟、物產種種的狀況，作幾篇簡單的報告。我們自七月七日出發，十八日到平地泉，因鐵路被山洪沖斷折回。第二次出發，係八月八日，文女士赴北戴河未同行，因邀容庚先生加入。八月二十五日重復回來。兩次共歷時六星期，經地是平綏全線，自清華園站至包頭站，旁及雲岡百靈廟等處。此行種種的舒暢和方便，我們是要對平綏路局，和沿線地方長官致最深的感謝的。

平綏沿線的旅行，自我個人看來，有極重要的幾點：一、自東北失守之後，國人變態的覺出

了邊防之重要，於是開發西北之聲，甚囂塵上。而到底西北在那裏？中國西北邊況到底如何？則大抵茫然莫知所答。且自東北淪亡，西北牧畜、墾殖，又成全國富源之所在，而西北的土地、物產、商運等各種情形，我們亦都甚隔膜。平綏鐵路是人民到西北去，及貨物從西北來的一條孔道，是個個國人所應當經行，應當調查的。二、較早的中國鐵路之中，只有平綏線是完全由中國自己計劃，自己勘测，自己經營的。青龍橋長城之側，矗立着工程師詹天佑公之銅像，這充分的發揚焦慮深思，堅持忍耐的國民性的科學家是全國人士所應當瞻仰紀念並以自勵自信的。三、平綏路線橫經長城內外，所過城邑的人民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是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最好園地；同時在國難之中，我們不當再狃於舊習，閉居關內，目邊人爲異族，視塞外爲畏途。我們是應當遠出邊境，與各族同胞剖心開懷，精誠聯合，以共禦赤白強隣的侵逼的。四、平綏鐵路的沿途風景，如八達嶺之雄偉，洋河之紆迴，大青山之險峻；古跡如大同之古寺，雲岡之石窟，綏遠之召廟，各有其美，各有其奇，各有其歷史之價值，瞻拜之下，使人起祖國莊嚴，一身幼稚之感，我們的先人慘淡經營於先，我們後人是應當如何珍重保守，並使之發揚光大！

我自己生平的癖愛是山水，尤其是北方的黃沙茫茫的高山大水。雖不盡瑰奇神秀，而雄偉坦蕩，洗滌了我的胸襟。我生平還有一愛，是人物，平時因爲體弱居僻的關係，常常是在過着孤陋



寡聞的生活。這次六星期的旅程之中，充分的享受了朋友的無拘束的縱談，除了領教了種種的學識之外，沿途還會見了許多邊境青年，畸人野老，聽見了許多奇女子，好男兒的逸聞軼事，耳目爲之一新，心胸爲之一廓，我對於這次旅行的欣賞感謝，是罄筆難書的。

西北歸來，小病數月，遲至今日，方追記月前旅行的經歷、印象和感想，以月日爲系，草草成文，以誌鴻爪，並饗國人。

二十二年七月七日

清華園

距豐台站三六·八三里  
高度一二二·〇〇尺

七月七日晨，陰，八時二十分出發清華園車站。車上會到了張宣澤上校，係與我們同車到綏遠者。我們用的是平綏路局的公事專車，臥鋪、書案，應有盡有，一切設備，均極整齊舒暢。飯車上廚師自言係梁燕孫舊傭，談及世家往事，似不勝今昔之感。

將行李安排好，剛過沙河站，我們便在車上的會客室裏開會，由顧頡剛先生分配工作，計注意沿線經濟狀況者有陳其田先生，宗教狀況者有雷潔瓊女士，古跡故事者有鄭振鐸先生，民族歷史有顧頡剛先生，蒙古毡房者有文藻，文國簫女士寫英文導遊小冊，趙澄先生擔任攝影，而我只擔任記載途中的印象，是最輕的工作。

分配既畢，大家隨意談笑，看書，或倚窗眺望。兩旁莊稼，正在青葱時節，田畦在車旁旋轉，一望無際。黃土的小道上，時有小童騎驢經過，狀極暇逸。過昌平站，遙遙的已看見轟天環抱的天壽山，橫障天北，明朝的十三座陵寢，沙點一般的散見於山巒之間。過南口站，係本路機廠及材料廠所在地，廠址及員工住所，自成一村。過此即是關溝，北行列車到此改由山道機車，推行而上。自南口至西撥子一段，雖僅三十餘公里，而紆迴險峻，火車須穿行於巨壑、懸崖、急湍、峭壁之間。詹天佑先生廢寢忘食，歷時四載，方才完成了這鉅大的工程，使我們今日行旅之人，得以臥遊於鑿空天險之地。到過青龍橋的人常說：「遊青龍橋，登長城者，永遠會追慕兩個偉人，一是秦始皇，一是詹天佑。」其實八達嶺上的雉堞，並不是秦始皇時代的長城，而長城邊的鐵路，卻是詹天佑先生的心血。

在特大號的機車徐徐推行之中，火車漸漸上山，兩旁青崖摩天，近逼車窗，如絨絨的屏障，旋轉重疊。懸崖上羊羣遊牧，仰視小極，如鳥棲樹巔。山下流泉之間，大石織布。令人想起唐人「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之句。泉石錯雜之間，遍生小樹，也有山田和人家，在微陰的天色之中，一層層的遠遠點綴開去，極清翠清遠之致。這時忽然穿過居庸關三百八十五尺餘長的山洞，車上點起燈來，窗戶間微微覺着煙氣。五分鐘之後，又豁然開朗。紆迴曲折，其間穿

過五桂頭及石佛寺兩個小山洞，便到了青龍橋車站。距豐台站一三二·九八里  
高度一八四一·〇〇尺

在停車換車頭的數分鐘之間，我們下車散步，陽光已出，仰首四顧，正在關山重疊之中，長城奇觀，悉在眼前！雄偉高厚的城牆飛龍一般的越嶺蜿蜒，每三十六丈，便有一座墩臺，想像當年城頭拒胡，烽火燭天，戍卒無聲，滿山攀走之狀，使人熱血潮湧！

車站布置清幽，山峽之間，丁香花叢裏，黯綠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銅像，巍然矗立，如在沈靜的眺望欣賞着自己勞瘁的工作。

重復上車，循着轉折的V字形路線，倒轉而下，又入八達嶺的一千一百四十五尺餘的山洞，此洞爲世界著名工程之一。過此便是康莊，忽然降下是一片廣漠的平原，回望八達嶺上遠遠起伏的一線長城，如在天上！不經過「天險」的關溝，不能理會所謂之「康莊大道」之意，此時我們已身在塞外了。

康莊距豐台站一五四·五五里  
高度一六五五·〇〇尺是個大站，自西北來的貨物悉屯於此。自此而北，一望平坦，黃沙茫茫，天末的微雲、遠樹，引人起蒼涼之感。

十二時許過懷來站，懷來城牆跨在山半，狀頗別緻。一時許到土木堡站距豐台站二〇三·七四里  
高度一七四九·〇〇尺係明正統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七先入寇。英宗被俘之地。景泰初侍臣死難受祀於城內之顯

忠祠者，有文臣王佐以下，武臣張輔以下共六十六人，這是民族的古跡。車上除了我以外，都下車步行進城而去。

我們的專車卸入岔道，我自己下來，坐在車下陰涼處一塊大石上，蟬聲聒耳，遠望車站牆下有些人在那裏吃瓜乘涼。

三時前後去的人陸續歸來，滿口饑熱，開了幾個罐頭，他們一邊吃着波蘿蜜，一邊報告我以城內及顯忠祠的狀況。

下午五時五分自土木堡又掛上列車出發，過沙城——此地出青梅酒，據說是曹操和劉備養酒論英雄時所飲者，聞名甚覺可喜，歸途中曾帶了一瓶。——新保安下花園各站，一路與洋河並行，水勢浩蕩，隔河有鷄鳴玉帶兩山，山間隱約的露着寺觀。這一帶遠水遙岑，極引人入勝，如看山水橫幅。六時餘過辛莊子，在車上用着晚餐，餐棹正對後窗，兩旁一望盡是整齊的稻田，田畦間種着密密的楊柳，柔條搖曳，竟是江南風味。從後窗中看着車後一線軌道，兩行垂楊，不盡的宛轉牽來。顧頤剛先生因為誦俞平伯先生「一路牽愁出薊門」之句，大家均歎其寫景之工！

洋河兩旁的山上，時時露着沙磧，似乎是一陣極大的旋風，捲成這許崗槽，遠望極其平滑細膩。此時童心忽生，心中暗想能到那無際的細沙上，翻身一滾，才有所思。

在青紫的遠山，緋紅的晚霞之中，七時五分，我們到了唐末李克用「英雄立馬起沙陀」的宣化。

七月八日

宣化

距豐台站三〇七·九七里  
高度一九四一·〇〇尺

晨八時左右，坐人力車入宣化南門，即昌平門，——城係明洪武廿七年（一三九四年）所築，歷代都經重修——門兩旁有石刻門神，城門上的鐵釘悉作罽鐘形，城牆上還有石刻的厭勝小兒和頂着石盤的小猴，爲他處所未見。我們穿城經過鐘樓、鼓樓，和最繁盛的大街，逕出北門。最使我感着有趣的，是大道兩旁的行人道上，有石溝，溝中有小泉流，經過家家門前，小孩子在溝中濯足，小女兒在溝中洗衣，既方便，又清雅，亦是他處所無。宣化城內男女在盛暑中均着「腰褡」，和南方人所着的兜肚正相反，「腰褡」是保護後背，兜肚保護前胸，大約是塞外風勁的緣故。

出北門，登城頭之威遠樓，藥王閣，均係明代建築。相對有鎮虜臺，高四丈，穿洞而上，四顧蒼茫，臺上有扁，書「眺遠」二字，此臺爲明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年）所建，有明代碑記。樓名「威遠」，臺名「鎮虜」，可見明代的胡人已逼近宣化了。

再向西北便抵龍煙鐵礦，此礦廢置已久，辦事處僅有守門人，門外堆積着未敷設而已生鏽的鐵軌。此礦在民國十年本爲官商發起合辦，煉砂處在石景山，礦質甚佳，每日可出鐵砂數百噸，以時局不靖，停頓有年，極爲可惜。今夏在綏遠開的「開發西北協會」，提議建設事業之中，卽有開發龍煙鐵礦一項，希望不久可見諸實行。

自此而北，經過瓜田和小林，涉過小小的渾泉便到北山脚下。山下有天主教的修道院一所，清雅宜人，有關者帶領參觀，據云院長姓吳，本院修道者有六十人，都是西北各省來的。大堂中有神座，四壁掛着十四幅中國畫的耶穌聖蹟，並附以詩，係北平輔仁大學陳君所作。

出修道院，踏着亂石上了北山。山頂有恆山寺，係明代建築，已頹廢，牆壁都無，僅有前殿——安天殿——後殿——子孫娘娘廟尙可進入。下望宣化全景，歷歷在目，山下葡萄園極多，葡萄是宣化的名產之一。

回車上午餐。餐後三時許又進城，上了城中央的鎮朔樓，本是鼓樓，明正統庚申（一四四〇年）御史羅亨信建，今改爲民衆教育館，圖書尙多，秩序亦好。對面是清遠樓，明成化壬寅（一四八二年）御史秦絃所建，樓高三層，本是鐘樓，頗見頹敝，正在修理中，不能上去。

次到北門一清真寺，寺中有初級小學校，由教員領導參觀。據云城內回教徒有數千人，學生

都是教徒子弟。瞻仰大殿時，大家脫履入內，潔無纖塵，殿中紅柱整立，掛着玻璃燈，極為美觀。

又到甘霖橋東的朝玄觀——清因避康熙諱改稱朝天觀——觀內駐着軍隊，外殿已改爲習藝廠，內殿樓下亦成爲存儲處，樓上規模尙具，殿旁有明代碑記。

自此又到城西北的玉家花園，又稱介春園，係清守備玉煥功之別業，今已荒蕪，而軒閣牆上尙有石刻，假山魚池，石坊小橋，布置楚楚，具見匠心，芍藥欄中，所餘已無可觀，小橋邊匠人正砍伐着一株古柏，旁有小兒女圍觀嘻笑，似不生盛衰之感！

出介春園，至虎溪橋第二師範，卽古之彌陀寺，所謂之「先有彌陀，後有宣化」者，卽係此地。按彌陀寺本建於元代，歷代均曾重修，今殿宇已蕩然無存，只在操場北邊，仄小的茅亭之下，尙矗立着一座高偉的銅佛，高約兩丈，重四千餘斤，爲明宣德間（一四二六年）所造。據第二師範校長張君說，銅佛腹中本有些珍寶和元代的紙鈔，先遭兵劫；所餘紙鈔少許，又在民初曹錕時代，運到保定陳列，迄未運回，今已不知去向了。

校園中有葡萄數株，結實纍纍，舌者已有六十餘年。葡萄架的結法，如倒置的雨傘，傘柄向上，這樣一枝一葉悉受陽光，是國藝家所應當效法的。

晚七時廿分離宣化，八時半到張家口。

## 七月九日 張家口

距豐台站三六六·七三里  
高度二四五六·五〇尺

晨八時許，乘省政府汽車兩輛，離站出大境門至元寶山。大境門上有清人高維嶽寫的「大好河山」四大字。出門至西溝，山嶺峯巒，重疊圍抱，西北門戶的元寶山已橫在眼前，兩峯夾峙，氣象雄偉，牛車在山下穿行，遠觀小僅如蟻！此路爲到庫倫孔道，山下有小泉迴繞，許多驅車人在那裏卸牛飲馬。立此四顧，處處看出當年邊塞交易之繁盛舊跡，店招都用的是漢蒙藏三種文字，路旁關閉着許多安寓塞外客商的大店，所謂之口外館者。按張家口本屬直隸萬全縣，與獨石口、古北口有塞外三關之稱，自民國十七年改省，遂成省會。此地東連遼碣，西接歸綏，南通津沽，北達庫倫，爲內地入邊之大樞紐。其交易以皮毛、牲畜、茶、布疋爲大宗。從民國十二年外蒙古獨立，漢蒙貿易斷絕，張家口繁華爲之大減。近來又有中俄通商之說，未審何時可見實行？

我們見到以牛駕車時，覺的很詫異，想像中總以爲塞外交通是全藉駱駝的。牛車之製，亦極古拙，雙十字形的最原始式的輪軸，徐徐輾行，漫漫長道，人畜都極可憐！

大雨之後，不能到門外的孤石兒去，遠望泛濫的河水之中，立着一塊人形石，因遙遙的爲攝



一影。

自此又上賜兒山，汽車路係新築，極平坦，曲折而上，張家口全景，平展眼底。賜兒山巔有雲泉寺，祠子孫娘娘，扁聯甚多，正在修理中，金碧煥然，各殿依山曲折，層階曲檻，欄柱頭均石刻各種供果，極有佳致。正殿下有水、冰二洞，冰洞無冰，水洞亦涸，按此二洞本爲「噴玉」、「汎珠」二泉，不知重修後泉水能重流否。

下山，由陳其田先生作東，在城內鼎豐樓午飯，菜中有蘑菇，係本處名產，味極清美。

回車少息，熱甚，下午三時許又出遊。此回分道揚鑣，張宣澤先生、陳其田先生、文國籟女士、雷潔瓊女士和文藻，參觀經營中蒙貿易之德華洋行，及瑞士教堂。顧韻剛先生、鄭振鐸先生、趙澄先生和我則經清水河大橋，至公園。公園有水池，有樹木，還有些鳥獸的柵籠和格言及民族故事圖畫的木牌，一切尙整潔。

出門卽到大境門內西高山崖之朝陽洞，亦稱地藏寺，外觀很小，歷層階而上，先到正殿；和尙出迎，盛暑中穿着棉褲，我們正在疑愕，殿門一啓，冷氣侵人，熱汗頓消。殿頂層崖上，遍刻着西遊記故事，人物極細小可愛。殿柱上的盤龍，也和雲泉寺的一般，盤空攫拿，鱗甲生動。旁邊尙有倉神殿等，都作了請仙扶乩之所，並有呂仙等的現形攝影多幅，想見當時此風之盛。

出寺夕陽已落，涼風四起，黃沙飛揚，迷茫中又乘車到上堡即「新堡」，亦稱「來遠堡」之市圈，係明代馬市，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所築，爲漢蒙交易之所，圈之大小如長方形之小城。西北有戲臺，兩旁有小房，本爲市場，現在駐着軍隊。正對着戲臺，歷層階而上，有關岳二廟，關帝像騎赤兔馬，儀觀甚偉。戲臺以娛商賈，關岳廟宇以威懾遠人，具見前人苦心。堡中有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沈萬亨「新城來遠堡題名記」。

出上堡，經舊城門，入下堡，即舊堡，亦稱張家口堡，爲明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年）所築。城牆上有玉皇閣，登之正望見滿城燈火，滿山烽堞，我們以爲祀神是假借，而瞻望竄情，是當初建關的本意。

歸來經怡安市場，大似北平之隆福寺、護國寺廟會，無可紀者。

張家口新建的馬路，及橫駕上下堡之清水橋，均甚整齊壯觀，街市繁盛處竟有上海風味，爲當初想像所不及。舊房子門口有額「活潑地」「雨金處」者，大約如關內影壁上之「凝眸」等字樣，後來在大同綏遠，亦常見同樣額字。

回車晚餐，夜大雨。

## 七月十日 大同

距豐台站六九八·三五里  
高度三四四五·〇〇尺

晨六時二十分，陰雨中離張家口，一路有陰山山脈環峙於左，洋河渾水奔流於右，陰雲橫抱山腰，山水雲樹，一時相映。顧頡剛先生說：此景大似展看米南宮山水手卷，信然！

午一時半到大同。

大同爲北魏舊都，武帝於天興中（三九七—四〇三年）建宗廟於此，爲塞北首要之地，歷代均有偉大建築，古跡極多，我們神往已久。今日地溼，不能遠遊，半日中只在車上看書談話，並到車站附近看看大同的名產，沙鍋和銅器。

十一日晨九時，乘騎兵司令部汽車出發入城。城外馬路尚平坦，城內則泥濘已極，車行甚艱。先到全城中心之陽和街即皇路街之九龍壁。按九龍壁本爲明代王府照壁，爲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所建，今代府已改爲玄都廟，此壁當街。啓柵入內，仰視見壁，高約五丈，寬約二十丈，上嵌大龍九條，爲琉璃磚瓦砌成，小瓦上尙有小龍無數，姿態各異，據云大小龍共有一千三百八十條。瓦色間綠淡藍，龍的形勢亦飛躍生動，古色古香，極其美觀。壁前有小池，旁有乾隆嘉慶各代重修的碑記。

次到大華嚴寺在清遠街之西，俗稱上寺，遼重熙七年（一〇三八年）建，清聖宗八年（一〇六二年）又增建供奉諸帝銅石各像，明洪武三年（一三七一）改爲大有倉，旋供佛像。現已破損，入寺四顧荒涼，大殿楹上，烏鴿羣飛，漆色剝落。上臺開鎖進殿，陽光射入，仔細凝視，四壁悉是佛教故事的壁畫，工細已極，金漆尙有甚新者，大約是清代裝飾過的。北壁左邊近門有字云「雲中鐘樓西街，興榮魁畫工董安」，又北右邊有「信心弟子畫工董安」等字樣。董安未知爲何許人，字跡亦劣，大約他只做了些修補的工作。

殿極高大，結構簡潔。佛像甚美，目長鼻直，肩廣腰細，極莊嚴慈妙之致。中間五佛；南寶生，西彌陀，中毗盧，東阿闍，北成就，垂目合掌，盤膝而坐，座前各有脅侍。座後火焰重重，極雄壯約麗。

出上寺，下一條街，便是下華嚴寺。兩寺本相連，明代斷成兩處。下寺外部駐兵，有新修講堂一處。正殿較上寺爲小，爲藏經之所，四壁有壁藏。當大佛座後，懸有天窗樓閣五間，均是遼代建築。櫺內尙有畫幅及藏經，但都非金元古物。佛像數十尊亦極美，可惜佛前坐着有關聖塑像，當係軍人所祀，藝術上大相懸殊，殊覺太不倫類！

回車午餐，知到雲岡的汽車道已由工兵修好，午後一時又向雲岡出發。

按雲岡在大同城西三十里武周山之雲岡堡，當北魏建都大同時節，雲岡逼近魏都，山石又好，正好爲佞佛的魏帝所利用，於是於文成帝興安二年（四五三年）開始雲岡石窟的雕刻，魏志稱雲岡石刻始興安（四五三年）終太和（四九九年）共四十六年，計建同升靈光鎮國護國童子能仁華嚴天宮兜率十寺。元代又建石佛二十龕，今洞名可考者僅有數洞，如五佛洞碧霞洞佛籟洞等，刻名尙在崖上。

關於雲岡石窟雕刻的建造年代，石窟之數目次序、建築形式等，同行的鄭振鐸先生有更詳細的記載，同時關於雲岡的中外書籍和論文如：

王耀成：大同旅行記 地學雜誌六年十、十一期

袁希濤：大同雲岡石窟佛像記 地學雜誌十一年二、三期

趙邦彥：調查雲岡造像小記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陳垣：記大同武周山石窟寺 東方雜誌十六卷，二、三號

梁思成

材徽晉：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三、四期  
劉敦楨

翟兌之：大同雲岡石窟詳記 北平京報畫報廿一年五月（稿存中國營造學社）

松本文三郎：雲岡之雕像 東洋美術報十一年

伊東忠太：北清建築調查報告 建築雜誌一八九號

等均可參考，我又只記此行的感想和印象了。

自大同車站出發，同行者尙有大同段長賀渭南先生。沿着泥濘顛簸的山路，汽車徐徐的開向武周山。沿途傍武周河而行，河水渾濁洶湧，時見人畜絕流而渡。五里許到觀音堂，是一小廟，廟前有三龍壁，略如城內之九龍壁。廟門首有一橋洞，預備山水穿過者，洞額曰「潮音」。上階入廟，廟內也駐着軍隊，大殿內縱橫的設着兵士的臥具，只將神像的兩目用黃紙蒙上，以避不便，極爲有趣。營長吳姓，招待我們吃茶，並爲指點對山頂上之漢馬武寨，係馬武爲盜時嘯聚之處。吳營長又微笑對我們說：「這裏靜極了，夜裏只聽見水漸和狼叫。」我忽覺得這話大有詩趣！又曲折的走了廿五里，汽車橫涉兩次武周河，雲岡一片的洞窟寺樓和大佛的肩頂已橫在眼前了。

車停在石佛古寺東邊山西騎兵司令趙承綬先生的別墅門口。雲岡之遊，蒙趙司令見假他新蓋好的雲岡別墅爲我們下榻之所。趙司令和夫人那天都在別墅裏，相見甚歡。匆匆的安排好臥具，我自己休息了一會，同行諸君急不及待，都分頭到各窟裏去探訪千五百年前的神工了。

晚六時，趙司令設宴爲我們洗塵，我們是一身行裝赴席。席間談到西北牧畜問題，開墾問題，因提到開發河套的民族英雄王同春氏，大家都感着極大的興趣，顧頡剛先生立刻就作了一些筆記。（此則顧氏有專文發表）

趙司令飯後就回城去。我們信步走出別墅向東而行，入別墅東第一窟，土氣觸鼻，從人以東香高照，鴉鴿驚起，從我們頂上紛紛飛出。在洞內暮色迷茫之中，我們瞻仰了第一處雲岡的造像！當中一尊坐佛，高六丈許，旁有兩大佛侍立，腰以下已見剝損，法相莊嚴，默然外望，對於千數百年來窟外宇宙之流轉變遷，在美妙慧澈的目光中，似不起什麼感觸。繞到大佛身後，洞中更黑，地上更溼，四壁都是水沖風剝的痕跡，雕刻之處已極模糊。摸索着出洞，在深沈的足音之中，不知爲何，忽然想起埃及金字塔剖尸記那一本小說！

向東再走，又過一洞，泥封半截，顧頡剛先生指點說還是劉孝標的譯經樓。

不能入內，又走過數洞，或封或啓，啓者石像有的剝落，或不完全，是被人鼓落盜賣者。而數十丈高的崖壁之間，無數的窟龕之中，都仍有千萬的大小諸佛，坐立姿態，各具其妙。天邊的晚霞已暗，涼風四起，洞中不能再留，掬肩出洞，歸途中忽然有說不出的迷惘和戰慄。不知是車上勞頓，洞中寒冷，還是弱小的靈魂，被偉大的美感，劈空壓來，覺得此身在黃昏中一無依傍。

了。

回來大家添衣圍坐在別墅亭上，又談河套故事，聽得山下有鼓樂之聲，說是人家娶親，鄭振鐸先生等都去參觀，我因旅倦早睡。

## 七月十二日 雲岡

十二日晨，晴光極好，大家精神倍爽，早餐後一齊出發，自別墅向西穿入石佛古寺，先到正殿，入門就覺得冷氣侵入。仰視坐佛大像，高亦五六丈，在洞外登上四層高樓，又經過一條兩塊板的橫橋，纔到大佛的座下。洞中廣如巨廈，四壁琳琅都是小佛像，彩飾亦新，是寺僧每日焚香處，反不如他洞之素古可愛。

出寺門向西，到西來第一山佛籟洞五佛洞等處。計中段諸洞石刻最完全，有廟宇掩護，不受風日之侵削。自此而西，諸窟均淪爲民居，土牆隔斷，叩門而入，始得窺一二。第七窟佛像之偉大，爲全山之最，像係坐形，蓮座已灑沒土中，兩旁侍立之尊者亦瓔珞莊嚴的露立於天空之下。

由大佛像處再向西行，尙經十餘窟，或封或啓，佛像大小，及坐立扶倚姿勢，并窟頂花紋鳥獸等式樣，各不相同，亦有未完工者。總計全山石壁東西數里，凡大小九十五窟，佛像高者約七



千餘尺，次亦五六十尺，小則有盈寸者；各石窟高者二百餘尺，廣者容三千餘人，萬億化身，羅列滿山，鬼斧神工，駭人心目。一如來，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葉，各具精緻，寫不勝寫，畫不勝畫。後顧方作無限之留戀，前瞻又引起無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兒驟入寶庫，神魂喪失，莫知所攜。事後追憶亦如夢入天宮，醒後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時方知文字之無用了！

走盡窟洞，自山下雲岡侯繞回，進懷遠迎曦二門，門上額書爲明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所立。堡內道旁盡是民居土屋，并有「留人小店」。街中朝南有廟名碧霞宮，對面有戲臺一座，也是明代建築。

午餐後少息。下午四時許，沿別墅東邊之和尙溝上山，山上有田地，并有明萬曆清康熙時代之和尙墳三座。向西走入一處土城，爲雲岡上堡，係明代屯兵之所，今已夷爲田圃。再向西走爲雲岡山頂，有玉皇閣，門窗破損，闕然無人，看鐘上款識，爲明崇禎末年（一六四四年）所鑄，鐘聲初鳴，國祚已改了。

經下堡回別墅，晚餐後又在亭中稍談即睡。

## 七月十三日 雲岡

晨九時許，微陰，因定下午回大同，故又遍探各窟，作臨別之依戀。先向西走盡山末，又回來，向東沿河岸行，過劉宋劉孝標譚經樓，和雲深處，左雲交界處的刻石，走到河岸盡處，崖壁峭立，俯視濁流，少憩即歸。

午後，由雲岡巡長和堡中村長率數十民夫，打開東邊數窟，使我們得窺一二，只破牆上一部我們登梯上去，只見到石窟寒泉一洞，中有石柱屹立，上刻佛像，地下有泉水流過的痕跡。——其餘諸洞，以時間匆促，因止不發。

下午四時，又乘汽車回大同。重過觀音堂時，陰雲已合，大雨驟至，十五分鐘之後，便又放晴。而四面皆山之中，山洪四圍奔合，與車爭路，洪流滔滔，順山溝傾瀉而下，橫截山道，勢如瀑布。河邊沙岸，爲水冲陷，紛紛崩倒，奄然隨流而去。我們在一座橋邊，停了二十分鐘，候到水勢漸減，方涉水而過。自此一路如在河內乘車，水花四濺，直抵城下。

山西四圍是山，稍有雨水，即可成患，由來已久，這也是我們到處出遊，看見鎮水的銅牛等像的原因。

回站已是黃昏，登上專車，竟如回家一般的歡喜。稍憩即進城到興華春晚餐，嘗了代酒汾酒的滋味。飯後趙司令請大家到電燈公司看電影，係營中俄國技師所攝，有山西騎兵隊抗日之戰，內長黃紹雄百靈廟之行，及五當召等景，茶畢回車，已一時許。

## 七月十四日

### 口泉鎮

距大同三六·一一里  
高度三五四二·〇〇尺

晨在車休息，午後二時到口泉站參觀煤礦。從小讀地理，即知山西藏煤之富，甲於全球，急欲一觀實況。同時煤礦中情形，在十三年前在門頭溝參觀過，已不大記憶，極想探味這「暗無天日」的地下生活。

大同到口泉之間，路橋被山洪沖斷一段，下車步行，跨橋而過，換車到口泉站，有礦中工程師呂君來接，又乘晉北礦務局的小火車，運到永定莊。

沿途已看見巨大的煤塊，整齊的堆在軌旁。兩旁山窟裏，不時的露出門窗，是穴居的工人住處，此處土質甚黏，土穴也不處倒塌。

晉北礦務局是一所半洋式的房子，有辦公處圖書室等設備。自招待室後窗望見了後面山上的工人俱樂部，有些面目黧黑的工人，在門口坐立。晉北礦務局成立於民國十八年，廿一年末，改

組爲官商合辦之股份有限公司。礦區已開採者有煤峪口及永定莊兩處煤井，均用新法掘成了許多橫貫的平洞，每間一百尺，即開一風洞，上下用吊車，礦中並有排水通風各種設備。工人本用包工制，二十年十月改成裏工制，即局中備有工牌，由工人自行領取，至井下公事房，由工頭登記，分別工作。工人分日夜三班，每班八小時，工頭每日工資四角，工人最少者一角七分。礦中現有工人三千餘，每日產煤量本可有二千噸，近來因銷路不佳，每日只開採六七百噸。

三時又下雨，屋後山洪奔注，聲如巨雷。我們在礦務局用過午餐，已近四時，才收拾下礦，有個年青的工頭帶領。我們都穿上很厚的藍布套衣，戴上柳條編成的帽子，穿上套鞋，拿着鎂光燈，拄着棍子，從井口的吊車中降到礦裏去。

吊車的構造，好像升降機，沈黑中，大家擠在一起，只聽得井壁四邊水聲滴瀝，潮熱薰人，蒸汽水從吊車的鐵欄上，緣着我們的手臂，流到衣上袖裏，溼的難受。這吊車飄忽地不住的在沈黑中下降，忽然機身微微的一震，便停住，已到了深三百尺的地下了。

睜開眼，藉着手燈的微光，我們俯身魚貫的在六尺至八尺寬的回洞中進行。洞頂都用很粗的木柱支撐着，洞壁閃爍着黝黑的光。地下流着又溼又熱的泥水，洞中流轉的是沈重悶熱的蒸氣，頂壁間還不住的落下水點。我們稍一擡頭便要碰着頂壁，這時才知柳條帽的用處。

地道裏的小仄軌上，不時急速的隆隆的走過煤車，有黧黑襤褸的工人個個的推着，從我們車旁擠過。這樣氣也不出的俯身曲折的走了半天，才到一處修理器械的中心。這裏周圍稍為寬闊，熾着熊熊的煤火，幾個工人，在那裏打鐵，還有幾個童工在等待着傳遞，見我們露齒而笑，目光閃閃，這裏閃着生火的緣故，空氣更為窒悶。過此便是升降機的發動處，機聲隆隆，有幾個工人在搬着機關，洞頂安着電燈。

出此又到開採的地方，有許多工人着力的用鐵鋤向着壁上一下一下的掘，煤屑飛濺，落下的大塊，便又有人檢起，掇上煤車，推了出去。

出礦已近六時，重見傍晚的陽光，重吸着爽清空氣時，我們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悲惻和慚愧，大家脫去藍衣，發現彼此的內衣上沾滿了黑灰，鼻孔和耳竅也都充塞着黑垢時，那年青精悍的工頭，傲然的微笑道：「我們連肚裏都是煤屑呢！」我默然——

回大同已七時許，晚赴賀渭南段長的晚餐，菜極豐美。

## 七月十四日 大同

晨十時，坐人力車至南門邊的南寺，建築宏偉，而門外荒蕪污穢，門內石碑亦灑沒傾側。最

古的爲金皇統三年（一一四三年）朱弁撰，大定十三年（一一七六年）三綱寺沙門惠燭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碑，內有云「遼末以來，再羅烽燼，——所僅存者十不三四」，此外又有金明昌（一一九〇年）明萬曆（一五七三年）崇禎（一六二八年）清乾隆（一七三六年）諸碑，乾隆的碑上云「始於唐玄宗年間名之曰開元寺」（七一三年）——「正統中更名善化寺」（一四三六年），是此寺自唐至明已三易名了。

自大門入，外殿有佛像三座，並有尊者侍立，長眉垂目，極其端妙；座前已無香火，長案前亦無供具。正殿上有坐佛五尊，兩旁立像共二十四尊，姿態都極生動。壁畫則僅存西牆一扇，塵土蒙滿，略加拂拭，底下金漆不落，似是明代作品。

佛座前供着銅花瓶，小爐中也上着香，是冷落中的一絲點綴。在殿前遇見一位老和尚來上香，態度閒雅。和他談起，知道是本寺住持，四川梁山人，俗名蘇德華，法名妙道，二十歲出家，到大同已十九年。他發過願，斫指燃燈，蘸指血寫經，十餘年中已斫去五指，而經文尙未寫完，觀之肅然！問他出家緣由，只微微的笑歎說：「在家無甚意味——」談吐間又知他家有繼母，少失父歡，恐總是家庭之變也。

大殿前鐘亭中懸大鐘一，明天順五年（一四六三年）成都僧道中所鑄，重三千三百三十三

斤，亦古物之一。

自此出寺又出城東門，文雷二女士和我共乘驛車，餘人則由人背負而過，涉御河到曹福祠。曹福即舊劇「南天門」中之繇僕，相傳爲明代故事，據說曹福一路護送他的女公子，備嘗艱苦，到此凍死雪中，土人因立祠供爲土地神。廟本名玄都觀，供着三清，那天正有廟會，茶座上很熱鬧。曹福祠在偏殿上，小小的三間，中間是曹福像，兩壁都畫着曹福和他的女公子的一路的風波驚險，畫工甚劣。

登廟後小樓遠望，西五里有曹福村，亦是漢高祖被匈奴圍困之地。廟的四周都栽着楊柳，隔水遙望，葱蘢可愛。

進城又到久勝樓，在城中酒樓巷，今已改爲長勝樓，傳說是明武宗（一五〇六年）和賣酒的李鳳姐初見之地。店主孟姓，我再四的盤問店夥，「孟姓以前誰是店主？」追溯三四姓亦無姓李的，大約是店夥也不知道了。——不過舊劇中的「遊龍戲鳳」對飲對唱，有聲有色，居庸關上也有李鳳姐墓，墓上長着白草，似乎李鳳姐又實有其人。

次到天王廟，本以爲是遼蕭太后的梳裝臺，入廟遍尋不見，建築甚新，無可紀者。下午在車中休息，夜十時離大同，十二時抵豐鎮，至此已入綏遠境了。

## 七月十六日

## 豐鎮

距豐台站 $280 \cdot 13$ 里  
高度 $3883 \cdot 50$ 尺

晨七時許，聞平綏局長沈昌先生快車停此，將往卓資山視察鐵路沖斷處，隔窗匆匆招呼，聽說劉平農先生到百靈廟考察方言，得病回平，不治而逝。聞訊之下，大家驚悼！

十時出發遊豐鎮城，此地無處覓代步，大家步行。先到文廟，係清代建築，也有泮宮和牌樓，兩廊已改爲民衆教育館，正殿上供孔子牌位，兩旁有陪祀的弟子。殿柱的礎石，刻作石鼓形，別緻可喜。

自此往東北行，到城外靈巖寺，途中經過城隍廟、大仙廟等，均狹小無可觀。

靈巖寺在城之東北，負山面水，下層爲牛王廟，上層爲大仙祠，石階曲折，共九十九級，上至山巔，階旁有石棋杆數十對，左右夾峙。隔河望遙薛剛山下，嬰粟花田，燦若雲錦。

下午在車中休息，傍晚出看兵士晚操。午夜車開平地泉。

## 七月十七日

## 平地泉

距豐台 $930 \cdot 08$ 里  
高度 $4602 \cdot 00$ 尺

晨晤平地泉高站長，知卓資山一段，沖斷軌道甚長，需兩週方能修復。回車大家商量，不如



暫折回平，等路修好再來，直赴綏遠。這時綏遠主席傅作義自平來的專車，也停此不能前進。九時傅主席到我們車上來談。我們對於傅主席在涿州的戰績，心儀已久，會晤之下，覺得他是一位勇敢誠懇的軍人。談及綏遠地方建設，和學校人員合作問題，甚爲投機。

午前我們又到傅氏行轅回拜，也會見了傅夫人劉芸生女士。

午後出城登老虎山，山上有一小廟，大約是平地泉唯一的廟宇了，自若下望，看見山上縱橫的戰壕，和山下城內外十三條平闊的馬路，是當年馮玉祥氏在此屯兵訓練騎士時的舊跡。四顧茫茫，遠山如線，中間一片平坦浩蕩的平原。牛馬千百成羣，遠遠的走來，如綠海上的沙鷗萬點，倚杖當風，心曠神爽！這種無邊高朗的天空，無限平闊的草原，無盡晴爽的空氣，是只有西北高原才能具備的，我願個個南方孩子，都能到此一遊，一洗南天細膩嬌柔之氣！

入城走經街上，蒼蠅極多，據土人云係馬軍馬匹所帶來的。路經一蛋廠入內參觀，有女童工數十人，正在做破黃凝粉的工作，手段極爲敏捷。生雞蛋與蛋粉，爲本地出產之大宗，惜不講衛生，廠中處處蒼蠅紛集，使人望而生畏。

晚餐後信步出站，出懷遠門，晚霞艷極，四山青紫，起伏如線，萋萋芳草，平坦的直鋪到天邊。而四天的層層晚霞，山深紫而緋紅，而淺綠，而魚肚白，層層的將這一大片平原包圍了來，

所謂「天涯何處無芳草」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者始於今日見之！在這「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處女地上，此時心情，是歡喜，是感激，是惆悵也分不清了。晚風飄飄的吹起衣袂，我們都相顧默然無語。擡頭卻遠遠的看見白光萬點，緩緩流來，原來是羊羣罷牧，羊羣過盡，有兩三牧童悠暇的拄着鞭竿，低頭行走，落日的金光之中，完成了這一幅偉大靜穆的黃昏的圖畫。

大家心上的黃昏也有幾千百個，卻誰也忘不了這最深刻最移人的「平地泉的黃昏」。

夜中二時十分，離平地泉。

## 七月十八日 返平途中

晨五時即醒，卻已過了太同。自此一路經過來時舊站，倚窗外望，遠山近水，掠過眼前，都如舊友重逢一般的歡喜依戀。午後四時許過居庸關，天氣漸漸的熱了起來，我們又忙着換了夏衣。出關以來，日日在初秋的天氣之中，把夏天都忘卻了。

晚七時許到清華園站，此遊暫告一段落。

## 八月八日 赴綏道上

八月八日晨，仍由清華園站上車，八時十分啓行。文女士因赴北戴河未偕行，由容庚先生加入。微陰，夜中雨。

## 八月九日

### 綏遠

距豐台一八一·二一里  
高度三四三五·〇〇尺

九日晨八時許過卓資山，軌道壞處舊跡，依約可見，彎曲的鐵軌，橫臥路旁，折斷的枕木，也散堆隄下。經白塔站時遙見白塔遠峙，爲遼金時所建，浮屠七級，高約二十丈，據云頂嵌金世宗時（一一六一—一一八九年）閱經人姓名，俱漢字，內藏篆書華嚴經萬卷，惜未停，無從探其究竟。

路旁見有民居，北牆特高，只有南簷，似一間屋子，自屋脊剖成兩半者，狀甚奇特。我們猜想是防禦勁風，或木料缺乏的緣故。

十時許，抵綏遠，正遇見開發西北協會會員專車開往包頭，站上頗熱鬧。大家介紹相見，匆匆數語。

午由張宣澤先生約飯於舊城內之古豐軒，按舊城卽歸化城，係明萬曆中（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忠順夫人、三娘子所築，爲歸綏商業中心，街市頗繁華。古豐軒係羊肉館，開設已有二百

年，烙餅大釜，云重八百餘斤，因爲攝一影。

飯後至政治中心的新城——即綏遠城，按新城建於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在歸化城——即舊城——東北五里，馬路極整齊寬大，兩旁楊柳亦鬱鬱成陰，是西北軍的政績；省政府謁傅作義主席，並參觀省政府之新建築。此爲合署辦公之準備，工程正在進行中，磚瓦滿地，建築完全爲中國式，頗爲美觀。

下午應傅主席之招，自車上遷住綏遠公醫院。其地係租自比國教堂之醫院，改爲省府招待處者。傅氏公館，就在隔壁。門外空曠，樹木亦多。略事休息後，下午四時，訪傅主席夫人。

晚又由張宣澤先生約餐於綏遠飯店，會見了許多綏遠各界人物。席間又談到王同春事跡，聽到王同春女兒二老財的故事，大大的引起我的興趣，將來擬爲專文以紀此河套無冠帝王之公主！綏遠飯店爲綏遠最新式的客店，有浴室電影場、中餐部、西餐部等，地點亦好，只恐不無太熱鬧耳。

## 八月十日 歸綏

晨八時，先到東鄰參觀比國公醫院。院址甚大，設備亦好。院長費君，到華已四十餘年，衣

著悉同漢人，和萬可親，稍談卽。

十時出發至舊城參觀召廟，（召係招之簡字卽招提之意）先到舍力圖召。召之創設年代未詳，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七年）西征駐蹕時重修，賜名延壽寺，其後嘉慶咸豐光緒各代均經重修。大殿前有額曰「陰山古刹」。院中有藏經白塔一，咸豐九年（一八六〇年）建。殿前部是西藏式的經堂，正中有活佛講經座，兩壁亦有壁畫，樑柱間都掛着哈達，和佛像畫軸。後部是佛堂，供養佛像五尊。佛前兩楹間蟠着懸空二龍，爭攫明珠。樑上橫懸木柱，上綴排鐘，狀如鈴鐸，以繩牽引，喇嘛上香添水時，引繩搖曳，鏗鏘可聽。

殿後有樓，似是藏經處，現在空着。

次到小召，亦稱崇福寺，在舍力圖召東百餘步，清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八年）所建，爲康熙西征準噶爾凱旋駐蹕之地。殿前有碑亭二，上刻御製碑文，紀平準功績，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紀述，文曰：「丙子冬朕以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歸化城，於寺前駐蹕，見其殿宇宏麗，相法莊嚴，命懸設寶幡，並以朕所御甲冑弓矢，留置寺中。」時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一七〇四年——讀碑文想見當年的「宏麗」，今已破損無可觀，建築略如舍力圖召，爲漢藏合璧。前堂西室內掛有康熙之甲冑，以鐵環編綴而成，甚沉重，已鏽黑，並有鐵盔。東室亦佛堂，樑間懸空

遍雕西遊記故事，人物小僅如指。寺門內小院有琉璃塔一。自此轉入，有代用小學校一所，生徒數十人，正在誦讀，讀本悉經書及百家姓等。壁間懸有作文成績，大半是五七言詩。

離小召東南不遠，卽爲五塔召，清雍正五年（一七二八年）建，十年（一七三三年）賜名慈燈寺。外殿已全廢，門扇不開，自旁門開鎖，直抵塔下。基圍十丈，暗中摸索，曲折而上，基上五塔矗立，皆係煉磚築成。上列佛像，亦有如四大天王狀者。正中塔上朝南一磚，上有佛脚印，磚上花紋均極精緻，而金彩已剝落不存。

下塔出寺，又到城西南隅的大招，未知建自何時。明崇禎中（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清都統古綠格楚琥爾與德木齊溫布喇嘛，協同將原寺擴大，周圍四里許，因賜名無量寺。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八年），又由喇嘛奏易黃瓦。當年必甚輝煌，今亦頽敗，前殿闕作共和市場，甚見嘈雜。大門口懸「九邊第一泉」額，泉在寺前百餘步，今名玉泉井。傳康熙至此馬渴，以蹄扶地，泉忽湧出，因賜名。大殿前部亦有經堂，中間有圓形層桌一，周圍七層，供着水、燭、香、花、燈、等，香燈燦列，極爲美觀。喇嘛言此是「五行臺」，似是香花供養之意。殿中佛前有地藏王圓龜。佛像後右邊柱側陰暗處，有銅質小歡喜佛一尊，燃燈細看，佛像瘳惡，足踏一牛，牛下仰臥一裸女。

午赴綏遠飯店，應教育廳長閻偉先生之宴。

午後三時到民政廳即舊歸綏道尹公署之懋園，清慈禧后之父惠激，官歸綏分巡道尹時，后隨宦在署，懋園爲朝夕玩賞之地。（按慈禧於咸豐元年入宮，年已十七，是在歸綏署中時代，當在一八三四—一八五一之間），後任者別建一亭，額曰懿覽，取曾經太后遊覽之意。園中樹木蔭翳，樓閣相連，頗有雅趣。樓下碧甍屏前有臥石二方，云爲太后少時坐臥之處。

出園回公醫院，我因旅倦少息，別人又到城北五里之公主府。今改爲省立第一師範，關係康熙中（一六六二年—）建，惜未往，無從描述。

午睡至六時起，獨自出門，信步向東行，過廣場，至三十五軍聯歡社。社係新式建築，堂中有講臺，可映電影，四壁掛抗日死事士官遺像。兩旁有閱報室、球房等。社東有操場，有些兵士正在練習擲手榴彈。據帶領參觀的潘君說，如今三十五軍兵士，年紀只在二三十歲之間。社北有兵房，尙有網球場等，設備甚週。

回來與同行諸君，赴傅主席晚宴。席間傅氏談到民十七年涿州入城守城之役，及去年抗日之戰，大家均爲動容。同時又得聞三十五軍第七十三師機關槍連正兵張恆順廿二年五月廿三日在懷柔石廠之殺敵戰績。張君山西人，年僅十九，是役該連在石廠西北山脚任掩護之職。在全班五人

中砲陣亡之後，張君仍沈着支撐，以孤身掃敵數百，側障全營，自晨五時至晚七時奉命始退，全線賴以保全。（事載廿二年五月廿七日大阪朝日新聞）如今論功行賞，越級晉陞，由正兵得少尉待遇。——我自少即喜聞鼓角之聲，聽人家談到殺敵戰役，總有萬分的感動與高興。當下即和傅氏商量，能否和張君圖一會晤，詢問詳情。傅氏說「張恆順現駐豐鎮平地泉一帶，將來你們歸途過平地泉時，我可以電報命他上車相見。」——不想在我們回平道上，半夜車抵平地泉時，有張君的長官上車說：「張恆順病了」，何等的緣慳！這已是後話了。

## 八月十一日 赴百靈廟途中

晨三時即起，六時乘三十五軍軍用汽車出發，同行者有蒙文翻譯龔君，及班禪無線電臺長沈煥章先生。沈君江蘇人，居青海已數世，此行爲迎班禪行李而去。啓行時草上凝霜，冷如晚秋，東方乍明，晨曦美極，穿城過時商店都未開門。出城一路看大青山，環拱如畫。行二十里，漸至山下，一路有泉水細流，行人和牲口都在水邊憩息取飲。此時見有數十騎迎面風馳而來，近前通話，方知是蒙民來迎班禪活佛者。男女均着牛皮靴，衣服多紅紫色，金錦沿邊，腰間束帶。男子結一辮，女人則兩辮垂肩，髮上加銀板，垂掛珊瑚瓔珞，晨光下璀璨如畫。有小孩只有兩歲元



景，坐母親懷前鞍上，坐態極穩；而臉黝紅，雙睛如漆，狀極可愛。匆匆數語，聽我們說活佛已赴包頭，乃又縱馬急馳而逝。

自此上蜈蚣壩，係入山孔道，山路爲民十四馮玉祥氏駐軍所開築，尙平坦寬闊，今已漸崎嶇。汽車宛轉上壩時，我們都下車步行，走到仙姑廟，廟建石壁洞中，洞深五六尺，距地面約二丈，鑿石爲階，可以上下。西北有關帝廟，建石臺上，高立巍峨，爲蜈蚣壩之最高點。山峽間有樹林，亦爲西北軍所種。並有留人小店。立此前瞻後顧，羣峯如畫，起伏環繞，有山迴路轉之勝。過廟不遠有「鄂博」一，爲蒙人祈禱之處，形似墳墓，以亂石堆成，上插長杆，杆頭繫以牲畜毛角，及印刷藏文經咒之小旗或哈達。後聞蒙政會之趙君云，祭「鄂博」之日，各杆頭均揭雜色之咒文旗及五色紡綢，以牛羊供獻。喇嘛唸經，男女禮拜，爲蒙地盛會。

自此順山澗宛轉下壩，陽光灼甚，大家均減衣取涼，始知綏地「早穿棉皮午穿紗，抱着火爐吃西瓜」之諺，不是虛語。下壩後，回望陰山已在後面，我們都被「打在陰山背後」了。

山後時見農田，爲漢人移居來此耕種者。小岡頭時見「鄂博」。十一時抵武川縣，縣爲唐高祖（六一八年）生長之地，城池甚小。入城至縣政府稍憩，土屋數進，後倚小山，有野犬據簷下瞰，景狀甚奇。縣長席尙文君招待極殷。午餐後趙澄先生忽覺不適，大雨又傾盆而下，不能前

進，我們只得暫作住計。晚晴後登平頂山，四望均是平原。因我們人數太多，雷女士和我，及顧鄭張諸先生和文藻，均移往由娘娘廟改成的縣黨部。有總幹事賈世魁先生等欣然招待，情意殷渥可感。夜中空氣涼極，一宿之後，精神悉復。

## 八月十二日 赴百靈廟途中

晨九時離武川縣，七十里到台河，經保商團營盤，係一小堡，營房均土築，團兵二百餘，大半蒙人，驍勇善騎。午到段履莊，至山西商店鴻記少憩。店賣油酒米麵，並及雜貨。也有書成包，打開一看，只是上論數卷，還沒有人買。此店專與附近蒙人及漢族農人交易。生意很好，有店夥二百人，四出銷貨。我們在此飲水並進乾點，他們招待週到，並不算錢，亦蒙人淳厚好客之風所薰染也。

自此上車，便是達爾罕旗地，一路馳過綠海般無際的草原，地平如鏡，道直如矢。這時才理會到前人所謂之「天圓地方」及「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句，均指鴻濛初闢時的景物而言。同時亦使人憶起北齊（五五——五七七年）斛律光所作之「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其寫景之妙，真不可及。

平原上時見黃色的野鼠，在草中出沒。亦有巢居地中的小鳥。不遠的便有一大叢，一大片，不知名的紫色，紅色，黃色，白色的野花，彩氈一般的平鋪地上，絢爛已極。也不時的看見有毡房二三遠遠的棋子般點綴在草原上。看到一羣三四百隻的野羊，（即黃羊）在草原上吃草，聽見車聲，驚走四散，迅疾如鹿。翮君說黃羊是很難遇到的，遇到者大吉大利，我們都笑着。

此時迎面開來運載班禪行李回綏的大汽車數輛。沈君即與我們作別，登來車而去。車上有大氅布，即班禪之大弟子，我們因請他下車，爲攝一影。

三時許，陰雲又集，在「天蒼蒼，野茫茫」之中，看着大雨欲來，四天濃白之景，頗爲奇觀。頃刻間雨陣從後面馳來，大點的落在車篷上，不久雨脚即過，天放晴，此時已將進九龍口，山圍中便是百靈廟了。

忽然看見兩個蒙古騎士，自晚霞的天邊急馳而來，帽影鞭絲，一時如畫，迎到了我們的車子，便又回頭，鞭馬與車偕馳，其馬上姿勢之閒散自然，都顯示着他們終身馬上的生活。

進了九龍南口，遠遠百靈廟一簇的白色建築，和西邊蒙政會辦公處之數十毡包，已羅列眼前。紅籬金頂，在小河環抱繫帶之中，燦爛的掩映於西山霞彩之下，一天的乏倦，都被此蕩滌淨盡了。

到河東下車，此地為百靈廟一帶之山西商人在處，房屋多係漢式。我們到了集義公店，商量宿處，（在他們問答之頃，我看見了正屋東壁上，掛的×××先生所寫的勸勒川歌，）這時有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的科長趙福海、任秉鈞二君，來邀我們到河西毡房中去住，乏倦之餘，大家欣然應諾。

登車駛過清淺的百靈河，到廟西一簇數十個毡房前停止，這便是蒙政會的辦公處了。俯身入「包」，寒暄之頃，又有幾個蒙古青年，進來握手，都是蒙政會人員，俄日北平各處大學的畢業生，相見縱談，極為歡暢。據說一員長雲王回府去了，祕書長×王偕來此遊歷之前東北大學校長劉風竹先生出獵未歸。正談着忽然「包」外陰暗，雨雹交至，冰顆跳進窗幕，小如珠粟，少頃即止。出「包」一望，四山如浴，新綠照人。西邊是明豔的晚霞，東邊有虹影雙重，直垂到毡廬門口。百靈廟的白牆、紅瓦，和金色的殿尖，在明淨的霞光山色之中，竟如天宮樓閣不可描畫。

不久×王獵罷歸來，便來過訪。他年約三十餘歲，漢蒙學問都很深造。談話之間問到百靈廟故事，任君說是康熙西征時，兵駐廟南之女兒山，夜聞百樂爭鳴，山後又有二泉奔湧，似二龍戲珠，因建此廟以壓王氣，二十里之內，不許有人住家，以阻遏新天子之降生。今廟後白塔之下，即係泉源。

X王及各委員別去後，大家均收拾就睡。我們分住兩個毡包，安下行軍牀，鋪設了臥具。燈光之下，便細細的觀看包內的佈置。我們住的是蒙政會酌客舍，頂軸略如傘形，都是紅硃油漆。頂有天窗，上有氈蓋，可以捲舒。四周圍壁，蒙着綠色呢圍。地下鋪着白羊毛毡，上面又鋪着彩花的毛毯。當中向南，有朱紅漆的長方矮榻，上供元太祖成吉思汗（一二〇六—一二二六年）像。中央有方框，爲冬日安爐處。四圍有長方形小矮桌，都是朱紅油漆，上畫金花，甚爲美觀。門扉兩重，朝南安設，內層兩扇，外層只一扇，上部作柵欄式以通空氣。包內華麗舒適，（關於一般蒙古包的佈置，文藻有另文述及。）周視之下，我們都湧起了歡樂新穎的感覺。雷女士和我，因爲聽說這是河西聖地，自鴻濛開闢以來，第一次住着婦女，覺得是我們旅行中的一個大紀念。擁衾臥，天窗洞開，夜氣涼爽，星光滿天。聽見牧馬嘶鳴，羣獒追逐，邊聲四合，心裏覺着有無端的悲喜。

## 八月十二日

### 百靈廟（距綏遠三百八十里）

晨早餐時，趙君以X王命，送來點心一盤，有奶豆腐、奶裸子等，味嗜如西製之乾乳酪。十時許到X王包內去回拜，門口有荷鎗的蒙古兵守衛。相見道晨安畢，即遞奶茶，并進雜點，甚豐

美。包內陳設與我們住處相仿，只東壁下有書桌，上設文具，也整齊的堆着書籍，如甘地、俾斯麥、希特勒諸傳，及各國歷史和新土耳其等書，具見×王對於世界大勢之關心。

十時半辭出，即由趙君導遊百靈廟，廟亦名廣福寺，康熙時賜名鴻厘寺，百靈廟乃貝勒廟之轉音，或係某貝勒所建。正殿院中有經柱一對，上掛刷印經文之長幡，迎風飄拂。兩邊牆下有法輪十餘個，以手轉之，可代念佛。殿簷兩角上各有金柱，上綴以鈴，此爲「合一」之意。正殿門上有梵符，旁註漢字云「凡在此符下經過一次者，得消除千百世之罪孽。」殿前部爲經堂，有活佛誦經座等，金漆甚新。按現在廟宇，已非當時建築，民國三年土默特旗軍官玉祿譁變，聚衆據廟，綏遠都督張紹曾部兵來攻，玉部退出，誘張部追入，乃縱火焚廟，此一役後，當時古跡，均成瓦礫之場。今廟係新建，民國十三年完成，所費頗鉅。四壁周視，其壁畫工筆，較大同各寺，精粗迥殊。南壁有歡喜佛畫。後殿供佛像，供案右端，有金漆圓臺一座，據喇嘛云，係「小世界」，分水天地三層，上層有小樓閣，四面插有傘形及日月形，以別方向。

上樓看見經閣，有藏經數十束，狀如錦枕。佛桌前懸虎皮鞭索二條，據云此係大喇嘛傳令所用，如漢將軍之令箭。有紅衣小喇嘛正在佛前銅盞內添水。

廟中有佛殿及經堂十一座，喇嘛住所百數十處，可容三千人，今僅二百餘人，因建築形式大

略相同，未遍觀。

出至廟後，在一大「鄂博」前小憩。趙君因指廟周圍的小石堆，說這是新定的廟界。又說陰曆三月二十一日是祭成吉思汗之日，因為他每次出兵必擇黃道日，而屢戰屢敗，憤而改用黑道，竟獲大勝，此為特殊紀念，因此日為大祭日。

在正午驕陽中回「包」。下午稍息，又有劉鳳竹校長及蒙政會青年諸君來談，譏及蒙古音樂，詩歌，婚姻，家庭等，大廣見識。晚五時×王請赴「全羊席」，此為蒙俗盛宴。賓主入座後，有兩僕人，衣清代冠服，水晶頂，藍翎，開襟袍，馬蹄袖，擡捧着一大長方木盤，上盛蒸好的全羊，放在矮桌上。×王先引刀割下羊首羊尾，供於成吉思汗像前，然後請大家白割白吃。肉味極好，毫無腥膻之氣。又進肉湯，內有炒米，味亦甚佳。

席後大家都出至「包」外西邊籃球場上，看×王和蒙政會人員玩球。又散步至東邊保安隊營盤處，借馬試騎。蒙古馬極靈，知騎馬人技術之優劣，我們騎上去，加鞭叫走，牠卻動也不動，只傲然的低頭斡草。

晚在隔包內聽保安隊軍官劉建華君談到他在東三省抗日，火燒飛機場的故事。劉君東蒙人，年只二十三歲，談次慷慨激昂，有目眦皆裂之概。這時趙君又來，帶了兩個樂人。也是蒙政會職

員。大家圍坐燈前，先聽笛子和胡琴合奏，笛子略同漢製，胡琴則有四絃，柱頭係銅質。歌爲蒙古情詩，歌辭是愛人別嫁，悼憶追慕，描寫到愛人的眼睛，衣服，姿態之美，比喻她像一朵龍眼花。（黑芙蓉花。）歌調掩抑哀怨，聯音甚多，纏綿不斷。次聽馬頭琴與胡琴合奏。馬頭琴身係長方式，柱頭刻馬首，絃用馬尾製成，俾爲成吉思汗所製。歌爲「紅旗歌」，蒙古「托倫托」，係成吉思汗出兵時所唱。奏時有保安隊長韓鳳麟君引吭相和，聲調激越。散時已是夜深。

## 八月十四日 百靈廟

晨起朝露猶零，和文藻走到「包」後山上；下望綠野如畫，涓涓的百靈河，正繞住這一帶高原。羣馬晨牧，在晨光之中，毛片潤澤。牧人騎在無鞍馬上，手執鞭竿，上繞長繩，係用以套馬者。在萬馬羣奔之中，欲取一馬，遙擲竿繩，即可套住，百不失一。山坡上無邊的長着各色的野花，也有各種草蟲，在飛鳴跳躍。下坡走至東邊廣場上，看保安隊晨操。隊兵有二百餘人，都是×王部下，正在操演「開步走」、「向後轉」種種姿勢，有著軍衣者，也有長袍束帶著牛皮靴者。步伐盤散，不見精神。而一飛身上馬，立刻振發奮迅，絕塵而奔。蒙人騎馬攻術，與天俱來，八九歲兒童即能據鞍飛馳，且能在馬上入睡，苟能練成勁旅，西北國防，當收大用。



包南廣場上，有紅衣喇嘛在井旁汲水。廟牆外也正有一大隊紅衣喇嘛，拈香奏樂，繞廟誦經，據說這是早晚的日課。

九時許由趙君引導，乘汽車至百靈廟東南五里之康熙營盤，傳爲康熙西征準噶爾時駐兵之所。營在一小山上，四周有大石嶙峋，疊作壘形，山巔傳有漢白玉寶座，但已不見。踞石而坐，四顧廓然。石隙中叢生着捕蠅花，花淡紅色，細碎如小雛菊，葉瓣皆乾，經冬不凋。

離康熙營向東數里，見有民包兩個，卽下車訪問。兩包一係住處，一係廚房，有牛羊百餘隻，正在包外齧草。探首內視，有剃髮老婦（按蒙古族寡婦不嫁者剃髮爲讖）坐起寒暄，自言年七十五歲，子年三十三，外出未歸，媳年二十五歲，結婚僅兩年。其媳旁坐，低頭縫衣，狀甚羞澀，與語都含糊應答，雙頰殷紅，頭蒙布塊，耳旁垂珊瑚瓔珞。包內頗潔，並畜貓狗。廚房內鍋中正煮着奶皮。包外有一遮篷，十齡左右，係被雇牧羊者，工資每日一角，或年終酬羊一頭。包後蔭中坐着一個青年，蓬髮垢面，頸繫大鐵環，下連長圓形大鐵練，見人嘻笑，起初以爲是瘋人，近與談話方知是蒙人之犯罪者，被本旗長官鞭責後，上鎖縱流於此。自言再到開廟時便該開鎖釋放了。因爲他懂漢話，更和他細談，他說：「咱們是察哈爾人，家裏只有一個哥哥，咱們只有十九歲，因爲和人吵嘴，扎了人家一刀，就受了罪了。」問他「吃什麼？」他笑了，說：「這

家人吃什麼，咱們就吃什麼！」這種「天地爲牢」，「四海爲家」的囚犯，恐怕只此處可有，比較內地土牢的生活強勝萬萬了。

回來的道上，看見一串駱駝，負載重物，疾奔如風。趙君因說：「駱駝載重行遠的持久性，較勝於馬，可疾走七晝夜，不飲不食，亦不休息。牠們在北平城裏的笨重的脚步，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表示。

回「包」休息，午餐，午後參觀雲王居處，內容與×王之毡房相仿，只×王放書案處，雲王則設佛桌。包中央立四紅柱，上達天窗，此係王公包內所特有者。這時旁邊正搭一新包，只四五人工作，由立架，而上頂，而圍毡，只十五分鐘光景，即已畢事。蒙人夏日逐水草而居，冬日則移住山坡凹暖處，遷移時全包可拆卸收捲，載駝背上出發，到合意處，頃刻便可成立家室，真是方便。

黃昏時邀集蒙政會職員爲攝一影，他們又與我們合攝一影，攝畢，×王特爲我們開賽馬蹕蹕二會，廣場上聚滿了僧俗人等。計有馬十餘匹，除職員和兵士外，×王自己亦欣然與賽。先賽跑馬，後賽走馬，繞場兩週。騎者上體垂直，兩膝微曲，鞭絲揚處，絕塵奔騰，觀衆歡呼，聲震原野。×王馬上姿勢極好，神意暇逸。賽畢又請我們騎馬，大家都謝不敢，只劉風竹先生欣然上

馬，劉君騎術絕佳，大爲「教書匠」吐氣。我們團中，只張先生，容先生，雷女士三人馳騁少頃。

次是摔跤，觀衆均圍坐地上，X王將與賽者分成兩隊，以次唱挑戰歌，辭句簡單，聲高而長，歌畢兩邊就各有人走出，先向X王舉臂過頂，跳躍爲禮，就開始相撲，先用兩手擒住對方腰帶，或頸下繫佛像之帶，胸頸相倚，盤旋相持，伺隙猛以腿膝互擊，以能將對方倒地上爲勝，然後勝者將敗者扶起，再向X王行禮歸隊。

在賽馬摔跤時，百靈廟中已出來許多紅衣喇嘛，雜坐圍觀。這時有個年輕高大的喇嘛，面頰紅，看到技癢處，出家人似乎亦見獵心喜。每次挑戰歌停，他就笑嘻嘻地舉臂跳擲而出，勝又笑嘻嘻地行禮歸隊。他每次出隊，我們都拍手歡呼。我忽想起「惠明下書」一齣中之「仗力吶一聲喊，繡旗開，遙見英雄咱——」之句，覺得一種豪放自喜之態，流露於紙上的，今又眞人格上表現出來！想爲他攝一影，惜日光已沈，無從印跡了。

晚餐由我們回請X王及韓趙二君。飯後委員會中其他人員也加入聚談，奏樂。X王親爲我拉胡琴，彈馬頭琴，及三絃琴，並吹笛子，似於各種樂器，無不諳熟，真是多才多藝。（我前曾各請X王在一張小紙上題字，詞係蒙字，款係漢字，筆意秀勁。）當X王奏胡琴時，韓

爲唱一情歌，唱時相顧而笑。閒起唱詞，才知是說：「我犯了相思病，神仙般的大夫也治不好，只有愛人能醫，她若來時，不但立時病愈，且能立刻起來操刀剝肉，包餃子給她吃。」詞意直截真摯，大家聽了，也無不歡笑。

樂異陳其田先生起來代表本旅行團，致謝蒙政委員會的招待。×王亦用蒙語致答辭，述內蒙古自治運動之經過，及坦白爲國之苦心，希望內地智識階級，予以研究與援助，辭畢由韓君譯成漢語。次由趙君致辭，中有「漢蒙合作，當首由有知識的青年聯合起來……開發西北，即以鞏固國防，當爲助進西北而開發，勿爲消滅西北而開發。」說到沈痛處，聲淚俱下，合座默然動容。顧頡剛先生和文藻也相繼發言，大約是說到我們所能盡力的種種徑路。

會散已是午夜，明日行矣，大家都覺得心頭梗塞。三日的留連，聞見上所得固多，而對於這班我們從不知道的，苦幹的，有爲可愛的蒙族青年同胞，更油然而生敬愛之念。他們是逼居強鄰牆下的我們同母的孩兒，利誘勢逼，春暉又遠，我們是他們同氣連枝之人，當如何爲他們呼號傳語，使全國同胞，都知道在窮荒極北的漠漠寒沙之中，有這些孤軍奮鬪的青年，正在等待着我們的同情和援助……

星光下，耿耿反覆，不能成寐，此時心理，和年少讀弔古戰場文及李陵答蘇武書時，冷峻大

不相同了！

## 八月十五日 回綏道中

晨六時半離百靈廟，有蒙政會委員數人來送行，又在燦爛的晨光中與金頂紅簷作別。車過百靈河，轉出九龍口，蒙政會數十個毡包都隱沒在高調之後，不能再見了，而我們心頭深刻的印象是不能磨滅的。

平原有棲息的灰鶴一羣，毛羽灰白，映着綠草，極雅澹有致。張先生向天放手槍一響，羣鶴驚飛，趙先生急爲攝影。

道上還遇見羊羣，馬羣，和駱駝羣，都在晨牧。也遇見一狼，近在道旁，見車不避，狀似狐而稍大。將抵召河時，道旁有蒙古包二，並有羊圈。下車訪問，有少女在包外浣衣，極健美。包內用具極爲漢化，有手提箱之類，堆在包角。

近午抵召河至普會寺，寺係班禪活佛避暑之處。下車入院，簡素整潔。長廊層檻，建築純係西藏式，勝於百靈廟多多。扁額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年）御筆，上書漢滿藏蒙四種文字。外殿亦爲經堂，存活佛鸞駕、車乘等。後面是佛殿。繞至西院，庭宇闐然，門窗掩閉，自隙

內窺，室內壁榻玲瓏，椅桌精緻。牆上有畫數幅，中有畫馬，甚生動。再西又一小院，有樹二株，此爲出蜈蚣蠅後所僅見，更覺得涼蔭襲人。

在寺飲茶，並用午點。茶爐中燃牛糞，火光熊然。蒙地煤木缺乏，而牲畜只飼青草，糞無臭味，因此燃料都用獸糞，據說火力極強，可融生鐵。

下午二時過武川縣，四時過蜈蚣蠅。城郭在望時，路旁過焦贊墳，惜未停。六時抵公醫院，雨，少頃即晴。

## 八月十六日 綏遠

晨起雷女士和容鄭張趙諸先生騎馬赴昭君墓（鄭先生有另文詳紀）。顧陳二位則到財政廳、教育廳等處。我和文藻在公醫院休息。午飯只兩人共食，雖然是舉案齊眉，而熱鬧慣了，似乎反覺得寂寞！

晚六時許，鄭振鐸先生請全體在古豐軒吃飯。此時由平綏路局，轉來電報，報告顧頡剛先生太夫人病篤的消息，顧先生定明晨快車回平！合座都爲之愀然不歡。

夜到傅主席家辭行。後傅主席和七十師師長王靖國先生又到公醫院來談。

# 八月十七日

## 包頭

距豐台一四八七·七三  
里  
高度三二九七·〇〇尺

晨六時遷回專車，先送顧頤剛先生南返。八時許離歸綏，一路與大青山並行，起伏如障，又是無際的平野農田。十二時半抵包頭站，爲平綏路線之終點。午餐後偕七十師吳參謀到生活改進社。社爲包頭最整齊的房子，有餐室、球房、宿舍等設備，社長段承澤先生，在此主持西北移民協會，並立有電燈麵粉兩公司，貿易極大。時段先生外出未晤。少憩後即到城東門外之轉龍藏，卽龍泉寺。寺係龍王廟，樹木蔥鬱，風景清幽，有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〇年）的修廟碑記。廟院內有池，係儲泉水處，已乾涸，池底龜裂。西牆外岩畔，有石刻龍頭三，今只有兩個龍頭出泉，居民悉於此取飲，據云可治眼病。寺東尙有玉皇閣。

次至永茂新興兩廠，參觀地毯製造，各有童工數十人，規模尙大，毛質亦佳，惜圖案不新，顏色亦少，據云出品多賣與蒙古人。

四時許到城內大南街西關看所謂之郭大將軍戟，或云宋將楊再興戟。西關狀似城樓，正山包頭教育局修理油漆，將改爲「民衆教育館」。戟長丈許，重百許斤，以鐵練懸樑間，挂依地上。柄有刻字云「記名簡放提督軍門鎮守山西大同等處地官統轄雁門三關總鎮都督府冠勇巴圖魯馬」。

又似是清代「巴圖魯馬」之戟。戟上云有血跡，審視未見！

晚有段社長在改進社約宴，席間又聽到王同春及二老財的故事，並移民屯墾的經過和成績。回車睡。

## 八月十八日 包頭

這天本想到固陽縣之五當召，五當召係牡丹召之轉音，又稱廣覺寺，建於清乾隆間（一七三六年）在包頭東北九十里，松柏成林，牡丹滿山。我們在大同看趙承綬將軍自映的電影時，銀幕上見到七十餘座西藏式的華麗莊嚴之白色的佛堂禪舍，神往已久。昨晚問路時，七十師的梁參謀長，已說到大水之後，山路盡失，不過我們可以試行，並於侵晨令騎兵先發探路。我們於晨七時乘七十師的軍用汽車出發，出城數里，在山岩中覓路徐行，雨點漸大，車陷山石泥濘中，進退維谷，車夫搖頭說：「行不得了！」大家商量再四，以為前途尙近百里，中途且無處住宿，山水再大，恐還不能轉來，不得已只好折回，到車上已天容如墨，衣履盡溼。

陰雨終日，大家只在車上看書下棋解悶，晚晴。七時又到生活改進社應梁參謀長之宴，席間晤及王縣長等，又問到包頭狀況甚詳。此地為西北商業中心，水路由黃河上通寧夏，陸路可達青



海，爲平、津、陝、甘、新疆、蒙古、伊犁、烏里雅蘇台等處貨物轉轍之區，鐵路貨運收入，年可八九十萬。居民多爲商賈，蒙人亦多，民十四馮軍過包頭時，民間損失極大，今元氣已稍復。

宴後在社中晤及金陵大學農學院美人卜凱先生（Mr. J. Lossing Buck，其夫人卽大地（Good earth）小說作者賽珍珠女士），相見甚歡，互詢近況。卜先生是到五原臨河一帶調查土壤農產，後聞亦因阻水未果。

夜宿車上。

## 八月十九日 包頭——磴口

距豐台一四六一·一六里  
高度三二六五·〇〇尺

晨七時乘汽車至段先生所辦之河北村，在城東南十五里。行至半途，因雨後地溼，車陷泥中，我們都下車步行。不遠已望見新村的田畝，田裏都種的是糜米、油麥、玉蜀黍等。繞入新村的短牆，又行里許至辦公處，乘騾車涉水到河邊用水車種稻處，泥濘太甚，車顛簸已極。稻田近接黃河，畦中水滿，蔥綠可愛，水車旁正有數人工作。據云包頭試驗種稻，此爲第一次，水車係採南式自製。農人擬自冀南移來，係黃災難民。第一次大約移民一百戶，年底可到。

出來擬到南海子，卽黃河碼頭，又因路溼折回。

午餐仍在新生活改進社，係應包頭李段長、周站長之約。黃河鯉魚自前天起已吃了三頓，滑腴肥嫩，入口卽化，其味之美，只有西湖醋魚可以彷彿一二。據說鯉魚最肥是在春冰初泮時，順流羣趨而下，有長至二三尺者。

下午三時，掛小機車至磴口，參觀薩托民生渠，有周站長及夫人偕行。到磴口站適遇駐渠口的工程師徐濟源先生，說通渠大道已被水湮沒，只有小路可行，於是山徐先生引領，大家魚貫的在狹仄的小徑上走着，兩旁長着很高的刺草，攀擒衣袂。二十分鐘已到河岸，河水渾黃，旋流甚急，一望無際，落日照在水上，水面似起白雲，一種雄偉浩大之氣，所謂之「黃河遠上白雲間」者，真是情景悉合了！

自岸邊上船，在急流中渡到對岸，便在民生渠口。橋洞三孔，鐵閘緊閉，橋上有鐵樑，氣象甚壯。按民生渠之興工，由於民國十七年綏省大旱，薩托二縣受災最重，主席李培基氏倡議開民生渠以工代賑。十八年冬，由省府與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合作一切貸款及工程事宜。二十年春，由傅作義及王靖國在七十及七十三兩師內，撥兵士四千人加入工作，六月而幹渠及數支渠告成。渠幹長百九十五里（里按一百八十丈計算）由薩縣西磴口村黃河沿之瓦窰口起，至托縣城南直入黃河。全渠包括熟地約四萬餘頃，成功後水力能達到者，至少亦有兩萬餘頃。只因當時急於

救災，測量方面未免疎忽，渠道太高，水不能入，至今尙未收灌溉之利，極爲可惜。

徐先生日間到渠口城堡式的辦公處，測量水量，下午四時後，即須回磴口車站。河西土圍太多，時常過河，無物不取。他們是河西的農民，窮不聊生，農暇時以搶掠爲業，兵來即散，無可防備。

歸途中徐先生遙指大青山半的一叢殿宇，說那就是沙爾沁召，傳說是當初漢蒙分界，漢人一箭射到大青山上，因建此召，自此陰山以南，都是漢人的領土了。

五時許回磴口車站，徐夫人亦上車相見，她是天津北洋工學院的畢業生。一對科學家夫婦，在此辛苦工作，真是青年人的好模範。

六時半回包頭。

八月二十日

包頭

——公積坂

距豐台一四八三·一〇里  
高度三二四三·〇〇尺

昨因驟車震顛太甚，胸部驟感不適。晨雷女士及容陳張趙諸先生到南海子參觀。我未偕往，終日在車上偃臥休息。

十一時半車掛至公積坂，陰雨，午餐後雷女士及陳趙兩先生乘驟車至八拉蓋參觀天主教村

莊。(雷女士有另文詳紀)天主教會在西北一帶有特殊勢力，教民甚多，擁地亦廣。據說宣教者本擬在蒙人中傳教，教堂立後，蒙人不耐熱鬧，移「包」北去，而漢人卻聚來耕種，漸以成村。此村遂成爲宗教、教育及自衛的中心。此種村落在綏遠有數處，如二十四頃地，薩縣如八拉蓋等，村多整潔，有教堂，有醫院，有學校，並有無線電臺等近代設備。村民男不吸煙種煙，女不纏足，生活甚佳。西北移民協會總幹事段先生設假如內地的知識階級，有教士般的熱心毅力，到西北來組織起幾十個新式村落，則於鞏固國防方面，勝於軍隊多多！

雷女士等歸來後，五時半車又開麥達召。

八月廿一日

麥達召

距豐台一三四一·四〇里  
高度三二六三·〇〇尺

晨擬遊麥達召而天雨不止，又無代步可雇，車中悶坐，聽說三道營至卓資山一段，軌道又出問題，大家商量，恐路軌又斷，欲歸不得，不如趁未斷前趕回。十二時，車掛往旗下營，沿途各站均有耽擱，到旗下營已八時半。

八月廿二日

旗下營

距豐台一一二六·一〇里  
高度四〇七二·〇〇尺

晨聞站長云，電話電報均因天雨不通，前方實情無從探得。南下之車，皆停於此，站上頗熱鬧。晚綏遠段長李君來言軌道又沖斷，須三天才能修復。我們商量尚有麥達召未看，在此三天之中不如再折回麥達召。鄭振鐸先生因有要事，決定隨工程車先行。

## 八月廿三日 旗下營——綏遠

晨鄭先生匆匆道別下車，同伴中又少了一個。悶臥車上，聽站上人閑談，有老人年七十歲，言此處河水，五年必一改道，再過五年，全村就洗蕩了！

夜回綏遠。

## 八月廿四日 綏遠

晨綏遠軍部有兵士持帖來，云傅主席邀往午餐，大家都覺得不好意思！兩次回車，屢屢叨擾，而又情不可卻。我因仍覺不適，留車未往。有蔣息鈿女士，清華大學畢業生，現爲綏遠第一女師教員，剛由南來，聞訊來訪，相見極喜。

午後大家回來，從軍部借馬六匹，一時半另開小車，有雷女士容張趙諸先生共往麥達召。

（容先生有另文詳紀。）九時許方歸。

## 八月廿五日——廿六日 回平道中

八月廿五日，聞前線已修復，下午三時四十分，離綏遠，蔣女士又來送行，贈捕蠅花一束，張宣澤先生也與我們作別，同行月餘，分手均覺戀戀。

行不得時，覺得悶人，一旦路暢無阻，卻又不忍即離這雄壯的西北！一路上倚窗望着白塔，望着青山，暮色中看一塊塊地氈般覆在山頭的田隴，心中有說不出的依戀。過三道營站，軌道新修處，還有許多工人，荷鋤帶鍬，坐立路旁。伸首窗外，看見舊道彎曲在數十步外，已沒河中。新道鬆軟，車過處似不勝載，鐵軌起伏有聲，亦是奇景。

過福生莊站以東，山水奇偉，斷岸千尺，河水縈迴，車道即緊隨山迴路轉處，曲折而前。時有深黑的懸崖，危立河畔，突兀之狀，似欲橫壓頂車。來時係夜中，竟未及見。

中夜過十八里台站，為平綏路線中之最高點，高度為五一八一·〇〇尺，急視寒暑表，已下降至五十六度。

廿六日午後重過宣化，買葡萄一筐，過沙河時買青梅酒一瓶，過南口又買白桃一簍。六時半

抵清華園站，下車回家，入門獻酒分果，老小騰歡。我們則到家反似作客，挾衣拄杖，凝立在客室中央看耄家人捧着塞外名產，歡喜傳觀之狀，心中只彷彿的如同做了一場好夢！

竟於二十四年一月三十夜。

## 冰心著作集後記

有一天我同冰心談起她的著作，說她的書應該在內地重印。她說：「這事情就托給你去辦吧。」我答道：「好，讓我給你重編一下；」就這樣接受下來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編好的三冊書交給開明書店刊行。

這重編的工作其實是十分簡單的。原先已有了北新書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現在我改用了冰心著作集這個總名；對三冊分集，除了詩集沒有增添外；小說集後面增加了冬兒姑娘，西風等數篇，散文集後面加入遊記和新年試筆兩篇。抗戰後新寫的默廬試筆，及譯作先知一冊，因原稿散失，一時無法找到，只好從闕，俟找到後再行補入。

十幾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愛讀者（我從成都搭船去渝，經過瀘縣，我還上岸去買了一冊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愛她的著作，（他還抄過她的一篇小說離家的一年）。過去我們都是孤寂的孩子。從她的作品那里我們得到了不少的溫暖和安慰。我們知道了愛星，愛海，而且我們從那



些親切而美麗的語句裏重溫了我們永久失去了的母愛。（我記得超人裏的那個小孩，他愛他的母親，也叫我們愛我們的母親。世界上真的有不愛母親的人麼？）現在我不能說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會給我加添過一點生活的勇氣，可是甚至在今夜對着一盞油燈，聽着窗外的淅瀝的雨聲，我還能想起我們弟兄從書上擡起頭相對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們都是三十幾歲的人了，可是世間還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對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這冰心著作集當作一份新年禮物送給他們，希望曾經溫慰過我們的孩子的心的這冊書，也能够給他們在寒冷的夜間和寂寞的夢裏送些許的溫暖吧。

巴金  
一九四一年一月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重寫

